

相辭嘲調通向止人情至此益相表矣

張伺初懼內名滿于士紳間一日福清詣之值獅子  
正吼撼其衣冠不與容見張竊他服以出吼聲達外  
移時張語無緒僕亦不敢進茶福清合意携手出門  
笑曰伺初舊病發耶越有一紳亦以懼內開夢以是  
學其妻覺而語之其妻遂大詬不已紳父聞之解曰  
誤傷亦是小事何事嗔之福清紳急白曰鬼夢然耳

滑稽故事類編

三

古書

滑稽故事類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廿日初版——二〇〇〇——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十日再版——一五〇〇——

# 滑稽故事類編

全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六角

外埠不收郵費

編纂者

楊 汝 泉

發行者

天津大公報社代辦部

印刷者

天津大公報社

代售處

天津大公報各地分館  
天津大公報社及各書局  
天津佩文書局  
天津書局  
天津大公報各地分館處



楊汝滑  
泉編  
稽詩話

出版預告

本畫編纂將竣，約於八月底可與讀者相見。以體類不同，較滑稽故事類編興趣爲濃厚。全書約十三萬言。其要目如下：

詩話<sub>附</sub>·聯話·賦·七·聯珠·贊·勝·酒令·祝文·傳記  
·律例·判詞·狀文·疏·表·冊·彈文·檄·露佈·移文  
·書啟·文·祭文·試文·雜文·

凡文筆通暢，蓄意深刻之各種純滑稽詩……文，無體不備。亟應人手一編也。

總發行 天津大公報社

# 滑稽故事類編

## 引言

滑稽即一切諧謔之總稱，諧謔爲莊重之相對，莊之與諧，猶禮樂之相須，而不可偏廢；易言之：莊諧即變相之禮樂，可以相輔而行，何則？莊者禮之表，諧者樂之餘；其所異者：禮樂有一定之規律，莊之與諧則否也；然而亦有不盡然者，是在行之者適應與否而斷也：莊而適度則合乎禮，諧而及時則合乎樂；莊而曠於則失於禮，諧而輕薄則失於樂；反言之：禮而失度則近乎曠，樂而失雅則近乎淫，其與莊諧之相去也，又幾何哉？

「禮以節身，樂以發和，」與莊諧亦無差別：莊而不諧則失之嚴，諧而不莊則失之輕，須相輔而用，應時而發，期合乎中庸之道，豈非禮樂之輔乎？

設莊而無禮，諧而不樂；以致驕矜，輕薄，則未足爲合乎禮樂矣。

縱溯往古，橫察來今；上追賢哲帝相，下迄負販屠沽，畢生口不出戲言者，實所鮮見。仲尼至聖，猶有前言之戲，漢武雄主，亦曾射覆爲樂；介甫·東坡·滌生·曉嵐……俱號名相時賢，無不喜爲諧講，下焉者更復何言？

摹仿古人，雖應取其特長，以爲時用，然當茶餘酒後；或置懶倦無聊，莊言相對，必敬必恭，閤損何似？設各逞機鋒，共爲諧辯；以祥和之口角，發談詠之清談，互爲笑樂，俾奮發精神，陶冶性靈，豈不勝於妄議是非乎？

太史公曰：『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是則滑稽之含義，至爲深遠，不僅爲笑樂之資而已也。如：『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得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滑稽之爲用，豈不大哉！

古人之於滑稽也，雖重如行政，亦能審度情勢之所宜而運用之，其效至爲偉大。如：優孟之諫馬；優旃之諫漆城；淳于髡之烏喻；宴子之活甕人；公子鋤之桑婦喻；簡雍

之諷酒禁；敬新磨之諫縱獵；劉賓父之無涯嘲；……是皆以滑稽手腕而佐治者也。宴子之使楚；費祿之聘吳；秦宓之答張溫；盧思道之對徐陵。嘲陳主；……是皆以滑稽爲外交之辭對者也。至淳于髡失鵠之詭辯，既蒙信士之譽，又因而鞏固國交，滑稽豈不足爲用乎！又如孔融之辯孔老通家；郭天民之辯刀筆；蘇東坡之龜嘲；湯岐公之戲張晉彥；端午橋之戲弄某中書；……是以滑稽爲交際者。……例証至繁，不勝枚舉。

人之一生，逆境多而順境少；職是悲苦情深，歡作幾微。百歲浮生，憂思何益？攻苦境，破愁城，以助人生者，其惟滑稽乎？是則滑稽之爲用，不特有系於治道，更足裨益於人生。此本書編纂之所由起也。

本書所集，包羅萬有。以類相從，釐訂精審。其足爲世範者，冠之於前；可爲龜鑑者，殿之於後。讀者能審其機變，達其風趣，足以開朗神情，悅心益智。若用於辭對，頗可觸機巧發，肆應不窮。其勿等閒視之也。

靜海楊汝泉時中識

第一編——諷諭類——

優孟。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譏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繡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右左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槨楓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城，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廩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城窳爲槨，銅歷爲棺；齋以菴·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



優旃。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糜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輒止。

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願難爲陸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史記——

淳于髡。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齊隱——諺語——，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政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何鳥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驪。淳于

髡仰天大笑，冠纒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櫛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驪。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華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史記——

宴子。景公使人養所愛馬，馬病死。公怒，令殺之。宴子請數之曰：「爾有三死罪，使汝養馬殺之，一當死罪也；又殺公所最善馬，二當死罪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必怒叛！諸侯輕伐吾國，三當死罪也。」公喟然曰：「赦之！」——宴子春秋——

公子鋤。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柔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列子——

中射之士。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

：「可」。因嘗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聞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寧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戰國策——

**禁酒** 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罪。雍（簡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不縛？」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三國志蜀志——

**敬新磨** 莊宗好獵，獵中牟，踐民田。縣令當馬切諫。莊宗怒叱出，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不可，乃率諸伶追令前責之曰：「汝爲縣令，奈何縱民稼穡，以供賦稅？何不饑汝民，而空其地，以備天子之馳驅。汝罪當死！」因請亟行刑。莊宗悟，笑而釋之。

——五代史——

**禁酒** 聖祖既廢理邸授叙，王鴻緒輩恐其復立，造諸蜚語以聞。聖祖怒！欲置王

重典，衆莫敢諫。領待衛內大臣婁公，（德納）聖祖近侍也，年已老，善解主人意。時聖祖自暢春園還宮，欲明詔頒旨。公先日燕見曰：『聞護軍統領某得暴疾，肉盡消瘦，已骨立矣。』某公素以體胖著者。次早聖祖入宮，某統領欽佩刀侍神武門，豐偉如故。聖祖詰公：公笑曰：『可知人言未可信也。體之豐瘠，乃現於外者，尙訛傳至此乎？况暗昧事哉！』聖祖首肯其言。立罷宣詔。

博爾奔察 乾隆帝待臣下極爲嚴厲！然有時加以狎諛，以聯上下之情。有內大臣博爾奔察，侍上最久，善嬉諛。辛未春，扈從南巡，至鎮江口，以放煙火，有被烟薰者，博笑曰：『此乃素被黃烟薰怕者，故望而生畏也。』時黃文襄督責過嚴，故公寓言之。

又有較射而弓落地者。上震怒！公在傍曰：『此皆因引冕故，昨日射箭良多，以致臂痛不能引弓也。』上乃釋然。

又上一日射多不中候。（射布）人皆畏懼。時修撰入至。公望而笑曰：『汪都統之弟

至矣。』汪郡統扎爾，故修髯如戟。上撫掌大笑。公嘗行穿巷，有步軍校積石爲山於其側者。上望而問之。公驤馬奏：『此步兵花園也。』上大笑。

又上書福字。公立于側。上笑問曰：『汝亦知此中佳否？』公應聲曰：『知之，上所書福字黑且亮也。』上大笑。其譏諫皆若此者。亦東方，簡雍之流也。

某武臣。乾隆之駐蹕避暑山莊也，一日召見一武臣，從容與論灤陽風物之美。因曰：『此地氣候極清淑，大勝京師，洵無愧避暑山莊之名。』某贊然對曰：『此僅就宮內言之耳，若外間城市極狹，房屋亦低小，而人口稠密，炎暉之盛，倍遜京師，故民間常言皇帝所住者真避暑山莊，而臣民所居者則誠不愧爲熱河也。』乾隆聞之瞿然。遽揮之出。以其武人粗直，亦不之罪也。時謂某頗有東方謫諫之風。

第二編 國朝類一

優人談諧 宣和中，童貫用兵燕薊，敗而竄。一日內宴，教坊進伎，爲三四婢，首飾皆不同，其一當額有髻，曰：『蔡太師家人也；』其二髻偏墜，曰：『鄭太宰家人也；』又一人滿頭爲髻，如小兒，曰：『童大王家人也。』問其故？蔡氏者曰：『太師親清光，此名朝天髻？』鄭氏者曰：『吾太宰奉祠就第，此懶梳髻。』至童氏者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近者已亥歲，史（疑失一字）之爲京尹，其弟以參政督兵於淮。一日內宴，伶人衣金紫，而幞頭忽脫，乃紅巾也。或驚問曰：『賊裹紅巾，何爲官亦如此？』傍一人答曰：『如今做官底都是如此。』於是捩其衣冠，則有萬回佛自懷中墜地。其傍者云：『他雖作賊，且看他哥哥面。』又女官吳知古用事，人皆側目。內宴日，參軍四筵張樂，胥輩請僉文書，參軍怒曰：『我方聽警樂。可少緩。』請至三四，其答如前，胥擊其首曰：『甚事不被警樂壞了。』蓋是俗呼黃冠爲警樂也。王叔知吳門

日，名其酒曰『徹底清』。賜宴日，伶人持一樽誇於衆曰：『此酒名徹底清；』既而開樽，則濁醪也。傍誚之云：『汝既爲徹底清，却何如此？』答曰：『本是徹底清，被鏡打得渾了。』此類甚多。而蜀優尤能涉獵古今，援引經史，以佐口吻，資笑談。當史丞相彌遠用事，選人改官，多出其門。制闈大宴，有優爲衣冠者數輩，皆稱爲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爲常從事；』『吾爲子從政；』『吾爲吾將仕；』『吾爲路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宰子也；』夫子曰：『於子與改，可謂僥倖！』其一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吾爲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爲獨改？』曰：『吾鑽，故改，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其離析文義，可謂侮聖言，而巧發微中，有足稱者焉。有袁三者，名尤著，有從官姓袁者，制蜀頗乏廉聲，羣優四人分主酒色財氣，各誇張其好尚之樂。而餘者互譏笑之；至袁優，則曰：『吾所少者財也。』因極言財之美利。衆亦譏誚之不已；徐以手自指曰：『任你譏笑，其如袁丈好此何？』——周密齊東野語——

優伶戲語 韓侂胄用兵既敗，爲之鬚鬢皆白；困悶莫知所爲。優伶因上賜胃宴，設

樊遲，樊噲，旁有一人曰樊惱；又設一人揖問遲：『誰與你取名？』對以『夫子所取；』則拜曰：『是聖門之高弟。』又揖問噲曰：『爾誰名汝？』對曰：『漢高祖所命；』則拜曰：『真漢之名將也。』又揖惱云：『誰名汝？』對曰：『樊惱自取。』又因郭倪，郭果敗，因賜宴以生菱進於桌上，命二人移桌。忽生菱墜地盡碎，其一人云：『苦！苦！壞了許多生靈；只因移果桌。』——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南渡諸將 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湯沂中封和王；張俊封循王，俱享富貴之極。而俊復善治生；其罷兵而歸也，收租米六十萬斛。今浙中豈能着此富家也。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其人，玉衡不能卒辦，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駭，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笑，俊



最多皆故譏之。——田汝成委巷叢談——

東坡。師友談記云：東坡近令門人作人不易物賦，感戲作一聯云，『伏其几而襲其

裳，豈爲孔子；學彼書並戴彼帽，未是蘇公。

士大夫近年效東坡補立殘短帽名曰子瞻樣

廣因言之，公笑曰：『

近處從燕醴泉觀，優人以相與自誇文章爲戲者：一優（丁仙現者）曰：『吾之文章，汝輩莫及也；』衆優曰：『何也？』曰：『汝不見吾頭上子瞻乎？』上爲解顏，顧公久之。

太師椅。宋時大內中許優伶以時事人諷諫，作爲戲笑，蓋兼以廣察與情也。秦檜當

國，和議旣成，無迎還二聖意。又檜一日朝堂假寐，誤墜其巾。都察院吳某立置曲柄荷葉托首安於椅後。遂名曰『太師椅。』有二優因戲於上前。一人捧太師椅安排坐位，一人盛服緩步而出。耳後帶大金環二，垂至前肩。一人問曰：『汝所帶是何物？』曰：『此名二勝環。』一人直前將雙環擲諸其背曰：『汝但坐太師交椅受用足矣，二勝之環置之腦後可也。』韓侂胄當國，恃功妄作，諸事皆矯旨行之。偶值內宴，伶人王公瑾曰：

『今日之政事，如客人賣傘，不油裏面。』——兩般秋雨庵隨筆——

李可及 唐咸通俳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託宜諷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倡優爲戲，可及褻衣搏帶，攝齋以昇座，自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旣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座而坐，』或非婦人，何煩夫座然後兒座也？』上爲之啓齒。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亦所不諭；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僕非爲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今我待價者也。』倘非婦人，待嫁奚爲？』上意極歡，寵賜頗厚——史某 釣磯立談——

五經題 弘治中程學士敏政主試，爲給事華泉等所劾，謂以題私謬唐寅，徐經等。值公晏，僂人持雞出曰：『此雞價值千金。』一人問曰：『何雞而價高如此。』僂曰：

『程學士家名爲五更啼（經題）也。』

頭場題 萬曆丙午，蔣檢討，蕭給事主浙試，一有力者以錢神買題中式。主試於鐵闌日得罪杭郡公，公銜之，徹棘後宴主試。預令優人刺之。其日演荆釵記，無從發揮，至承局寄書，李成問：『足下何來？』局答曰：『京城來。』成曰：『有新聞否？』曰：『關白內款矣。』成又問：局曰：『貢方物矣。』成曰：『何物？』曰：『一豬。』成曰：『一豬何奇而貢之？』曰：『絕大，』成曰：『驢大乎？』曰：『不止。』『牛大乎？』曰：『不止。』『象大乎？』又曰：『不止。』成曰：『大無過於此矣。』局曰：『大不可言，且無論其全體，只豬頭，豬腸，豬蹄你道易價若干。』成曰：『多少。』局曰：『只頭腸蹄（場題）亦賣千金。』成曰：『何人買得起？』局曰：『一收古董人家。』蓋指中式者董姓耳。蔣蕭聞之類赤，不歡而罷。—— 堅瓠集——

江直 大監江直，少年喜事，成化間殊被眷任。適丙申七月黑管傷人，妖狐夜出，已而有山西安男子候得權，詭姓名李子龍，闖入大內伏誅；乃開西廠于靈濟宮，詔直領

官校數百人刺姦，直怙寵立威；三品以上，擅自鈔劄。朝臣曲意事之，僭擬至尊。大臣皆曲膝。當時有鄙諺曰、『尙書叩頭如搗蒜；侍郎折股似栽葱。』而王越，陳鉞陰相交私爲權利。傾動一時。內嬖有阿丑者，嘗扮一醉人，登場傳呼『駕至？』醉人說曰：『駕至如何？』復傳呼『汪太監至。』醉人作驚怖狀，匍伏道左，請死罪。已又扮汪太監登場，執戈之前用兩鉞。自言：『我用兵專靠此兩鉞。』或曰：『兩鉞何名？』曰：『一陳鉞一王越也。』上微頷而笑。……

明紀事本末補編

都御史陳鉞，以太監汪直得幸。以陳自願之計說之；使立功異域以自固。……論功陞鉞戶部尙書。……封鉞爲威寧伯；直蒙厚賞。中外皆惡之。諸內侍共數優人之爲副淨者，盛飾如直之狀；高視濶步，叱咤呼喝，傍若無人。副末前詰之曰：『你是何人？敢如比肆志，』淨曰：『你不知我是汪直？爺爺愛我信我，我要殺人便殺人，要活人便活人，如何不肆志？』副末曰：『看你這厮模樣，有甚本領？爺爺愛你信你。』淨曰：『我有計較。』副末曰：『你敢是張良！』淨笑跪曰：『不及不及，但我會殺人』

。』末曰：『你敢是韓信！』淨復跪曰：『不及，但我有擺布。』副末曰：『你敢是蕭何！』淨復笑曰：『不及不及。』副末曰：『你不及，如何得蕭爺愛信？』淨曰：『你不知我兩隻手有兩個月。』副末曰：『天只有一個；你如何有兩個月？』淨曰：『不是兩個月。』因舉左手曰，『這是陳弑；』又舉右手曰，『是王弑。』憲廟大笑。因疑直。——復齋日記——

減半 崇寧二年鑄大錢，蔡元長建議，俾爲折十，民間不便之。優人因內宴爲賣漿者，或投一大錢，飲一杯而索償其餘。賣漿者對以『方出市，未有錢，可更飲漿。』乃連飲至於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錢，奈何？』公爲之動，法由是改。又大農告乏，時有獻糜奉減半之議。優人乃爲衣冠之士；自冠帶衣襦被身之物，輒除其半。衆僮而問之，則曰：『減半』已而兩足共穿半袴，蹙足而前來，復問之，則又曰『減半』。問者乃長歎曰：『但知減半，豈料難行。』語傳禁中，亦遂罷議。——獨醒雜誌——

當十大錢 咸豐時，造當十大錢；然出京師即不可用，價日跌落。外省人入京者猝

不易辨。或戲釋之曰：『凡當十大錢，手中才取一文，看錢面却寫十文；市中通呼爲二十文；如用以購物，實准作平常制錢二文』。

荆公字說 東坡聞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爲駕；以竹鞭犬，有何可笑？』

又曰：『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證據；詩曰『鳩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個。』——曾造 高齋漫錄——』

士人 趙閣道罷政閒居，每見僧，接之甚恭。一日士人以書贖見，公讀之終卷，正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不勉以卒業？却與閒散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惶恐而退。後再往，門下人不爲通，士人謂閣者曰：『參政使直得如比敬重和尚？』閣者曰：『尋常來見諸僧，亦只是平平人；但相公道是重他架裝。』士人笑曰：『我這領白禪，直是不直錢財。』閣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更那輻不得些少來看孔夫子面。』人傳以爲笑——韞然子 附掌錄——

東郭先生 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

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是人足者乎？」——史記——

福衡 人問繭正平：「苟令君，趙傲寇，皆足蓋當世乎？」繭答曰：「文若可使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苟但有貌，趙健啖肉也。——世說新語——

小草 謝公姑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奏，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於時人有餽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題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郝隆在坐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甚有愧色！——世說新語——

孔融 太祖制酒禁，而融（孔融）書嘲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千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郗慮知旨，以法免融官。——三國志——

將軍不負腹 趙宋大將軍黨進，食飽捫腹歎曰：「我不負汝。」左右曰：「將軍不負此腹，此腹乃負將軍。」護其少智慮也。

靈相公 余一日醉臥，有魚頭鬼身者，白海中來云：『廣利王請端明。』予披褐履

草，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入水中。但聞風雷聲。有頃豁然明白，真所謂水晶宮殿也。其下驪日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不可仰視；珊瑚琥珀不知幾多也。廣利佩劍冠服而出。從二青衣，余曰：『海上逐客，重煩邀命。』有頃東華真人，南溟夫人造焉。出駁綃丈餘，命余題詩，余賦曰：『天地雖虛廓，惟海爲最大，聖王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爲異號，恍惚聚百怪。三氣變流光，萬里風雲快！靈旗搖虹霧；赤虬噴滂濤。家近玉皇樓，彤光照無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利，諸仙迎看，咸稱妙；獨廣利旁有一冠髻者，謂之龍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龍。』王大怒！余退而歎曰：『某到處被龍相公廝壞。』——仇池筆記——

大畜小畜 東坡一日會客，坐客舉令，欲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人云：『劉寬婢，羨汚朝衣，寡人小過。』東坡云：『牛僧孺父子犯法，大畜小畜。』蓋指荆公父子也。



仇池筆記

東坡嘗舉坡字問荆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荆公默然。

梁山泊 王介甫爲相，大講天下水利。劉貢父嘗造之。值一客獻策曰：「梁山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便利之地貯許多水耳。介甫傾首沉思。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爲有策，遽問之。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

劉貢父天資滑稽，不能自禁，雖遇公卿亦不少避。荆公當國時，有獻議築山瀾可涸之以得田。荆公欲行之。女念水無所歸。問於貢父，貢父曰：「此事楊蟠無齒」。既退，荆公不解其說。呼其子秀問之，「此語何意？且出何書？」秀曰「不知，當召而問之」。貢父既至，秀以父之問問焉。貢父笑曰：「此易曉耳。楊蟠杭人，善作詩，自號浩然居士。相公熟識之，今欲涸湖爲田，此事浩然無非也」。一時聞者絕倒。

嘉靖壬午年，吳中久旱，井泉俱涸。有司開浚河道。河既開，而運糧無策。感獻一詩云：「開河容易壩難通，我有良圖不費工；壩下掘潭深似壩，就將壩土塞其中。」有司如其言。果得就緒。——山樵暇語——

國初黃葉道人潘班，嘗與一林下巨公連坐，屢呼巨公爲兄。巨公怒且笑曰：「老夫今年七十餘矣。」時潘已被酒，昂首曰：「兄前朝年歲，當與前朝人序齒，不應爾入本朝，若本朝年歲，則僕以順治二年生，兄以順治元年入大清，僅差十餘月耳，唐詩曰：『與君行年較一歲』，稱兄自是古禮，君何過責耶？」滿座爲之咋舌。（巨公指虞山）

清兵入關後，牧齋具滿洲冠服往迎。時途遇一叟，以杖擊其首曰：「我是個多愁多病身，打你這傾國傾城傾術」。貌與帽同音，蓋京易西廂詞句也。聞者爲之絕倒。

竹苞 和珅柄政時，聲勢赫奕，傾動一時；內而尚侍，外而督撫，莫不出其門。招權納賄，無所不至，得君又最專，朝士無敢言者。乾隆賜之以第，建築甫竣，爭獻諂詞以爲階進。紀文達素輕和之爲人，佯爲不知。和珅慕其重名，欲得一言以爲光榮。特使

人風諒之。文達乃親書『竹苞』二字製成匾額一方以爲賀。和紳目不識了，詢之門客：『是何取義？』有解之者曰：『竹苞松茂，出自毛詩，吉祥華貴語也。』和紳大喜！懸之中廳。逢人輒道紀曉嵐厚情。一日乾隆幸其宅，見額微哂，徐言曰：『紀昀亦惡作劇哉！』和紳愕然！乾隆曰：『竹苞者，言簡簡都是草包也。』和紳色變銜之。

李鴻章 李文忠之對僚屬，恒恇傲侮慢，無所不至；然而面折其過者，則亦深引咎。某大令進謁，行半跪禮，文忠仰天拈髭，若未之見者。既坐定，問：『何事來見。』對曰：『聞中堂政躬弗豫，特來省疾。』曰：『無之，或外間傳誤耳。』曰：『否？以卑職所見，中堂或思目疾也。』笑曰：『是益謬妄！』曰：『卑職方向中堂請安，中堂未見，恐目疾深，中堂反不自覺耳。』文忠爲之舉手謝過。

傳說文忠自手書楹帖云：『受盡天下百官氣；養成胸中一段春』。論者謂爲真宰相語。

蔡元長被讒 蔡元長晚年語其猶子耕道曰：『欲得一好士人教諸孫，耕道云：『有

新進士張翥，可備其選。」元長延致入館，數日後忽語蔡諸孫云：「可且學走，其他不必。」諸孫請其故：云：「君家父祖姦憐以敗，天下指日喪亂，惟有奔竄，或可脫死，他何必解耶？」諸孫懇于元長，元長愀然不樂；命置酒謝之，且詢救弊之策。翥曰：「日下姑且收拾人心，以補萬一，然無及矣。」元長爲之垂涕。所以叙劉元城之官；召張才叔。楊中立之徒用之，蓋由此也。翥字柔直，劍南人，後亦顯名於時。

——王明清揮麈後錄——

曹奎 有進士曹奎，屢擢上庠，南宮高選，居常自負。作大袖袍衣之；袖廣數尺。時有進士楊衛怪之，謂：「袖何廣耶？」奎曰：「要盛天下蒼生。」衛答曰：「此但能盛一個耳。」——續舉客揮犀——

兩朝領袖 錢牧齋有文無行。幼祈夢於于忠肅公廟。夢公延之上座，席分東西。演劇，請錢點；錢閱戲目無一知者。乃混點一本曰「安里亭」。開場。小生自稱「錢謙益」。心驚駭之。以後人泮登第，忽見戎馬奔馳，錢跪迎道左，非小生脚色，易副淨爲之。

。公大怒！將筵席掀翻，擲杯於饒面前曰：『汝尙得爲人耶？』由是驚靡。後中榜眼，名噪一時。……乙酉王師南下，錢率先投誠，跪迎道傍，問其地。乃安里亭也。……滿擬入掌綸扉；不意授爲禮侍。尋謝病歸，諸生郊迎。譏之曰：『老大人許久未曬，到底不覺老。（覺與閑同音）錢默然。一日謂諸生曰：『老夫之領學前朝，取其寬；袖取時樣，取其便』。或笑曰：『可謂兩朝領袖矣』。——消夏閒記——

疑忌 前清承平無事時，官場好演劇以延賓？然往往因點劇之故，詞中傷及主人，動致失歡，且有引爲仇讎者。方楚南楊君督閩時，某臬司點楊業確碑，中有老外，扮爲蘇子卿之神，以杖叩羊背曰：『老羊老羊，汝年已老，當此兵荒馬亂中，胡不歸也？』楊聞言以爲諷其罷官，拂衣而去。余聞而笑曰：『事尙有奇於此者，言之令人捧腹，昔有翁堵皆貴顯，堵家演劇，燕其泰山。點掃秦，以爲必無礙也。及秦檜夫婦人寺拈香，祝曰：『此一柱香，願岳家父子早早昇天』。此指武穆及岳承宣也。其岳氏大佛，以爲咒詛；至於失歡而散。則可笑更甚於老羊矣——畏廬瑣記——

第三編——寓言類——

杞人憂天。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著步蹠踏，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

狙公。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置焉，將減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茅，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茅，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

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壘曰：「此若先人之墓。」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矍然大笑曰：「予昔始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慚！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冲虛至德真經——

畫蛇添足 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戰國策——

儻忽 南海之帝爲儻，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儻與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儻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莊子——

梁賈說 梁民賈於南者，七年而後返，茹杏實海藻；吸呼山川之秀；飲泉之香；食





。自朝至午，飯尚未出，藩司饑甚，比飯至，惟脫粟飯豆腐一器而已。各食三盃。藩司覺過飽；少頃佳肴美醞，羅列於前，不能下筋，公強之，對曰：「已飽甚，不能復食。」公笑曰：「可見飲饜原無精粗，饑時易爲食，飽時難爲味，時使然耳。」藩司喻其意，後不以盤餐責人。嗚呼！如某公者，其驚敏亦足多也。

東坡。子由在政府，東坡爲翰林院，有一人與子由兄弟有舊者，來于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來見東坡，且曰：「某有望內翰一言爲助。」公徐曰：「舊聞有人家甚貧，無以爲生；乃謀伐塚。遂破一墓，見一人裸而坐曰：『爾不聞漢代楊王孫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濟汝也。』」復驚一塚，用力彌艱，既入，見一王者曰：「我漢文帝也；遺制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塚相連，乃穿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曰：「我伯夷也，瘠羸而有饑色，餓於首陽山下；無以應汝求。」其人嘆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塚，或冀有得也。」瘠羸者謂曰：「勸汝別謀於他所，汝視我形骸若此，舍弟叔齊豈能爲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蝦蟆。東海龍王有女，性戾。欲求耐事易制者爲婿。艾子舉蝦以對。王嫌其太卑。

艾子曰：『蝦有三德：一無肚腸；一割之無血；一頭上帶得不潔物，是可爲婿也。』

艾子雜說

扁鵲。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

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借生之疾，與體借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強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鵲扁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列子——

狂泉。昔有一國，國中有水，號曰狂泉；飲之無不狂，國君穿井而飲，獨得無恙。

國夫反謂國君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君，瘞其狂疾，火艾針藥畢具，君不任其苦

，酌泉飲之即狂矣。——袁燦傳——

黃疣生。黃疣生，江都世家子也。道光末年，家道中落，出門覓糊口計，僑寓吳門三多橋。日能視鬼。嘗言街市道路，往來憧憧，輒與人連肩接踵而行。但有形無質，不碍人行，凡鬼勢利者，諂媚形狀，令人見之發嘔。遇人之衣冠齊楚，氣宇軒昂者，必遠遠避道而行。偃蹇潦倒，衣敝履穿者，羣相擲揄之；牽其衣，或絆其足，必傾跌而後快。甚則以污穢塗其衣服，蛛網蒙其面目，種種狎侮。第其人不自知耳。若有持金帛珍寶而行者，則望塵而拜矣。且喜伺聽人語。一日，遇友人自閩中游幕歸，敝契闊，並困苦狀，傍有兩鬼，相與拍手大笑。旋以稻柴挽結，懸其帽頂矣。泊述游懷已倦；所幸者囊有五百金，欲市田半頃，種花課子，以樂餘年等語。鬼即悚然，去所懸稻結；叩拜道左，若謝過狀，友鬚上偶有涎沫，鬼又爲拂拭去之，左右周旋，媚之恐後，而友漠然也。既別去，鬼尙跪送，良久乃起。噫！陌路同行，毫無干涉，作此惡態，令人不解。黃疣生稔習此況，雖家徒四壁，謀食維艱，而臂上條脫，金光燦然。有勸其易錢謀生計，生

笑而不答。蓋以此條可禦羣鬼之侮弄也。由是觀之，人不可以無財，有財則鬼且謝之。拂之。跪之。送之，窮形盡相，詭媚惟恐不及。當其作諸醜態時，方謂幽獨之中，人莫能觀，孰意適有一能視鬼者，冷眼旁觀，遂使不可令人見之隱，悉爲人見，此鬼似黠而實愚矣。吁！勢利者，又豈獨鬼爲然哉！

**以死報恩。**某投視不過，衣食俱乏；病臥古廟。某翁見而憐之。扶至家。解衣推食；日漸強壯。坐食已半菽，絕無去意。嘗謂翁曰：『荷再生德，作何報？』翁曰：『恩不過憐其客途受病耳，幸已平復，區區者何報爲？』某曰：『是必有以報翁。』一日閉門不出，呼之不應。奪門入，正懸梁上。翁大驚救下。問故。曰：『受翁深恩！去時萬一；身屬客途，無所爲計，輒轉思維，亦惟以死相報耳。』翁曰：『奇哉！此非報恩，直禍恩耳。』曰：『我自欲之，何禍之有？』翁曰：『縱死在家，勢必報驗，能保官不見罪乎？』曰：『已慮及此矣。懷中出紙籤示之，上書『身受大恩。願以死報』八字。翁曰『雖如此，獨不慮恩之受累乎？』曰：『報恩心切，死志已定，如不得死，此心不

甘。」而翁又以「受累爲慮奈何？」曰：「翁其以後日受累之費與我，我遠行，報翁於地下可乎？」翁懼禍，厚其伙助，其人始去。此五瑞朱公言，朱公喜談諧，是蓋爲受恩不報，反無端藉騙者發也。然今之動則投繯者多矣，毋亦急於報恩乎？一笑。

老饕。有鄭君者，爲余言老饕事；其語近戲，然至有風趣。老饕者，恒就人而食；有食輒不召而至。人厭苦之。一日友人思有以創之；設席樓上，預鋸樓板爲方形，可以置坐榻者，四隅留鋸鋒不斷，嵌附裁可一線；有人就榻，則並人與榻立墜之樓下。部署甫竟，而老饕至，踞筵大嚼，席將竟，無恙。主人疑，下樓見四鬼各以挺抵老饕坐處，老饕逐不得墜。主人叱曰：「此饕人，吾將死之，汝抵吾飯何爲者？」鬼笑曰：「此人生時累爾，既死，行且及我，我非救饕人，自防破鈔也。」——畏廬瑣記——

過手酸。桃源張斗橋，入試竟，寫名家舊文一篇，遭文宗塗抹，乃訴於學博文蓮山。文因戲詞慰之曰：「昔蘇秦父母誕辰，伯子捧觴稱壽，歎曰：『好佳釀』及季子亦捧觴稱壽，罵曰：『酸酒。』季子妻見之，乃從伯母借酒一觴再稱壽，亦罵曰：『酸酒。』」

「季妻曰：『這酒是伯母處借來的。』翁叱之曰：『你這不行時的人過手酸。』」

藥渣寓言 某帝時宮人多懷春疾，醫者曰：『須勅數少年藥之。』帝如言。後數日，宮人皆顏舒體胖。拜帝曰：『賜藥疾愈，謹謝恩。』諸少年俯伏於後，枯瘠蹣跚，無復人狀。帝問『是何物？』對曰：『藥渣。』——陸采——

鬼枉法 艾子病熱稍昏，神遊陰府，見閻羅升殿治事；有數鬼擁一人至。吏前白曰：『此人合以五百億萬勛柴於鑊湯中煮訖放去。』王可之。令付獄，一牛頭掉執之去，其人私謂牛頭曰：『君之豹皮棍，何敵若此？』牛頭曰：『冥中無此皮，若陽人焚化，方得。』其鬼又曰：『家中此皮甚多，若蒙獄主見憐，少減柴數，早得還鄉，當焚十皮，爲獄主作棍。』牛頭喜曰：『爲汝去億萬二字，則速得還，兼免沸煮之苦矣。』於是又入鑊煮之，牛頭時來相問，小鬼遂報柴足。既出鑊，引見閻羅，釋放將行，牛頭囑曰：『勿忘皮也。』其人乃回顧曰：『有詩一首奉贈：『牛頭獄主要知聞，權在閻王不在君；減刻官柴猶自可，更求枉法豹皮棍。』』牛頭大怒。業已復王，無可奈何矣。——捧腹編

第四編——諧辭類——

必了。人有見賓於宓子者，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擗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人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淮南子——

東方朔。武帝嘗於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剖肉謂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已而大官奏之。朔入免冠謝。上曰：『賜肉不待詔，以劍剖而去之，何也？』且起自責。『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剖肉，一何壯也，剖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若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令歸遺細君。——前漢書——

諸葛恪。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道藝，並爲賓友。從中庶子轉爲左輔都尉。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

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復見，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爲優。」權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爲優。」權又大噱。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尙父，九十乘施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爲盡爵。後蜀使至，羣臣並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爲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末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外甥，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

吳志——

恪嘗獻權馬，先錫其耳。范曄時在坐，嘲恪曰：「馬雖大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

——江表傳——



費禕聘子吳，陸見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禕與諸葛恪相對嘲難；言及吳蜀。禕問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禕復問：『吳字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

——江表傳——

樓嘗饗蜀使費禕，先逆勅羣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樓爲輟食；而羣下不起。樓嘲之曰：『鳳凰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諸葛恪別傳。

薛綜 時交土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綜與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真，事畢還都，守謁者僕射西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竊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三國志——

孔融。融幼有異才，時河南尹李膺有重名，勅門下簡通賓客，非常世英賢，及通家子孫弗見也。融年十餘歲，欲觀其爲人，遂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孫也。』膺見融問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奇之，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同坐以告煒，煒曰：『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融答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曰：『高明長大必爲偉器。』

續漢書

秦宓。宓有才辯。吳使張溫來聘，百官皆集，宓獨后至。溫顧孔明曰：『彼何人也？』曰：『學士秦宓。』溫因問曰：『君學乎？』宓曰：『蜀中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吾？』溫乃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曰：『在何方？』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又曰：『天有耳乎？』曰：『有，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皋，聲聞于天。』』曰：『天有足乎？』曰：『有，詩云：『天步艱難，』非足何步？』

曰：『天有姓乎？』曰：『有，姓劉。』曰：『何以知之？』曰：『天子姓劉。』時應答如響，一坐嘆異。——三國志——

諸葛恢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嘗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世說新語——

諸葛恪 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連往詣恪，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世說新語——

楊修 楊修年九歲，孔融詣其父，設果有楊梅；融指示之曰：『此君家果也。』修應聲對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世說新語——

郭艾 郭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帝戲之曰：『卿稱艾艾，定是幾艾？』答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世說新語——

周愷。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之娥娥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為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為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世說新語——

周伯仁。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罍謂伯仁曰：『此罍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答曰：『此器英英，誠為清徹，所以為寶耳。』——世說新語——

王僧虔。齊高祖與王僧虔賭書畢，謂虔曰：『誰當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書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虔又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世說新語——

劉道真。晉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與人牽船，見一老嫗操櫓，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因甚傍河操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牽船？』又嘗與人共做素盤草舍中，見一嫗將兩小兒過，並着青衣，嘲之曰：『青羊引雙羔。』婦人曰：『兩猪共一槽。』道真無語以對。

張重，漢張重，形容短小。舉孝廉，明帝曰：『何郡小吏？』答曰：『臣日南吏。』帝曰：『日南郡人，應向北看日。』答曰：『臣聞雁門不見累雁爲門；金城郡不見積金爲郡。臣雖居日南，未曾向北看日。』

尖口單，唐進士有單姓者，就試主司，主司誤書爲『單』。單訴云：『雖則陋宗；然姓氏不欲爲人所轉易，乞改正之。』主司曰：『方口尖口，亦何足辨？』單曰：『若不足辨，則台洲吳兒縣，改作呂州矣兒縣可乎？』主司無以應。——善讀集——

孫齊莊，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尙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答曰：『庾稱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世說新語——

王元澤，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一獐一鹿，同籠以獻，問元澤何者是獐？何者爲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

蕭彥瑜，蕭彥瑜嘗與御宴，醉伏筵中，武帝以棗投之。彥瑜取棗擲上，正中面。帝

動色，言「汝那得如此，豈有說也！」彥瑜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悅。

范榮期 王文度，范榮期俱爲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籓之揚之，批鱗在前。」范曰：「洸之汰之，沙礫在後。」

荀隱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會於張茂先坐。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聞青雲觀白雉，何不張弓布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馭馭，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強，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

——世說新語——

劉士章 劉士章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居穢里，投刺謁士章；士章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答曰：「未審孔子何闕，而居闕里？」

山東人 山東人娶蒲州女，多思愛，其妻母項癭甚大，成婚數月，歸家疑婚不慧。

婦翁置酒盛會，親戚欲以試之，問曰：「某郎山東讀書，應識道理，鴻鶴能鳴，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松柏冬青，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道邊樹有官儲，何意？」曰：「天使其然。」婦翁曰：「某郎全不識道理，何因浪在山東。」因以戲之曰：「鴻鶴能鳴者，頸項長；松柏冬青者，心中強；道邊樹有官儲者，車撥傷，豈是天使其然。」壻曰：「請以所聞見奉酬，不知許否？」曰：「可言之。」壻曰：「蝦蟆能鳴豈是頸項長。竹亦冬青，豈是心中強；夫人項下腰如許大，豈是車撥傷？」翁婦羞愧無以對之。

敬新磨 新磨一日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磨新出，一犬逐之，新磨倚柱呼曰：「陛下勿縱兒女嚇人。」莊宗本出夷狄，狄人諱狗，故新磨以此戲也。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一體。」問：「何故？」對曰：「陛下改元同光，同，銅也；殺敬新磨，則銅無光矣。」莊宗大笑釋之。——五代史——

蔡洪 蔡洪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僕於

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賢聖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

張裕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爲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三國志——

侍郎巡案 正統中侍郎焦宏與都御史王文會飲。適有犬繞桌行，左右叱之。宏曰：「休叱他，他在這裏巡按。」文曰：「你看他是狗？他卻是狼（侍郎）。」

湯余相戲 明余進士田，與湯進士日新相善。余戲曰：「湯之盤銘曰苟者君乎？」湯即復曰：「卿以下必有圭者君也。」

王嘉叟 王嘉叟自倅召爲光祿丞；李德裕亦召爲太常丞。一日相遇於景靈幕次，李



謂王曰：「見公告詞云：其齋月廡，仍襯身章。」謂通判借牙緋，入朝則服綠，又俸薄也。王答之曰：「亦見君告詞矣。」李曰：「云何？」曰：「具官李浩，但知健美，不挨孤寒。既名右相之名，又字元樞之字。」蓋謂史丞相張魏公也。滿座皆笑。

東坡·劉貢父觴客，蘇子瞻有事欲起，劉以三果一藥調之曰：「幸早裏，且從容。」坡答曰：「奈這事，須當歸。」滿座大笑。

坡知潮州日，嘗與客遊道場山，屏退從者而入。有僧憑門而睡，坡戲曰：「髡闍上困。」有客即答曰：「何不用釘頂上釘。」

蘇東坡與姜潛同坐，姜字至之，先舉令云：「坐中各要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子蘇子」。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君若非半夏，定是厚朴」。姜請其故。曰：「非半夏·厚朴，何故窩制之。」

李主簿·唐方干恁態山野，且又免缺，然性好凌侮人。有龍邱李主簿者，不知何許人也？偶於知聞處見干，而與之傳杯。龍邱目有翳，干故令以譏之曰：「措大吃酒，點

監軍將，吃酒點鮓，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幃。」龍邱答曰：「措大吃酒，點鮓下人，吃酒點鮓，（干嗜鮓）只見半臂著籬，未見口唇開跨。」一座大笑。——王定保

唐摭言——

打爺知州 王介知常州。劉貢父以語謔之。介曰：「貢父非豈弟君子乎？」貢父曰：「雖非豈弟君子，却是打爺知州。」常州風俗毆父，有橋名曰：「打爺橋」。——談苑——

拙夫姓唐。唐拙夫，經學三，皆松郡名士。一日挾妓共飲，妓頗慧。唐曰：「此巧妻也。」；繆曰：「巧妻常伴拙夫眠」，亦有出處：昔一院姝，聲技繁妙。貴客過之，問其姓，曰：「唐字頭呂字脚。」客曰：「然則卿乃姓唐也。」彼姝曰：「小妾非姓唐，拙夫乃姓唐耳。」舉座大笑。

劉定之 兵部侍郎王偉，嘗戲謂劉沈馬定之曰：「太僕馬多，先生須一一洗之。」劉應聲曰：「只爲諸司馬不潔，太僕之馬則易易耳。」聞者大笑——復齋日記——

後來其蘇。詹侍御。蘇大行二公，五鼓行街，將入朝，呵道聲相近，蘇問前行爲誰，從者曰：『道裏詹爺』即曰：『瞻之在前』。詹問：『後來爲誰』？從者曰：『行人司蘇爺。』即回首曰：『後來其蘇。』

歇後語。吳中黃生相揪唇，人呼爲小黃竅嘴。讀書某寺中。一日寺僧進齋，因熱傷手忒地。黃作歇後語諷之曰：『光頭滑，光頭浪，光頭練，光頭湯。』謂『極盡揆忒』也。僧亦應聲曰：『七大八，七青八，七孔八，七張八。』蓋隱『小黃竅嘴』四字。黃亦絕倒。——堅瓠集

孟秋兒。永平樂工孟秋兒，善彈唱，爲人滑稽。府學鄉賢祠祭祀，一儒生指石碑龜頭呼秋兒戲之曰：『茲非爾祖宗耶？』秋兒即向石龜四拜，厲聲曰：『我祖宗祖宗，爾負此大物在身，幾時出得學門？』儒生慚愧無詞。——碣石剩談——

宋景文。元憲宋公應舉；再上及第，初任通判襄州；景文一上及第，初任復州推官。元憲謂曰：『某多幸，纔入仕不識州縣况味。』景文答曰：『某亦多幸，纔應舉便不

知下第况味。兄弟相與笑謔而罷。——歷史——

晁宗憲 故參知政事丁公（度），晁公（宗憲），往時同在館中，喜相諧謔。晁因遷職，以啓謝了，時丁方爲羣牧判官，乃戲晁曰：「啓事更不奉答，當以養醵一車爲報。」

晁答：「得醵勝於得啓。」聞者以爲善對。——歸田錄——

石中立 石資政（中立）好諧謔，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嘗因入朝遇荆王迎授東華門，不得入，遂自左掖門入。有一朝士好事語曰，問石云：「何爲自左（去聲）門入？」石方趁班，且走且答曰：「砥爲大（音極）王迎授，」聞者無不大笑。楊大年方與客棋，石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賈誼服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閒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意。」——歸言錄——

虞集 虞集未遇時，爲許衡門客。虞有所私，午後輒出館。許每往不遇，病之。因書于簡云：「夜夜出遊，知虞公之不可諫。」虞即對云：「時時來聽，何許子之不憚煩。」

——耕餘博覽——

少司賊。景泰間，兵刑二部僚佐會坐，時子謙爲兵部尙書，俞士悅爲刑部尙書：刑侍郎戲謂兵部侍郎曰：『子公爲大司馬，公非少司賊乎？』兵部侍郎應之曰：『俞公爲大司寇，公非少司賊乎？』

焦芳像驢。焦閣老芳，面黑而長如驢。嘗謂李西涯曰：『君善相。煩一看。』李久之乃曰：『左相像馬尙書，右相像盧侍郎。必至此地位。』時河南有偷驢賊之號。馬與盧合，乃一驢字，始知其戲。一日西涯與焦芳及禮書新詮傅瀚早朝，見校尉有露臥者。焦戲傅云：『曉日斜穿校尉頭。』時有江西校尉之號也。傅不能答。李頤指焦耳，傅避悟云：『秋風正貫先生耳。』俗有『秋風貫驢耳』之說。

秀才甲天下。太學生相聚，各言土產以相嘲難。東魯生曰：『一山一水一秀才，甲天下矣！』關中生曰：『何山？』曰：『泰山。』曰：『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當在華山下矣！』又『何水？』曰：『東海。』曰：『黃河之水天上來，東流到海不復迴，又屬河之委矣！』又『秀才誰也？』曰：『孔子。』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

哉？孔子文王之弟子也。」相與一笑。是稱文譚。——見聞搜玉——

戲辯。朱二泉孝廉（瀚），仁和人，質蘊而善諧謔。一夕京邸小飲，座皆杭人，以

笑爲介。二泉云：『有樹杆曝衣而插於大礮者，衣重風緊屢屢吹倒。』一人曰：『須用石礮，方可不動，』一人曰：『石不動乎。何以染坊元寶石吾見其自朝動至夕也？』曰：『彼自有人腳踏故耳。』曰：『城隍山紫陽山每日千萬人腳踏，何又不見其動也？』曰：『彼乃大而實心，故難動耳。』曰：『然則城橋梁，皆小而空心者，何亦日踏，而不見其動也？』——兩般秋雨盦隨筆——

艾子。營邱士造艾子問曰：『凡大事之下，及橐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

艾子曰：『車駝物大且多，夜行狹路相逢，難於迴避，以聲相聞，使得預避耳。』營邱士曰：『佛塔之下，亦懸鈴鐸，豈塔亦夜行而使相避乎。』艾子曰：『君不通乃至如此？凡鳥鵲多託高以巢，窠穢狼藉，故塔鈴所以驚鳥鵲也。』營邱士曰：『鷹鶴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鵲巢其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子之不通也，夫鷹作擊物，或入林

中而絆足，縑線偶爲木之所縮，則振羽之餘，鈴聲可尋而索也。」僉曰：「吾嘗見挽郎秉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爲木枝所縮，而便於尋索也。但不知挽郎之足者用皮乎？用線乎？」艾子愠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爲死人生前好詰難；故鐸鐸以樂其尸耳。」——東坡艾子雜說——

長孫玄同 唐長孫玄同幼有機辯，坐中每劇談，無不歡笑。永徽中在京會宴，衆因語論及民間事；一人云：「禮泉縣去京不遠，百姓遂引蠱毒此邑，須遠配流，豈得令在側近？」一人乃云：「若令配流處還有百姓，此人復引蠱毒，豈不遠更損人。」其人云：「若如此欲令何處安置？」玄同即云：「若令玄同安置，必令得所。」諸人大喜，因即問之。答云：「但行蠱毒人，送與莫離支作食手。」衆皆歡笑。貞觀中嘗在諸公主席，衆莫能當；高密公主乃云：「我段家兒郎，亦有人物。」走令喚取段恪來，令對玄同。段恪雖微有辭，其容儀短小，召至始入門；玄同即云：「爲日已昏。」公主等並大驚怪云：「日始是齋時，何爲道暗？」玄同乃指段恪曰：「若不日暗，何得短人行。」坐中大笑。

。段恪面大赤，更無以答。玄同初上府中設食，其食曹是吳人，言音多帶其聲；噴粉粥爲羹粥。時餽饌畢陳，蒸炙俱下，食曹曰：『何不先將羹粥來？』舉坐咸笑之。玄同曰：『食曹乃是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諸君爲何笑也？』坐中復大笑。玄同任荆王友，所司差攝祭官祠社於壇所請齋；玄同在幕內坐，有犬來遺糞穢於牆上，玄同乃取支床塲自擊之。傍人怪其率，問曰：『何爲自徹支床塲打狗？』玄同曰：『可不聞「苟利社稷，專之亦可。」』——侯白啓顏錄——

石動筭 石動筭又嘗於國學中看博士論云：『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動筭因問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着冠，幾人未着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筭曰：『先生讀書，豈令不解？孔子弟子已着冠者三十人，未着冠者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以辨之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豈非七十二人。』坐中皆大悅。博士無以復之。

盧思道 陪盧思道嘗共壽陽庾知禮作詩已成，而思道未就；禮曰：『盧詩何太春日



？」思道答曰：「自許編苦疾，嫌他織綿遲。」思道初下武陽，入京，內史李德林向思道揖；思道謂人曰：「德林在齊，恒拜思道，今日官高向誰拜。」乃作跪狀。思道嘗在賓門日中立，德林謂之曰：「何不就樹蔭？」思道曰：「熱則熱矣，不能林下立。」思道爲周齊興亡論；周則武皇，宣帝，悉有惡聲；齊高祖、太公咸無善譽。思道嘗謁東宮，東宮謂之曰：「周齊興亡論是聊作不？」思道曰：「是。」東宮曰：「爲卿君者，不亦難乎？」思道不能對。隋文帝以徐陵辯捷，無人酬對，深以爲耻；乃訪朝官誰可對使，當時舉思道，文帝甚喜。即詔對南使，朝官具往，徐陵遙見思道甚小。笑曰：「此公甚小。」思道遙應曰：「以公臣不勞長者。」須臾坐定，徐陵謂思道曰：「昔殷遷頑人，本居茲邑，今存并是在人。」思道應聲笑曰：「昔永嘉南渡，盡居江左，今之存者，唯君一人。」衆皆大笑。徐陵無以對。又隋令思道聘陳，陳主敕在路諸處，不得與語；致令失機。思道既渡江，過一寺，諸僧爲思道設宴，亦不敢有言，只供索飲食而已。於是索密浸益智，勸思道嘗之，思道笑曰：「法師久服無效，何勞以此勸人？」僧既違敕失

機，且懼。思道至陳，手執國寶。陳主既見思道，因用觀世音經語弄思道曰：「是何商人？齎持重寶。」思道應聲還以觀世音經報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刹鬼國。」陳主大慚，遂無以對。——侯白啓顏錄——

侯白。山東亦言弊將去爲搯（音其朝反）刀去，素嘗戲白曰：「山東固多仁義，借一而得兩。」曰：「若爲得兩？」答曰：「有人從其借者，乃搯刀去，豈非借一而得兩。」白應聲曰：「關中人亦甚聰明，問一知二。」素曰：「何以得知？」白曰：「有人問比來渭水漲否？」答曰：「霜長，豈非問一知二。」素於是伏其辯捷。白在散官隸廡，楊素愛其能劇談，每上番日即令談戲弄，或從旦至晚，始得歸。纔出省門，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爲玄感說一個好話。」白被留連，不獲已，乃云：「有一大蟲，欲向野中覓肉，見一刺猢猻臥，謂是肉樹，欲飲之，忽被猢猻卷着鼻，驚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覺昏睡，刺猢猻乃放鼻而去。大蟲忽起，歡喜，走至橡樹下，低頭見橡斗，乃側身語云：「且來遭見賢尊，願郎君且避道，」素與白劇談，因曰：「今有

一深坑，可有數百尺，公入其中，若爲得出？』白曰：『入中不須餘物，唯用一針即出。』素曰：『用針何爲？』答曰：『針頭中令水飽坑，拍浮而出。』素曰：『頭中何處有爾許水？』白曰：『若無爾許水，何因肯入爾許深坑。』——候白啓顏錄——

趙小兒。隨有三藏法師，父本商胡，法師生於中國，儀容面目，猶作胡人。行業極高，又有辯捷，嘗以四月八日設齋講說，時朝官及道俗觀者千餘人。大德名僧，官人辯捷者，前後十餘人論議，法師隨難即對，義理不窮。最後有小兒姓趙，年十三，即出於衆中，法師辯捷既已過人，又復向來皆是高明舊德，忽見此小兒欲來論議，衆咸怪笑。小兒精神自若，即就座大聲語此僧：『昔野狐尙和自有經文，未審狐作阿閼離，出何典語？』僧語云：『此即子聲高而身小，何不以聲而補身？』兒即應聲報云：『法師以弟子聲高而身小，何不以聲而補身？法師眼深而鼻長，何不截鼻而補眼。』衆皆驚異，起立大笑。是時暑月，法師左手把如意，右手搖扇。衆笑聲未定，法師又思量答語，以所搖扇掩面低頭；兒又大聲語云：『團圓形如滿月，不藏顯鬼，翻掩雄狐。』衆大笑。法

師即去扇，以如意指塵別送問，並語未得盡，忽如意頭落；兒即起謂法師曰：『如意既折，義鋒亦摧。』即於座前長揖而去。此僧既怒且慚，更無事應，無不驚歎稱笑。

裴略 唐初裴略宿衛考滿兵部試判爲銜一字落第，此人即向僕射溫彥博處披訴，彥博當時共杜如晦坐，不理其訴，此人即云：『少小以來，自許明辯，至於通傳言語，堪作通事舍人；并解作文章，兼能嘲戲。』彥博始迴意共語，時廳前有竹，彥博即令嘲竹。此人應聲嘲曰：『竹，風吹青肅肅，凌冬葉不凋，經春子不熟，虛心未能待國士，皮上何須生節目。』彥博大喜，即云：『既解通傳言語，可傳語與廳前屏牆。』此人走至屏牆大聲語曰：『方今世上聰明，關四門以待士，君是何物？久在此妨賢路。』即推倒。彥博云：『此意著博。』此人云：『非但著博，亦乃著肚。』當杜如晦在坐有此言。彥博如晦俱大笑，即令送吏部與官。

康僧淵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張裔 張君嗣在益州，爲雍閬縉途孫權。武侯遺鄂芝使吳，令言次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流徙伏匿，權未之知，故許芝遣裔。裔臨發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曰：「愚以爲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

## ——世說新語——

倪師孟 震澤倪太史（師孟），幼穎悟。七歲時與蔡某同塾讀書，蔡欺其無知，舉孟子注「倪小兒也」戲之。倪曰：「我祇讀論語注甚熟，仍是姓蔡之蔡字，偏曰：『蔡大龜也』何故？」蔡爲之語塞。

琴操 蘇東坡與僧佛印，效琴操，每相往來，飲酒廣和。一日，佛印往蘇家，見琴操臥于紗厨，因戲曰：「碧紗帳裏睡佳人，烟籠芍藥。」琴操即對曰：「青草池邊洗和尚，水浸葫蘆。」佛印大笑曰：「和尚得對娘子，實出望外。」

僧哥 昔一僧在坡公座中，見小兒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用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往往以賤物爲小名；如羊狗馬牛之類是也。」僧大慙

○  
狗食 有黠僧對客云：『儒學雖正，不如釋學之博。如僧人多能讀儒書，儒者不能通釋典也。本朝儒釋兼通者宋景濂一人而已！』倅（山陰張倅）呵之曰：『譬如飲食，人可食者狗亦能食之，狗所食者人決不食之矣。』此僧默然不能辨。

——菽園雜記——

狂客索酒 狂客過豪家索酒，適見有鮑魚蟹者未出。客曰：『孟嘗門下，焉得無魚；吏部盤中，定須有蟹。』一女奴速出，將母命答曰：『主人不殺，已付校人啣去。上客先期，都爲學士嘗空。』——玄亭閒話——

何紹基 何子貞太史嘗譙客，有狂士善噀人短，偶問一客小篆，客曰『泉孫。』狂士斥爲不通，太史曰：『渠非不通，某兄之祖別號漱泉，泉孫二字，所以承其舊也。』狂士不信。太史曰：『古有水母，今有泉孫，既有水母，即有泉孫，此屬君之不通，非某兄之不通也。狂士默然，一座稱快。』

三聲。袁籙菴名于今，……以京官議序荊州太守，十年不調。惟縱情詩酒，不理公事。監司謂之曰：『聞公署中有三聲：』奕棋聲；唱曲聲，骰子聲。』袁答曰：『明公署中亦有三聲：』天平聲；算盤聲；板子聲。』監司太怒，揭參曰：『大有管人風度；絕無漢官威儀。』由是落職。——消夏閒記——

紀曉嵐。河間紀曉嵐先生，一日在朝房待漏，坐久倦甚，戲語同僚曰：『老頭兒胡尙遲遲其來？』語未已，履聲窸窣起於座後，則高宗微服至矣。厲聲問老頭兒三字何解？先生徒容免冠頓首謝曰：『萬壽無疆之謂老，頂天立地之謂頭，父天母地之謂兒。』高宗乃悅。

紀氏與乾隆君臣之間，往往於退朝後私見，所言多談諧之談，紀氏體肥胖而畏暑；當盛夏時，汗流浹背，服衣盡濕。時紀人直南書房，每出到便殿，即將衣服除去納涼，久之而後出。乾隆聞內監言知其如此，某日故意有以戲之。時紀與閣臣數人皆赤體談笑於某殿，忽乾隆自內出，各人均倉皇穿衣，紀又短視，乾隆至其前始見之，時已穿衣不

及，急伏於御座之下，喘息而不敢動，乾隆越兩小時不去，亦不言。紀因酷熱，不能忍耐，露其首以外窺，問曰：「老頭子去耶？」乾隆笑，諸人亦笑。乾隆曰：「紀昀無禮，何得用此輕薄之語？有說則可，無說則殺。」紀曰：「臣未穿衣；」乾隆乃命內監代穿之，匍匐於地。乾隆曰：「汝何得稱朕曰老頭子乎？」紀對曰：「此都中人稱皇上之普通名辭也，夫稱曰萬歲，豈非老乎？君曰元首，得非頭乎；皇上爲天之子而子萬民，以謂之子也。」乾隆竟不能難，紀老可謂辯矣。

刀筆辨。長洲鑑工馬士龍，與錢塘傭書人郭天民，同集吳叔華家，馬長而郭幼，郭不之讓，與爭坐，馬曰：「小子敢我抗耶？我聞刀筆吏，抑刀在前乎？筆在前乎？」郭曰：「老兒敢欺我耶？我有筆如刀，抑筆在前乎，刀在前乎？且汝非我筆，能奏刀乎？」馬語塞，竟讓郭坐。——萬花金谷——

死後佳。葉丞相銜罷相歸金華里中，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交日飲。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座作而對曰：「佳



甚。』丞相驚問，問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往不返，是以知其佳也。』滿座皆笑。

五月雪 昔人有極敏慧而口吃，一官每閑悶，即召與劇談。嘗歲暮無事，因戲之云：『有大坑深一丈，方圓亦一丈，遣公入其中，何法得出？』此人低頭良久，乃問云：『有梯出否？』宦云：『只無論梯，若論有梯，何須更問？』其人又低頭良久，問曰：『白白白日夜夜夜地。』宦云：『何須云白白日夜地，若爲得出？』乃云：『若不是夜地，眼目不瞎，爲甚物入入裏許。』宦大笑。又問云：『忽命公作軍將，有小城，兵不過一千已下，糧食惟有數日，城外被數萬人圍，若遣公向城中，有何計謀？』問云：『有有救兵否？』宦云：『只緣無救，所以問公。』執吟良久，舉頭向宦曰：『審審如公公言，不免取敗。』宦大笑。又問：『計公多能，無所不解，今日家中有蛇咬人足。若爲醫治？』此人即應聲報云：『取取五月五日南牆下雪，塗塗即即治。』宦曰：『五月五日何得有雪。』答云：『苦五月五日無雪，臘月何有蛇咬？』宦笑而遣之。

周五 俗以小指爲最卑，每借喻輕賤之輩。有館師周五先生者，素方古，而主人善諛，周亦知之，特以師道而無恐。一日會春酒，同座有不諱周者，問主人曰：「此位是誰？」主人示以小指，周大怒曰：「莫說我爲君家師，即君家之朋友，亦不應侮慢如此？」主人從容以手輪數曰：「尊姓是周；趙錢孫李周，周是小指；尊行第五：一三四五，五是小指；君爲我家師；天地君親師，師是小指；君爲我之朋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朋友是小指，我示以小指，君之姓氏，排行事蹟；及與我交好之由，無不包括，省却許多言語。」周竟無辭以對。

醋葫蘆 朝廷嘗遣使高麗，彼以一僧館伴。宴會中行令云：「張良·項羽爭一傘，良曰『涼傘』，羽曰『雨傘』。」我使曰：「要由·晁錯爭一瓢，由曰『油葫蘆』，錯曰『醋葫蘆』。」——唾玉集——

滿朝皆忠臣 高宗循轡河南巡。舟行倚窗，見道傍農夫耕作，爲向所未見，輒顧而樂之。欲悉民間疾苦，因召一農夫至。問歲穫豐歉，並及地方長官之賢否。農夫奏對，

頗愜聖意。尋又令徧視隨扈諸臣，兼詢姓氏。羣臣以農夫奉旨詢問於上前，不敢以名對，中多有恐農夫探輿論上聞，致觸聖怒者，皆股粟失常。農夫闕竟奏曰：『滿朝皆忠臣。』上問『何以知之？』農奏稱『吾見演劇時淨脚所扮之奸臣，如曹操、秦檜、皆面塗白粉如雪；今大臣無作此狀者。故知其皆忠臣也。』上大噱。

崇明佃戶攪田，先以雞鳴送業主，有通例也，有張三者，向施氏攪田，施曰：『此田不與張三種。』既而張三取雞餽之，施轉語曰：『不與張三却與誰？』張三曰：『施相公如何頃刻間兩樣說話？』施曰：『方纔這句話，是無稽（雞）之談，此刻這句話，倒是見機（雞）而作。』

第五編——嘲諷類——俳諧類——

晏子。晏子短，使楚；楚人爲門於犬門側，廷晏子，晏子曰：『使狗國者，可從狗門入，今使楚王，不當從此門入。』——晏子——

東方朔。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鬪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前漢書——

東方朔談諧得幸，漢武帝謂羣臣曰：「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者，年百歲。」朔曰：「彭祖八百歲，果如陛下所言，則人中長八寸，以此推之，彭祖面長丈餘矣。」上大笑。

**五經笥** 邊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曾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聲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同夢；靜與孔子同意，師可而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慚。——後漢書——

**殷洪喬**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養。」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顧愷之** 顧愷之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每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故，答曰：「四體妍媸，本無關于妙處，傳神寫影，正在阿堵中。」嘗圖裴楷像，頰上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鯨像，在石巖裏；曰「此子

正宜置丘壑中。』世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痴絕。——晉書——

殷荊州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燧。』桓曰：『白布纏棺緊旛旒。』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慘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渺目故也。

——世說——

桓宣武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恆相似，時似耳；恆似是形，時似是神。』桓愈不說。——世說——

殷荊州 王珣，鄒超，並有奇才，爲大司馬所眷，拔珣爲主簿，多叢；超爲記室參軍，狀短小。殷荊州爲之語曰：『鬚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世說——

桓南郡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虞存·魏存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賈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世說——

徐·孝·嗣·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世說——

張·玄·祖·晉張玄祖八歲，齒缺，先達戲之曰：『君口何爲大開狗竇？』玄曰：『正使君等從此中出入。』——世說——

王·仲·祖·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蘆來朝，故當不昧此語。』——世說——

劉·諒·劉諒爲湘東王所善，湘東一日眇，一日與諒共遊江濱，歎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湘東曰：『卿言「日眇眇而愁子」邪？』由此嫌之。

世說

王·渾·婦·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

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

盧相邁。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世記——

呂安。呂安嘗造嵇康，康適他出：康子喜迎之。不入，書鳳字於門而去，康回，示之，曰：「鳳字乃凡鳥也，安蓋笑吾兒矣。」——晉書——

習鑿齒。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盍爾蠻荆，敢與大邦爲讐。」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習襄陽人孫太原人，因詩相戲耳）——世說新語——

周參軍。桓元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捷卿。」周曰：「何至受卿捷。」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捷，而况於卿。周殊無忤色。桓語庾伯鸞曰：「劉參軍宜停讀書，周參軍且勤學問。」——世說——

王子猷。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兵，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



見牽馬來，似是馬曹？」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石中立。盛度體豐肥，一日自殿前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即欲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中立見其喘甚，問之。盛告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未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爲牛。」——世說——

蕭警。宗如周而狹長，蕭警戲之曰：「卿何爲誘經？」如周曰：「身自來不誘經。」蔡大寶曰：「卿當不誘餘經，正應不信法華經爾。」蓋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悟。——世說——

侯白。侯白好俳諧，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且之夕矣。」素曰：「以我爲牛羊下來邪？」——世說——

何祗。每朝會，祗次洪（楊季休）坐，嘲祗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着鞭耳。」衆傳以爲笑。——益部耆舊傳雜記——

劉顯微。王奐初拜僕射，劉顯微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劉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矣。」——世說新語補——

姚峴。唐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機即發。僕射姚南仲廉察陝郊，峴初釋艱服，後見以宗從之舊，延於中堂，弔罷未語及他事。陝當南京之路，賓客無時；門外忽投刺云：「李過庭。」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左右皆稱不知。費問峴知之乎？峴初猶低首嘲眉，頃之自不可忍，斂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南仲久方悟而大笑。——趙璘因話錄——

封抱一。唐封抱一任益州九隴尉，與同列戲白打賭錢，座下數百錢輸客已盡，便欲斂手，傍人謂之曰：「何不更覓錢，迴收之。」抱一乃舉手摸錢曰：「同賜也，何敢驢回？」山東人謂盡爲賜，故言賜也。

令明府作狗吠。侯白與楊素路中遇胡負青草而行，素曰：「長安路上乃見青草湖。」須臾又有薛胡衣孝重服騎馬而走，俄而一胡落馬，（此可云是落馬湖）白曰：「真所

謂孝胡，惟孝有之矣。○白初未知名，在本道令宰初至，白即謁，請知識曰：『白能令明府作狗吠』。○曰：『何有明府得遣作狗吠？誠如言我輩輸一會飲食；若妄君當輸。』於是入謁，知識俱門外伺之。令曰：『君何須重來相見？』白曰：『公初至，民間有不便事，望咨公，公未到前甚多賊盜，請命各家養狗令吠，驚，自然賊盜止息。』令曰：『若然我家亦須養能吠之狗，若爲可得？』白曰：『家中新有一羣犬其吠聲與餘狗不同。』

曰：『其聲如何？』答曰：『其吠聲慟慟者。』令曰：『君全不識好狗吠聲，好狗吠聲當作號號；慟慟聲者全不是能吠之狗。』伺者聞之，莫不掩口而笑。白知得勝，乃云：『若竟如此能吠者，當出訪之，』遂辭而出。——啓顏錄——

松壽 唐章慶本女，選爲妃，詣朝堂欲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爲卷耳。時長安公松壽見慶本而賀之，因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續世說——

姑游石壁 楊凝式居洛日，將出遊，僕請所之，楊曰：『宜東遊廣慶寺。』僕曰：

『不若西遊石壁寺。』凝式曰：『姑遊廣慶。』僕又以石壁爲請。式曰：『姑遊石壁。』

齊東野語

騎猪夾豕走。

契丹賊孫萬榮之寇幽，河內王武懿宗爲元帥，引兵至趙州圍賊；駱務

整從北數千騎來，王乃乘兵甲南走荊州，軍資器械，遺於道路；虜賊已退，方更向前。軍廻至都，置酒高會，張元一於御前嘲懿宗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墻驅；去賊七百里，限墻獨自戰；甲杖總拋却，騎猪止南豫。』上曰：『懿宗有馬，何因騎猪？』對曰：『騎猪，來豕走也。』上大笑。懿宗曰：『元一宿構，不是卒辭。』上曰：『爾付韻與之。』懿宗曰：『請以奉韻。』元一應聲曰：『裏頭極草草，掠鬣不筆筆，未見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悅。王極有慚色。懿宗形貌短醜，故曰：『長弓短度箭。』周靜樂縣主河內王懿宗妹，懿妹短醜武氏最長，時號大哥。縣主與則天並馬行，命元一咏。曰：『馬帶桃花錦，裙銜綠草羅，定知幃帽底，儀容似大哥。』則天大笑；縣主極慚。

降王長。太宗嘗宴近臣，餞（劉餞）與焉，輒進曰：「朝廷威靈遠及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且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爲諸降王長。」大笑，其善談諧如此。

入流。黃旛綽見醉人臥池側，告文宗曰：「此令史也。問何以知之？」曰：「再一轉便入流矣。」文宗大笑。

劉筠。龍圖劉燁，亦滑稽辯捷。嘗與內相劉筠會飲茗。問左右曰：「湯滾也未？」左右皆應曰：「已滾。」筠曰：「僉曰『縣哉』」燁曰：「吾與點也。」

燁又嘗與筠連騎趨朝，筠馬病足，行遲，燁謂曰：「馬何故遲？」筠曰：「只爲『五更三。』」言點蹄也。燁應聲曰：「何不與他『七上八。』」意欲其下馬徒行也。

青箱雜記

李濤。李濤爲弟濬娶禮部尙書寶寧國之女，年甲稍高。花燭之夕，寶氏出參，濤輒望塵下拜，濬驚曰：「大哥風狂耶？新婦參阿伯，豈有答禮？」濤曰：「我不風，誤謂親家

母。」潸慚。既坐，賈氏復拜，濤又手當胸作歌後語曰：「慚無寶瑟，（德）愧作梁山，（伯）嵯唳。」聞者莫不絕倒——國史補——

祖風 昔齊游南徐甘露寺，偶題近作小詞於壁間。其僧愚俗且曠，愀然不樂曰：「方泥得一堵好壁，可惜寫壞了。」張（表臣）笑曰：「頗得祖風。」昔李衛公亦曾以方竹杖贈甘露寺僧。尋問之。僧欣然曰：「已規而漆之矣。」衛公嗟惋彌日。祖風之謂是也。聞者大笑。——珊瑚鈞詩話——

大人樊須 秦少游在東坡座中。或嘲其多髯。少游曰：「君子多乎（胡）哉？」東坡笑曰：「小人樊（繁）須也。」——山樵暇語——

秤鏡 尤延之極短小。壽皇嘗問之：「外廷謂卿爲秤鏡。有此語否？」對曰：「秤鏡雖小，斤兩分明。」上頷之。君臣相戲，亦奇事也。——山樵暇語——

子瞻思赤眼 余患赤目，或言不可食脰，余欲聽之，而口不可曰：「我與子爲口，彼與子爲眼，彼何厚？我何薄？以彼患而廢我食，不可。」子瞻不能決。口謂眼曰：「

他日我痞，汝視物吾不禁也。」——東坡志林——

白衣竈神 陳孟賢(寬)世業儒，家儉素；客至清談，未嘗茶飲。或嘲之曰：「天下竈神每歲臘月二十四日錄人家功過，白于上帝，是日竈神畢集，皆衣黑，惟一衣白。帝問其故。答曰：『臣係蘇州府吳縣船塢巷陳孟賢家竈神。其家經歲不動火；何有薰及？衣白如故。』」滿座爲之一哄——由樞暇話——

鄺璠 參政鄺璠，性敏而諧。偶入市，見有鬻線者，欲以線易布，鬻布者不肯。傍有鬻泥爐者曰：「布本線所爲，使綫之輕重浮於布，以作工價，不亦可乎？」鄺聞之曰：「汝真解人，殊難得，吾將盡買汝爐。」令盡昇至家門外候直。已而命僮僕昇土以出，鬻爐者大駭，鄺曰：「爐亦土所爲，不許援前例乎？」諱而與之直以去。——任邱縣志——

東坡 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章子厚爲商州令，同試永軍興，進士劉厚父爲帥，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彼歎甚，同遊南山諸寺，寺有山魃爲祟，客不敢宿，子厚宿，山魃不敢出，抵仙遊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橫木架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

瞻不敢過，子厚平步以過。用索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出石壁上曰：

『章惇·蘇軾來遊。』于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于瞻曰：

『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子厚大笑。——曾浩 高齋漫錄——

宋郊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其弟學士祐點華燈，擁歌妓，醉

飲達旦。翌日諭所親，令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燄夜譚，窮極奢侈，不知

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學內吃齋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

處吃齋煮飯是爲甚底？』——錢世昭 錢氏私志——

沒字碑 紹興九年，虜歸我河南，如商賈往來携長安秦漢間碑刻求售於士大夫，多

得善價。故人王錫老，東平人，貧甚，節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語共遊，近得一碑甚奇

，及出示，顧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已，客曰：『此何代碑？』王不能答。客曰『某

知之，是名沒字碑，宜乎公好尚之篤也。』一笑而散。——摺掌錄——

石曼卿 石曼卿隱於酒，諧仙之才也。然善戲。嘗出遊報寧寺，馭者失控馬驚，曼



聊齋馬，從吏遽扶掖升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語怒，曼卿徐着鞭謂馭者曰：『賴我是石學士也，若瓦學士豈不破碎乎？』——曠然子 拊掌錄——

邢昱 邢昱狹中讒僻，登進士，耻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

二相公廟乞夢 京師二相公廟，世傳子游子夏也，靈異其多，不勝載，於舉子間得失，尤應答如響；蓋至今人人能言之。大觀間先大父在太學，有同舍生將赴廷試，乞夢於廟，夜夢一童子傳言云：『二相公致意先輩，將來成名在二相公上。』覺而思之，子游，子夏，夫子高弟也，吾成名在其上，必居巍科無疑。竊自喜，暨唱名，乃以雜犯得州文學，大憤悶失意，私念二相之靈，不宜有此！沉吟終夜，忽駭笑曰：『論語云：『文學子游，子夏，』今果居其上乎？』詰且以語同舍，皆大笑曰：『神亦善謔如此哉？』

——費袞 梁溪漫志——

馮道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

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矣示和曰：「九百」。和性褻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詰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闔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歐陽修 歸田錄——

術士 蜀昔有術士，精於餽天，尤善戲謔，士夫或有以五行試其術，答云：「此人必已食祿，異時官至五馬。」咸強其筆於楮，以爲他日證驗，於是索筆特書云：「日今斂板鞠躬，已見二千石在後。」衆莫不譁然晒之，且謂云：「是乃挽米舟一水手，何爲謬言如是？」術者云：「吾之術驗矣，請細思之。」衆方悟斂板鞠躬之說莫不爲之一笑。——張世南 游宦紀聞——

王荆公 王荆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浙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是辭。」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門人憂之，以問醫，醫曰：「此垢汗非疾也。」進澡豆令公頽面，公曰：「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沈括夢溪筆

談——

彬師。萬壽寺有彬師者，善謔。嘗對客，貓居其旁，彬曰：「雞有五德，吾此貓亦有之。」客問其說，曰：「見鼠不捕，仁也；鼠奪其食而讓之，義也；客至設饌則出，禮也；藏物雖密，能竊食之，智也；初冬必入竈，信也。」客爲絕倒。——揮塵新談——

張安道。張文潛問張安道，「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

僧虛舟。張相最愛演戲，有僧虛舟者，日在其府中爲戲提調，甚被寵暱。趕之嘗謔之曰：「有一僧死，見閻羅王，王斥其戒律不嚴；僧極陳守戒清苦，可請驗。」王命剖視其腹，則滿貯滷菜、豆腐也。繼一尼至，王斥如前，尼亦力辨，且引僧爲例，王又命剖視，則滿貯稀粥而已。蓋北言稀粥音近虛舟，後被言官言，遂虛舟出都。

邵堯夫。宋王拱辰於洛之道德坊起屋三層而居，司馬公於至道坊掘地爲室居之。富

公問邵堯夫曰：「洛中有何新事？」邵曰：「有一巢居者，有一穴居者；」遂以二公對富公大笑。

張耒。秦太虛爲御史賈所彈，張文潛戲之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爲佳謔。

東坡。章子厚與東坡小時相善。一日章坦腹而臥，適東坡自外來，章摩其腹以問東坡曰：「公道此中何所有？」東坡曰：「都是謀反的家事。」

東坡在維揚，一日談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讀曰：「世人皆以米芾爲顛，願質之東坡；」長公答曰：「吾從衆。」

東坡在元祐以高才狎梅公卿，率有標目，獨於司馬溫公不敢有所輕重。一日與論免役差役利害不合，及歸舍，方卸巾弛帶，輒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東坡謁呂微仲，微仲方寢，久不出；已而見於便坐，其庭中有昌羊盆案一椽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唐莊宗時有六目龜者，時伶人敬新磨獻口號曰：『不要鬧，不要

關，聽取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

東坡元豐間繫獄黃州；元祐初，起知登州；未幾以禮部員外郎召道中遇當時獄官，甚有愧色；坡戲曰：有蛇螫殺人，爲冥官所追議死；蛇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以自贖。』冥官問之；蛇曰：『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矣；』吏驗不誣，遂免。良久牽一牛至，吏曰：『此牛觸殺人，亦當死；』牛曰：『我亦有黃，可治病，亦活數人矣。』亦得免。後獄吏引一人至，曰：『此人嘗殺人，幸免死，今當償命；』其人倉皇妄言亦有黃，冥官詰之曰：『蛇黃，牛黃人藥，天下所知，汝爲人何黃之有？』其人窘甚，曰：『某別無黃，但有些惶恐。』

黃魯直戲東坡曰：『昔右軍書爲換鵝字；近日韓宗儒性饜餐，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家換羊肉數斤，可名公書爲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作粉冗；宗儒致簡相寄，以圖報書，來人督率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王聖塗聞之云，東坡文章議論，獨出當世，風格高邁；書畫亦精絕，有得其真跡者

重於彌玉，而遇人溫厚，有片善即與之傾盡城府，論辨鬪唱，間以詼譎。謫居廣州日，有陳處士攜紙筆求書，會客方鼓琴，遂書曰：「或對一貴人彈琴者，大陰聲不發，貴人怪之曰：豈絃慢耶？對曰「絃也不慢。」其清淡善謔類如此。

東坡在廣州，陳季常愜在岐亭，時相往來，季常喜談養生，自謂吐納有所得，後季常病，公以書戲之曰：「公養生之效有成績，今又一病彌月，雖使皋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害腳法師鸚鵡禪，五通氣毳黃門妾也。」

劉賁父滑稽辯捷，世推無對，晚年雖得未疾，乘機決發，亦不能忍。一日擁爐於惠林僧寮，謂東坡曰：「吾之鄉人，有一子稍長，使之代掌小解，不逾歲誤質盜物，性本耗拆殆盡，其子引罪請曰：『某拙於運財，以敗成業；今請從師讀書，勉赴科舉。』」其父大喜曰：「今子去我而遊學，儻或僥倖，改換門戶，固吾之大幸！然且有一事，不可不記，或有交友與汝唱和，須仔細看，莫更和却賊詩，狼狽而歸。」」蓋譏東坡前逮詔獄，王晉卿，周開祖之徒皆以和詩爲累也。賁父語始絕口，東坡即曰：「某聞昔夫子自

衛反魯，會有召夫子食者，羣弟子相與語曰：「魯，吾父母之邦，我曹久從夫子轍環四方，今幸俱還鄉里，伺夫子之出，當共尋訪親舊，因閱市肆。」衆欣然許之，始過闔閭，未及縱觀，而稠人中望見夫子巍然而來，惶懼相告，由·夏之徒奔蹕越逸，無一留者，獨顏子拘謹不能違爲闕步，顧市中石塔，似可隱蔽，即屏伏其旁，以俟夫子之過。羣弟子因目之爲避孔塔。」蓋譏貢父風疾之劇以報之也。

劉貢父晚苦風疾，鬚眉皆落，鼻梁且斷。一日東坡數人小酌，各引古語相戲，東坡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壯士兮守鼻梁？」座中大笑，貢父悵悵不已。

張晉彥 張晉彥才氣過人，然急於進取。子孝祥在西掖，時晉彥未老，每見湯岐公自薦，岐公戲之曰：「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是公合作底官職，餘何足道哉！」所稱之官，蓋輔臣贈父官也，意謂安國且大用耳。晉彥終以爲憾。陸放翁老學庵筆記——

東坡 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之說，坡言是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盞飯。貢父大笑。久之以

簡招坡喫晶飯，坡不復省憶，謂人曰：「賈父讀書多，必有出處。」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蘿蔔鹽飯而已，始悟賈父以三白相戲。按匕箸食之幾盡；將上馬云：「明日可見過，當具器飯奉待。」賈父雖知其爲戲，但不解器飯所設何物？迨往談論，過半午不設食，賈父饑甚索飯，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坡答如故，賈父曰：「饑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蘿蔔也毛，飯也毛，非器而何。」賈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坡始命進食，抵暮遁去。

李十八草書 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鸚哥嬌，意謂鸚鵡能言，不過數句，大率難以鳥語。十八後稍進，以書問僕，（東坡）近日比舊如何？僕答曰：「可作秦吉了矣。」

姑蘇李璋 姑蘇李璋，敏於戲調，偶赴鄰人小集，主人者雖富而素鄙。會次適李坐其傍，既進食，璋視主人之前煎鮭魚特大於衆客，璋即請主人曰：「璋與主人俱蘇人也，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右邊是，合在左邊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



一體，移易從便也；」璋即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曰：「領主人指揮，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權移過右邊如何？」一坐輒飯而笑。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嘗題游處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游。」璋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陸友仁。吳中舊事——

借頭放幟。張逸密學知成都，善待增文鑿大師，蜀中民素所禮重。一日文鑿謁張公未及見，時華陽主簿唐輔同俟於客次，唐輔欲搔髮，方脫烏巾，睥睨文鑿，罩於其首，文鑿大怒喧嚷，張公遽召，才就坐即白曰：「某與此官人素不相熟，適來輒將幟頭罩某頭上。」張公問其故，唐輔對曰：「某方頭癢，取下幟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頭閑，遂且權少時，不意其怒也。」張公大笑而已。

度撰。盛文肅（度）撰張文節神道碑。石中立忽問曰：「誰撰？」盛答曰：「度撰。」滿堂爲之一哄。杜撰之說，其來尙矣。

先弄大姨。劉原父晚年再娶，歐公作詩戲之云：「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

忙，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原父得詩不悅。一日歐公與王拱辰同在會閣，原父戲曰：『有一學究訓徒，徒誦毛詩，至委蛇委蛇，徒念從原字，學究怒而責之曰：『蛇，當讀作媿。』明日徒覩乞兒弄蛇，先生怒其來遲，欲責。徒曰：『遇弄媿者，從衆觀之；先弄大媿，後弄小媿。是以遲也。』』歐公爲之矍然。蓋歐公與拱辰同爲簡肅公壻。歐公先娶王夫人。夫人逝，再娶其妹故也。拱辰有『舊女壻爲新女壻；大媿夫作小媿夫』之戲。

**硬如鐵** 佛印建方丈成，乞東坡顏額，東坡未暇，佛印自題曰：『參禪謁。』東坡一日見之，戲續云：『硬如鐵。』佛印接云：『誰得知。』東坡笑：『徒弟說。』魯直在坐絕倒。

**二葦十八** 後魏陳留侯李崇爲尙書令，儀同三司，富傾天下；而性儉吝，食常無肉，止有葦茹，葦茹。崇家客李元佑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故，曰：『二葦十八。』聞者大笑。

忠奴孝奴 有一士夫晚年納二妾，託其友命名，友以「忠奴」，「孝奴」名之。其人曰：「忠孝誠美，然以命婢宜乎？」友曰：「有出處，」孝當竭力，忠則盡命。」聞者爲之絕倒。

——山樵暇語——

吳梅村 太倉下太常，子孫衆多而賢，額庵，麓臺，尤所鍾愛。康熙庚戌，俱以弱冠試捷南宮，泥金之報疊至；適吳梅村在座，戲曰：「彼蒼者天，當是君家門下清客耶？」太常駭問云何？梅村曰：「善探主人所欲，而巧於趨承，事事如意者，門客也；今日之天，無乃近是。」太常不覺莞爾。

——觚牘續編——

和尚出家 留都吳公，總制南粵時，揚州吳園次以同諧舊好，來遊羊城，寓長壽寺，寺僧大汕者，法筵甚侈，而道力未真，知園次爲總制重客，晨夕請見，常掀眉而言兩臺進召之類，三司應酬之密，六時并無暇逸。園次曰：「汝於此間受諸苦惱，何不出了家」，大汕報焉慚悚。此雖文人雅諷，可作禪門棒喝。

——鈕琇觚牘——

有螃蟹無通判 國朝自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嘗與知州爭

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監汝舉動。』爲其所制。太祖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使與長吏協和，凡文書非與長吏同簽書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職。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不和。往時有錢昆少卿，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嘗求補外郡，人問其所欲得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則可矣。』——歸田錄——

**羣牧吃糞** 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十餘人，蒞事于外，其罷而在院者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餼飯僧進香合以祝聖壽，謂之香錢。判院官常利其餘，以爲餐錢；羣牧司領內外功監使副判官比他司俸入最優，又歲入糞壑錢頗多，以充公用，故京師爲之語曰：『三班吃香，羣牧吃糞』也。——歸田錄——

**稀姓官** 景佑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爲一輕薄子所戲，遽前賀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媿謝之，徐問其『何以知之？』對曰：『今新制臺官必用稀姓者，故以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掌萬錫也。聞者傳以爲笑。

——歸田錄——

張存解放旋風砲。景德中河朔舉人皆以防城得官，而范昭作狀元。張存任并離事業荒疎，亦皆被澤。時有無名子嘲曰：「張存解放旋風砲，任并能燒猛火油」……

——青箱雜記——

王子涼詩。長山王子涼（叫生）爲詩好爲警牙詰屈之語，多不自解，嘗爲潘岳解，出正陳大士際泰，大士語周櫟園亮工曰：「子涼昨以潘岳解示余，久之不得其解，又有五言古語詩，必數五字讀之，始得其韻，若稍失一字，即須從頭讀起。」櫟園曰：「子涼讀子涼詩，乃槎於先生，子涼詩凡七百五十字，竟作七百五十句讀之，入手即了矣。」大士大笑。——支願集——

無眼耳鼻舌。有僧誦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黃紫芝曰：「焉用誦此，僧禿其頭，而無眼耳鼻舌，更成何物？」僧大笑。

賣鹽官不管吃醋事。浙江轉運張映璣，山東人，性寬和，善滑稽，一日出署，有婦人攔輿投呈，閱之，則告其夫之寵妾滅妻也。張作杭語，從容對曰：「阿奶，我係鹽務

官，並非地方有司，但管人家吃鹽事，不管人家吃醋事。」

館師對。有村館延師者，每七夕例設款，師亦知之，適遇七夕，師對厨中，並未庀具，因呼其徒出對云：「客舍淒涼，恰是今宵七夕。」徒不能對，以告其父，主人知其意，笑曰：「我忘之矣。」因代對云：「寒齋寂寞，可移下月中秋，」道中秋又寂然，師復命對云：「綠竹本無心，遇節即時挨不過。」其父笑曰：「我又忘耳；」因對云：「黃花如有約，重陽以後待何遲？」至重陽仍寂然，師復出對云：「漢三傑，張良，韓信，狄仁傑。」其父笑曰：「師誤矣，三傑是漢人，狄仁傑是唐人，師忘之乎？」師曰：「我實不忘，汝前唐後漢記得許熟，乃一飯而忘之乎？」——三山笑史——

不要錢嫌少。一年老令君，大書縣治之前曰：「三不要，」註之曰：「一，不要錢；二，不要官；三，不要命。」次早視之，每行下添二字：「不要錢嫌少；不要官嫌小；不要命嫌老。」見者絕倒。——窈窕偶筆——

潘巧雲活捉莽大夫。某學校歷史教員某，一日授課，本中有揚雄之名，對各學生云

：『現在書籍，頗乏佳本，魯魚亥豕，觸處皆是。』乃將揚字改爲楊字，一時傳爲笑柄，有點者嘲之曰：『翠屏山潘巧雲，死得好苦，後來莽大夫投閣而死，係被潘活捉去的。』聞者更爲捧腹。（按：楊德祖云家子云老不曉事，則楊揚同姓，未始無據。）

三平。吳興沈太學某，倅雲間，令吏取酒三瓶，寫作三平。吏曰：『非此平字。』沈即將平字脚加一踢曰：『三乎也罷。』——堅瓠集——

鬻定庵。定庵自稱鬻老定，日照許印林笑曰：『河南人以小官爲賣瓦，我山東人以爲賣定。老定之稱，殊屬不雅。』令座大笑，從此不復稱。

龔文恭公，定庵叔父，諒之曰：『吾叔讀五色書學問：紅面者摺紳；黃面者京報；黑面者稟帖；白面者知會；藍面者帳簿也。』

闌玻璃樓。太倉東門有王某者，以皮工起家，至巨富。構一樓，求吳蔡酒梅郵榜額，梅郵題曰：『闌玻璃樓，』人咸不喻其意，以爲必有出典，或以詢梅郵，梅郵曰：『此無他意，不過道其實東門王皮匠耳。』聞者皆大笑。乾隆中，鉛山蔣心餘題一醫者之堂曰

：「明遠堂。」人問其典，心餘曰：「子不聞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尤妙。

將兵將醬。今南方烹庖魚肉皆用醬，故不論大小門戶，當三伏時每家必自製之，取其便也。其製醬時必書「姜太公在此」五字爲壓勝，處處皆然；有問於袁簡齋曰：「何義也？」袁笑曰：「此太公不善將兵，而善將醬。」蓋戲語耳。後閱顏師古急就章云：「醬者百味之將帥，醬領百味而行」乃知雖一時戲語，却暗合古人意義。見隨園隨筆。

——鏡泳澄樓雜記——

蔡巨源。蜀中安給事霖，初度避生，同僚尾至所在，蔡巨源戲曰：「聞一老鼠避一瓶中，貓捕之不得，以鬚略鼠，鼠因噴嚏，貓在外呼曰：『千歲』」鼠曰：「汝豈真爲我壽；誘我出欲嚼我耳。」安遂出。

屬犬。一人極貪嘴，遇酒宴，每每吃過人之分次。一日與一點客同席，點客惡其不遜，明知其屬犬，乃故意問曰：「尊庚屬甚麼的？」對曰：「屬犬的。」客曰：「還好





端午橋小有才，充名士，好嘲弄人。猶憶有上海某中書者，發起一拒賭會，網羅名人不鮮，而尤企大力者爲之作登高呼。端時開府兩江，某中書趨謁節轅，痛陳賭害。端太息曰：『誠如君言，此花骨頭亦唐喪余不少。向者余亦嗜此，一行作吏，茲事廢矣。惟近日盛行麻雀牌，聞士大夫皆嗜之如性命，君亦能之乎？』某君曰：『中書向於各種賭經，均未入其藩籬，殊爲門外漢也。』端曰：『我猶勞髡憶之，麻雀牌中他牌通四，惟白板則五。』某君急辯曰：『大帥誤矣，白板亦四也。』端熟視某中書半晌，笑曰：『咳！足下亦個中人也；能正我之誤，大佳。』又過視在座諸僚曰：『君輩皆亦深知白板之數非五也。』語已大笑，端茶送客矣。——秋香閣筆記——

小節 郭筠仙中丞使歐洲，偶某處茶會，有西女忽覺有觸其頸者，覺其物鬆軟，奇癢不可耐，按之不得，四顧又無所見；已而復然，再三察之，始知中國欽差之花翎方左縈右拂也。又薛叔芸欽使嘗赴茶會，忽腹中鬱勃，氣達下部而出，吡嘍有聲；衆方愕視欲笑，未即發聲，一人獨端然言曰：『今日吾赴盛會，未有進益，惟於聲學，頗獲新理

。』衆聞之不能復忍，咸大笑拍掌，聲如雷。又有某公嘗赴約以飽食故，嘖噫若雷，衆咸作惡，爲置匕不食者久之，以是知小節不可不慎也。

林壽圖

左文襄暫陝甘時，閩人林壽圖爲藩司，林故工文字，雅好醇酒，並喜諧謔

，文襄時招與談飲，一日外間報某處提督至，林稱其神算，頗致佩服之意，文襄拍案自謂曰，『此諸葛之所以爲亮也。』（左夙以武侯自命，與友人書札，常署名爲今亮。）已而文襄言及時人，頗怪自稱諸葛者之多，林亦拍案云：『此葛亮之所以爲諸也。』文襄惡其輕薄。後林調任某處，竟劾罷之。

壽春亭

諸暨壽春亭先生于敏善笑，尤喜談諧，同寮中坐無車公不樂也。向來府試

監場，例留校官二人，皆以命年力強壯者，爲便於稽查之故；故先生從未監場，頗以爲歉。咸豐紀元，太守和君齡府試，忽以命先生，先生大喜，向上揖謝曰：『太尊知我尙屬有用之材，不是全廢之物。』衆皆大笑，於是端坐堂上者竟日不稍跛倚；時先生已九十二歲，人咸服其精神之健焉。會同寮公宴，海昌陳子莊，與府教授蕭山蔡二風強先生

飲酒食肉，進一巨觥，則侑肉一大爵，先生盡三十餘觥，起而笑曰：『昔孔子厄於陳蔡，飢欲死，今我厄於陳蔡，飽欲死；古今人真不相及也。』衆俱粲然。

朱棣堦

浙江朱棣堦先生，諱啓運，註籍於粵，學行高岸，人無不知。先生素攻古

文，善談諧，往往發言雋妙，傾倒一座；晚年嗜好琴，至謂精意獨得，千古無二；可稱琴皇帝。其友聞之，因鑄一玉章以勸進，其文曰：『聊以自娛；』蓋刺取趙佗傳中語以調之也。粵俗婚娶，多用朱牌書官銜以相誇耀；先生爲猶子娶親，獨屏不用，家人譖之，先生笑曰：『只索書大明皇帝耳，餘區區不足數也。』聞者絕倒。

曾國藩不信書

曾國藩嘗以暇日招吳南屏，郭筠仙，及幕友二三人飲於花園，酒半

笑謂南屏，筠仙曰：『知我莫若兩君，我身後碑銘當以相屬；平生諸事，一任兩君措飾，惟辭銘佳句，我已先成，不煩更撰。』衆請何語？曾曰：『今日不必言。』固請之，乃曰：『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幕友某乘醉請之曰：『公嘗自謂一生事業，皆從四部書得來，何云不信耶？』吳郭請問其目，某曰：『四部書者，一爲畫摹大

典；一爲滑稽寶鑑；一爲米湯全書；一爲擬經。遵而行之，已著明效，然則他書可以不信，若四部類可以不信耶。」舉座大笑，曾無以答。

聚俄鬼於一堂。路光朝，京師士大夫公議林文忠公則徐。文忠久不至。衆憤甚，索食頗急。時座客祝衛哇慶藩，善諧笑。祝謂衆曰：「亦知沈萬三有聚寶盆乎？」曰：「知之。」曰：「知沈萬三之鄰人乎？」曰：「不知。」曰：「沈萬三之鄰，窶人子也。卒歲無以爲活，謀於妻曰：『沈家有聚寶盆，試以比鄰之誼借片刻，即足吾欲矣！』妻然之，而沈固不肯；強而後可。聚寶盆以類爲招，投以少許金銀珠寶，頃刻滿盆，然環顧四壁，無可投者。其妻卽急，乃以所抱兒投之，俄頃之間，滿盆皆嬰兒也。呱呱而泣，爭相索乳，窶子頓足曰：『本意在求財，乃聚此餓鬼於一堂耶？』」衆爲絕倒！

酒色財氣。江南某相國語所親曰：「酒色財氣，不意盡萃吾門。」或請其故；相國曰：「大兒好飲，次兒好貨，三兒好色，老人訓之不聽，惟有怒氣填胸而已。」

吳稷堂 鶴沙有某姓者，幼嘗自謬爲人奴，後以居積致鉅富，大營輪煥，思借名人筆墨以爲重；會同里吳稷堂先生（省蘭）休致歸家，因以金幣乞書齋匾，先生盛情難却，而意頗不屑，乃戲書『且白室』三字與之，客見之，以出處問先生，笑曰：『子不見梨園脚本耶？凡旦白之下，果是何稱？』

張翥 張翥嘗語人曰：『吾於文已化矣。』他日學士沙刺班示以文，請易數字，苦思不就，刺班曰：『先生於文，豈猶未化耶？』因相視大笑。——元史——

陳全 明金陵陳全，負俊才；性好烟花。持數千金遊燕，皆費於平康市。一日浪遊，誤入禁地，爲中貴所執；將昇巡城。金曰：『小人是陳全，祈公公見饒。』中貴素聞其名，乃曰：『聞陳全善取笑，可作一字，能令我笑即釋。』全曰『屁』。中貴曰：『此何說？』全曰：『放也由公公；不放也由公公。』中貴笑不自制。因赦之。

底下 一樣沒有 紀文達雖一戲謔，亦令人不可思議；如有平某妻妻，公遂詩韻一部，莫不怪之，平某思索數日，始知其取平上去入四字爲謔也。又有林鳳梧來見，公問命

名之義，林曰：「生時母夢一鳳棲梧桐，故名。」公歎曰：「尊兆可謂美矣，設不幸而夢一雞盤旋於芭蕉之間，則足下之名，便不好聽矣。」真惡謔也。又散朝時，一老公留說一笑語，公沈思曰：「昔有一內童，」此句之後，不發一言，老公俟龜，移時間曰：「底下如何？」公曰：「底下一樣沒有。」聽者絕倒。

退賊策 劉柔山上封事，有「痛哭者子」；而同門友胡浮船善笑；章魯齋善大話。余一日會諸公子座上，戲謂曰：「昔唐衢善哭；陸士龍善笑，以爲兩人相見，必有一段光景。今邊塵頗急，止令柔山居左哭；浮冶居右而笑；章魯齋居中講大話，則賊自退矣。」一座絕倒——黃尊素說略——

唯庚寅吾以降 文衡山生平與靈均同；因取「唯庚寅吾以降」句爲圖畫。有一守自北方來，聞知衡山善畫，因問人曰：「文先生前更有善畫過之者乎？」或以唐伯虎對。又問伯虎何名？曰唐寅。守即耀起曰：「文先生曲已尊人如此？」人問故：曰「吾見文先生圖畫：「唯庚寅吾以降。」聞者嘖飯。」

鈔助羊肥。直隸諸屬，每遇上丁祀壘，屠戶具羊豕，學官必屢斥其瘦瘠，雖十易皆不適於用，必屠戶納資於廣文，始諾。有宰羊者，於省牲之夕，羊仍弗至，縣中飛籤促之，宰夫始徐徐入，寬衣博袖，袖中沉沉有物，吏曰：「汝職供羊，羊至乎？」曰：「至矣。」袖中出小羔，吏曰：「羔焉足祀？」宰夫曰：「另有一物，」因出鈔十餘千，且曰：「羔瘠小，此所以助羔之肥，且使之碩大也。」吏笑，宰夫岸然而去。

拆字。有以拆字稱神者，每日必有數十人集觀；一日有人書一岑字求判，術者不應，來人怒曰：「盡人皆可問，何獨斬我，詎我無錢耶？」術者曰：「言之將爲君批頰，萬不敢言，亦不受值。」衆大異之，爭爲力請決無批頰之事，術士舉筆，將岑字中間塗一巨點，但露其上下餘末，成爲冰字，笑曰：「來客將以夫人爲倚門事耳。」求卜者以手掩面，窺身而去。——畏廬瑣記——

大標在股。有浙西議員某者，起家湖縣，燭有能聲，革命後罷官歸里，自云以八千金購得投票，是捐納之議員，非應諸科甲也，蓋謂科甲者，由選舉而得，捐納者，以金



錢得也，故入場時未嘗發吻而建議，恒示人自謂有權。人曰：「既不建議，何由得權。」某曰：「彼口不彼吾股，彼縱有翻蓬之舌，而吾股不動，不肯起立而贊成之，則少我一人表決，仍歸少數，是彼口大動，仍不如吾股之小動也。」聞者大笑。

## —— 畏廬瑣記 ——

已似鬼醜。明王完虛中丞，初仕鄒平令，與章邱接壤。偶見章邱令，問公年，答云「乙亥。」回問之，亦云「乙亥。」公笑曰：「某是鄒平一害，兄便是章邱一害。」又有賀新婚回者，人問新人容貌如何？曰：「未言其貌，先言其命：辛酉戊辰，乙巳癸丑也。」蓋皆取諧聲爲戲，

翰林諺嘲 河東邢祭酒讓，以錢糧累罷官，翰林諸公，因作諺語嘲之曰：「邢先生初入翰林，夢其鄉土神賀曰：『玉皇若問人問事，只說文章不值錢。』及官太學，復夢土神賀曰：『善中青錢選，才高壓俊英。』迨錄事，又夢云：『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皆用錢字，邢甚銜之。—— 塵客新聞 ——

紀文達 紀文達公，喜談諧，朝士多遭侮弄。有某太守來謁，公見其左頰有疣，大如胡桃，訝曰：「君擁連城，統僚屬，燥燥者何以儀衆？某市有某郎中，能療此疾，願甚秘其術，必先具厚禮，徐告以情乃可。」某如言，既見，則郎中頰亦有疣，乃悟爲公所戲，恚悞而歸。

油鹽醬醋之精 諺語詞語，必須本地風光，方可解頤噴飯。有筆客生一子，豐碩肥滿，或戲之曰：「羊毫免毫，加工選料，此家用貨，非比賣門市者，安得不佳。」又有書客舉子，酷似乃翁，一人熟視之，曰：「原板初印，神氣一絲不走，其非翻刻贗本，蓋可知也。」又有一廚司舉一子，形貌甚黑，人曰：「此非炭火烟煤之氣，即是油鹽醬醋之精也。」聞者絕倒。

異日自解 葉仲子論制字之妙，因及疾病二字從丙從矢，蓋言丙燥矢急，燥急疾病之所自起也。友人故以痔字難之，沈伯玉笑曰：「因此地時有僧人往來，故從寺。」葉方拱堂，一少年不解，向葉問之，葉徐曰：「異日汝當自解。」葉復戲堂。

陳謬談諧。正統初，中官阮巨隊奉命至廣徵虎豹，陳謬官其地，從阮飲，求虎皮以歸。明日草奏，言阮多以肥壯者晏客，徒貧瘠虎，使斃諸途。阮大恐，置酒謝謬，謬酣謂阮曰：「聞子非閩者，近娶美妾，其事然否？」阮請閱諸室，謬見羣罐，知爲金珠，伴問「中有何物？」阮曰：「酒也。」謬笑曰：「吾正來索此。」遂令人扛去。阮哀慚，得留其半。

一節三分。一生員送廣文節儀只用三分銀子。廣文出對曰：「竹笋出牆，一節須高節。」生即對曰：「梅花遜雪，三分只是三分。」——雪濤諧史——

減一半。吳某選廣文，……門生各費一分五厘爲贄。吳署其門曰：「即使梅須遜雪，也該三分；唯其青出於藍，故減一半。」

打甲帳。凡交易居間者，索私贈爲之後手，又名打甲帳。馬仲良（之駿）都許墅關，出美餘市田，以贖學宮，取價稍厚，又捐俸築靈岩山探石。一時居間者皆乘之要利。或作語嘲之曰：「子路與申根同坐，子路譏根曰：「根也欲，焉得剛？」根遂曰：「由也

；不得其死然。」子路大怒，勸之夫子。夫子曰：「罪在根。」用牌書申根字，悉子夏，適子夏喪明，認字不真，驚曰：「誰人打甲帳。」——堅瓠集——

老練戲語 蘇州有一老練，人問有了希郎麼？答曰：「提起小兒，實在心酸，前回妻祖與妻父定親，說得乖成了，被一個天殺的用計促退了，致使妻父不會娶得妻母，妻母不會養得賤內，至今小兒杳然。」

宋·蒯裳 京師有市儈某者，本驢馬牙行人，以附黃驢李至巨富。一日堂成，譙土大夫，壁間有孔竇，客疑問之，答曰：「手脚眼也。」蓋工匠登降攀附置手足處。宋蒯裳在坐應聲曰：「吾有對句矣，乃頭口牙也。」合坐大笑。又萊人某者，以散官居旗，常狎一婦，婦絳其舌，持赴刑部，令急騎追之。宋適往視，戲曰：「君所謂驅不及舌。」論嚴嵩 當時論嚴介溪者不一而足，而得禍之慘則沈青霞，楊椒山爲最。沈發口外，爲督撫楊順阿嵩意殺之，楊問絞死西市。刑部諸郎相謂曰：「椒山犯何罪？而得此重典！」某郎曰：「椒山不犯律，而犯聖經，孔子曰：『直而無禮則絞。』」聞者軒渠，

傳爲口實。……——讀水錄——

面貌冊。凡歲科試，諸生面貌冊，向爲循例，虛應故事而已。胡希呂堯生視學江蘇，詳細殊甚，恐有頂冒也。常熟生員沈廷輝，年三十餘，冊填微鬚；詎先生以微訓無，凡有鬚而填微鬚者，俱不准入場，廷輝聞之曰，『吾必被逐矣』。進場之前一日，擬囑學書改正，適學書他往，尋至三更，不得已往剃頭舖將鬚刮去，旋聞鼓聲急，赴轅門聽點。及唱沈名，先生熟視廷輝曰：『此人又一頂替者，冊上填明有鬚，何以無鬚，』蓋此學書素與沈善，因學使有斥逐之信，特爲沈改微爲有，而沈則未見學書，不意反變爲無也；無可置辯，廢然而出。旋有一生素黠，亦以微鬚被斥，生故與學使強項。先生大怒曰：『汝讀書尙不知朱註：微，無也解耶？』生笑稟曰：『若然則孔子微服而過宋，脫得赤膊精光，成何體也。』先生默然，後無被逐者。

箱字題。文勤督學浙江，所命試題，如王二麻子斬綬徒流杖類，俱極巧妙。一日至敷文書院課士，山長以有事出院，因出四題：肄業生云：『至於杖下』，請考坐云：『

放於瑯琊；』肄業童云：『館於上宮；』請考官云：『處於平陸。』公謂諸生曰：『汝等知今日出題之意否？』對曰：『不知。』公曰：『橫看去，乃『至放館處』四字也。』又試金華九學同場，將出題，教職中僂集他事，語雜仲四先生；公問仲何人？曰：『武義歲貢，設帳郡齋。』遂連書九題：『武王是也，義然後取，歲不我與，進不隱賢，士志於道，仲尼之徒，四時行焉，先行其言，生之者衆。』合『武義歲進士仲四先生』九字。童生初場題，分四仲：『管仲·虞仲·微仲·牧仲。』次場，教職中耳語云：『今日恐不能再切仲四先生矣。』公即書四題：『大王，尊賢，西子，席也。』補足『設帳郡齋』之語。覆試總題：『仲壬四年。』仲聞之，謂太守曰：『宗師前後試題，勝於爲我作傳矣。』又試處州初場，府尊不到，委同知點名，次場求謁，公曰：『太尊今日纔來，』對曰：『方從省下來，不獲已，故命同知來。』公曰：『來與不來，聽太尊自便，尙有童生正場，太尊來益昭慎重。』對曰：『敢不如命。』是日七學出題：自一字至七字止；『來，醫來，遠者來，送任迎來，厚往而薄來，不遠千里而來，而未嘗有顯

者來。』經題：『七日來復，鳳凰來儀，貽我來牟，矧子來朝，禮聞來學。』以問答中多來字故也。及試童生次場，府尊奉委上省，仍委同知點名。公笑謂教職曰：『太尊今日真不獲己也，題出又其次也，委而去之，同其好惡，知其所止，來者不拒。』其敏惠類如此。又聞某方伯試士命題云：『伯牛有疾，子路請禱，充虞路問，康子饋藥，醫暈殺人，右師往弔，門人治任。』蓋其時督學新亡，方伯攝行試事故也。

莊有恭 常州莊有恭爲浙江學使，按臨杭州，有考生求給出恭假，莊疑其僞，不之許。生即曰：『生員是真有恭，何曾是莊有恭？』

喬公試吳 明萬歷末年有督學使者喬公，按臨吳郡，試士公廉，嚴毅不少假借。公瞥一目，諸生嘲之爲獨木橋，蓋况其難履也。詩謠云：『秀才擺搖搖，難過獨木橋；過了獨木橋，依舊擺搖搖。』惡投考生吟哦搖首，僉紙封其儒巾于几，或坐柱旁，即封于柱；封紙若斷，巡役攬其中去，繳卷時禿首者，另置一束，文雖佳，下一等。一黠生初冠失巾，潛繫網巾，改作末冠，繳加而出，竟無識者，後一生竇甚，在位朗吟云：『稟

上宗師大人，一個蒼蠅，在鼻上飛來飛去，痒癢不敢攪動，乞差皂隸驅逐去，待生員好做文章。」諸生聞之，哄堂大笑，封紙盡脫。不能概治，止勸是生。——王遵肱劄菴瑣語——

頭鳴 崇禎壬申，四川甘學闈按臨崑邑，待士嚴毅，時有謠曰：『秀才街上蹶，撞着甘提學；老個告衣巾，小個重上學。』有一點生，入場時置一蟬於儒巾內，頃之蟬鳴，同坐者聞其聲自儒巾中出，無不大笑；甘以犯規擊至，究其笑之故，皆云某號生員儒巾中有聲，故笑。甘呼黠生至，欲責之，黠生大聲疾呼曰：『今早生員入場被父親喚住，將一物置於巾內，爬跳難忍，生員以父命，不敢擲去。』甘怒，問其置之之故，黠生云：『取頭名之誡。』甘亦不覺失笑。

又何加焉 乾隆某科禮部會試。有某舉人甚富。以夾帶枷號。有同年友嘲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某佃戶 一富人最貪刻，凡租伊田地耕種者，必先與伊銀一百兩二百兩不等，名曰



壓莊，恐少租則將此銀扣抵，更個之日，原銀退還，惟不加利。蓋佃戶圖得田耕，而富人則得租之外，兼得利銀也；壓租之外，又有所謂上莊銀者，或一二十兩，如弟子見師長用贊敬然，否則亦不得田耕，但佃戶二三年，必尋故更換，冀另得上莊銀耳。有佃戶某，甫耕二年，伊忽換人，妻怨曰：『稔知若田不得久耕，何苦徒費上莊爲？』某曰：『雖費上莊，壓莊自在，寧不能別謀乎，但行則行矣，必欲至若家，壓若酒肉而後快。』妻曰：『若平日滴水不肯與人飲，焉有酒肉與汝。』曰：『我自自處，汝收拾先行，我往若家去矣。』比至，富人一見，即怒形於色曰：『汝何尙未移去，來自我家何爲？豈敢有意抗拒耶？』某曰：『不敢，闔家已經移去，所以來此者，一則辭行，一則有喜事奉報耳。』富人和顏問曰：『有何喜事？』曰：『昨於二更時始寢，正在欲寐未寐間，因思黎明即當起行，園中尙有蘿蔔未拔，遂用鐵鋤挖取，鋤甫入土，鏗然有聲，乃一銅盤，揭開視之，下一大甕，甕內悉屬白銀，此非喜事而何。』曰：『此汝福命，汝自取之，何爲報我。』曰：『銀上悉鐫翁名，我何敢取？』富人聞言，不覺喜形於色，命

家中出酒肴對酌。戲問曰：「汝豈絲毫未取乎？」曰：「實不敢欺，當見銀可愛已取一錠矣。」富人默付曰：「信哉是人非特見銀不隱，即取銀亦不稍諱。」於是更換美酒，另出佳肴；殷殷相勸。某已不勝酒。告辭止之。復戲問曰：「度汝必不止取一錠。」曰：「知爲翁物，奈愛心難割，當欲再取。不意賤內忽伸足，將我驚醒。至今猶快快焉。」曰：「然則汝所言者夢耶？」曰：「然，翁猶以爲實耶？」富人不禁拍案。責其欺已。某乘醉跟踏齋門而去。

風典 應候謂秦王曰：「得宛臨流陽夏斷河內臨東陽郡鄆猶口中蠶。」王莽校尉韓威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陳思王著論亦曰：「得虱者，莫不齧之齒牙，爲身害也。」嚼蝨亦有典故。可發一笑。——齊東野語——

王介甫·王禹玉珪同侍朝，見虱自介甫襟領直緣其鬚，上顧之而笑，介甫不自知也。朝退介甫問上笑之故，禹玉指以告，介甫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願頌一言。介甫曰：『何如？』禹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未可殺也，咸曰放焉。』衆

大笑。——歸田錄——

張磊塘善清談，一日赴徐文貞公席，食鯪魚·鯉魚，庖人誤不置醋，張云：『食失措。』文貞腰捫一虱，以齒斃之，血濺甌上。張云：『大率類此。』文貞亦解頰。

清客以齒斃虱有聲。妓哂之。俄頃妓亦得虱，以添香罏爐中而爆。客顧曰：『熟了。』妓曰：『愈於生吃。』

短而偃。武德中崔善爲歷尙書左丞，其得時譽，諸曹惡其聰察，因其身短而偃，嘲之曰：『崔子曲如鈞，隨例得封侯；膊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

劉賁父。劉賁父與王介甫最爲故舊，荆公嘗戲拆賁父名曰：『劉放不值一分文。』謂其名也；賁父復戲荆公名曰：『失女使成宥，無小真是姁，下交亂真如，上交誤當宁。』荆公大歎而心啣之——默記——

鍾毓。鍾毓爲黃門郎，有機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共嘲毓，景王曰：『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願請玄伯，元夏曰：『君

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

鍾會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父名繇。遙繇音同。）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爲父矯，宣帝諱懿，秦父羣，祖父實。）帝帝復問會：「羣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周孔，亦一時之懿士。」——世說新語——

潘滄浪 潘滄浪者，滑稽之魁。解逅一客，扣姓字。客曰：「僕氏陸，字伯陽。」潘哂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焉，六百羊直甚烏。」——山樵暇語——

聶崇義 國子博士郭忠恕有才學，好譏諷：屢以謗訕得罪。嘗嘲司業聶崇義云：「近貴全義曠，攀龍只作驥；雖然三個耳，其奈不成聰。」崇義應聲答曰：「莫笑有三耳，全勝番二心。」——思恕大慚！——續墨客揮犀——

韋勛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也。」——歸田錄——

死龍。龍圖閣學士世謂之「大龍」；直龍圖爲「假龍」；直學士爲「小龍」。或有得直閣久之不遷卒，因曰「死龍。」——歷史——

睡卿。七閩劇寺不同；大府爲「忙卿」；司農爲「走卿」；光祿爲「飽卿」；鴻臚爲「睡卿」；貢蓋「忙卿」所隸場務；「走卿」倉庾；「飽卿」祠祭，數頒胙醴；「睡卿」掌四夷寶貢之事。——歷史——

馬承學。吳人馬承學，性好乘馬，喜馳驟。同學錢同愛戲曰：「馬承學，學乘馬，汲汲而來。」馬即答曰：「錢同愛，愛銅錢，孳孳爲利。」

姓八姓九。楊伯博任山南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縣令朱某媼姓伍，偶諸官婦會席，既相見，縣令婦問贊府夫人何姓，答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答曰姓戚，縣令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回，朱聞之，入問其婦，婦曰：「贊府夫人云姓陸；主簿夫人云姓戚，以吾姓伍，故相弄耳，其餘夫人賴我不問，若問必曰姓八姓九矣。」朱大笑曰：「人各有姓，豈相弄耶？」令婦復出主宴。——封氏見聞錄——

王觀公。前輩有以姓名爲戲者，如陳亞有心，蔡襄無口之類甚多。劉放嘗戲王觀公云：『公何故見賈？』王答曰：『賈公值甚分文。』——齊東野語——

荀鴨。趙子昂松雪之號，本以琴名。胡子昂學趙字而號竹雪，未詳何謂？余嘗見雍雪鍊戴張碧字太碧，黃居難字樂地。慕樂天太白故也。是皆可笑。又有富家子杜四郎自號荀鴨。以比杜荀鶴。此又可笑之甚者。——山樵暇語——

張亢。晏元獻公……罷樞密副使。爲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歲。幕下王琪，張亢最爲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爲牛；琪瘦骨立，亢目爲猴，二人以此自相謔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座爲之大笑——歸田錄——

戚洞。戚學士（洞）美髯，院中呼『戚胡。』與陳司成（鑑）會宴，投漆木壺，陳顧戚曰：『戚胡投漆壺，眞胡也，假壺也。』戚應聲曰：『陳鑑看臣鑑，善鑑歎，惡鑑歎。』——山樵暇語——

父睡。嶺南風俗，相呼不以行第，唯以各人所生男女小名呼其父母。元豐中余（吳

處厚）任大理承，斷賓州奏案。有民章超，男名首，即呼章超作「父首」；章超男名滿，即呼章超作「父滿」；章全男名（？）女名插娘，即呼章全作「父插」；章庶女名睡娘，即呼庶作「父睡」，妻作「婦睡。」——青箱雜記——

姓嘲。秋官侍郎狄仁傑嘲侍郎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野僉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犬旁火也。」獻曰：「犬邊火，乃是蒸熟狗。」——朝野僉載——

余鄉人尤本盧，字梅友，原名瑞琳。余師戲謂之曰：「爾姓名皆與犬近。」尤愕然，師曰：「盧非狗乎？詩曰：『盧令令，又曰：『盧重錡，』非耶？』尤曰：『然則吾姓決非狗矣。』師曰：『尤字乃犬之鬣者也，一足鬣，故不成犬而成尤。』尤聞言怫然而去。——畏廬瑣記——

一心誤國。王呂二君，在前清咸豐朝爲福建督撫，不恤於民望，於是有人大書鼓樓云：「總督王懿德，名藏兩心，一心害民，一心誤國。巡撫呂廷孫，姓有二口；上口食銀，下口食烟。」——畏廬瑣記——

湯·日·新 明余進士田，與湯進士日新相善，余戲曰：「湯之盤銘曰，苟者君乎？」湯即復曰：「卿以下必有君者圭也。」

韓·韞·王 韓世忠輕薄儒士，常目之爲子曰。主上聞之，因登對問曰：「聞卿呼文士爲子曰，是否？」世忠應曰：「臣今已改。」上喜，以爲其能崇儒。乃曰：「今呼爲萌兒矣。」上我之一笑。後鎮江帥沈晦因敵退錫晏，自爲致詞，其末云：「飲罷三軍應擊楫，渡江金鼓響如雷。」韓聞之即悟其言云：「給事世忠，非不敢過淮。」已而自起以大觥勸之；繼而使諸將說獻，沈不勝杯酌，屢致嘔吐。後至參佐僚屬，尙既不滿，又容其傾瀉，韓怒曰：「萌兒輩終是相護。」又戲沈云：「向道教給事休引惹邊事。」蓋指其詞爲引惹也。——雙助編——

媼·相 蔡京爲太師，賜印曰：「公相之印，」因自稱公相；童貫亦官至太師，部下人謂之「媼相。」——老學庵筆記——

鐵·蛤·蜊 丞相呂大防，性凝重，寡言語。逮秉政；客多干祈，但危坐相對，終不發



一談。時人謂之「鐵蛤蜊。」——歷史——

晏安恭。晏安恭爲越州教授；張子韶爲僉判。晏美髯，人目之爲鬚晏。一日同赴郡集，晏最末至。張戲之曰：「何來晏乎？」滿坐皆笑。——世說新語——

東坡。東坡嘗與許冲元，顧子敦，錢穆父同舍。一日冲元自窗外往來，東坡問其何爲？冲元曰：「綏來。」東坡曰：「可謂奉大福以來綏。」蓋冲元登科時賦句也。冲元曰：「敲門瓦礫，公尙記憶耶？」子敦肥碩，嘗暑袒裼據案而寐，東坡書四字於其側曰：「顧屠肉案。」穆父秀雅而時有九子，東坡曰：「可謂九子母丈夫。」同坐大笑。

張璠方猶。嘉靖初張璠以議禮得君賜名字敬。時有不平者，乃以其姓名爲隱語曰：「這張弓，心勿一。佐王不正，除非撇了頭，夷三族，滅絕子孫，方洩萬民之怨。」這篇歪文字，苟就了功名。順治丁酉，方猶典試江寧。賄賂公行。士子恨之。拆方猶二字云：「一萬刀狗西。」——挑燈集異——

秦會之十客。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教其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郭知運以

離婚爲逐客；吳益以愛婿爲嬌客；施全以刺刃爲刺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爲羽客；某人以治產爲莊客；丁讓以出入其家爲狎客；曹詠以獻計取林一飛還作子，爲說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旣死，葬於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鷄絮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遂爲弔客，足十客之數。——陸放翁老學庵筆記——

徐之才。北齊徐之才封西陽王，時王訴與之才嘲戲，之才即嘲王訴姓曰：『王之爲字，有言則証，近犬則狂，加頭足而爲馬，施尾角而成羊。』訴無以對，又嘗宴客，時盧元明在座，戲弄之才姓云：『卿姓徐字，乃未人人。』之才即嘲元明姓『盧字安亡爲虞，在丘爲虛，活男成虜，配馬爲驢。』嘲元明二字，『去頭則是兀明，出頭則是元明，減半則是无自，變聲則是无盲，元明亦無以對。』

侯白。隋侯白機鋒辯捷，時莫之比。嘗與僕射，越國公楊素並馬言話，路傍有槐樹顛頽死，素乃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能。』素云：『何計得活？』曰：『取槐樹子於樹枝上懸着，即當自活。』素云：『因何得活？』答曰：『可』

不聞論語乎？子在回何敢死？」素大笑。開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參素，齋名紙至省門遇白，請爲題其姓。乃書曰：「六斤半。」名旣人，素召其人問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爲六斤半？」曰：「向請侯秀才題之，當是錯矣。」即召白至，謂何爲錯題姓名？對云：「不錯。」素云：「若不錯，何因姓出名六斤，請卿題之，乃言六斤半。」對曰：「向在省門倉卒無處見稱，旣聞道是出六斤，斟酌只應是六斤半。」素大笑之。——啓顏錄——

**夏侯悅** 夏侯豫州性極吝。晚忽好音樂，妓妾數十，無被服姿容；客至常隔簾奏樂，時呼簾爲夏侯妓衣。

**劉遵祖** 劉遵祖少爲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便取爲佐，旣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託託，而不肯舞，故稱比之。——世說新語——

**楊德幹** 伯祖虔威，虔威子德幹，高宗未歷澤商汴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

爲之語曰：「奉食三斗蘇，不逢楊德幹。」——舊唐書——

樓懷恩 樓懷恩擢萬年令，賞罰明，見惡輒取。時語曰：「縱飲三斗塵，無逢樓懷

恩，」——新唐書——

崔正熊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恒。」

官府諧目 國初朝序執政大臣謂之擎天班；玉堂清署謂之煥壁班；言官法司謂之劍鏑班；外戚謂之椒闈班；親王謂之瓊枝院，功臣將帥謂之豹首班；其餘朝臣，謂之隨班。余方述此時，有人曰：「然則今之參衆兩院。當名何班？」余未答，有人曰：「參議院宜曰黃鶴班；衆議院宜曰淋漓班。」余愕然曰：「何有此美稱。」對曰：「張某一去，則黃鶴不復反矣；不復反者，不能造反也，猶南人不復反之意。」余曰：「淋漓何謂？」對曰：「濃墨淋漓兩相麻也；墨盒一飛，墨點濺及兩議長之面，不成麻子耶？」余笑不可仰。——解醒錄——

西字臉 孝皇聖明，亦爲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郡陞辭，有宦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皇問如何不要笑？奏云：『外面有一語云：「囊上幪頭西字臉，」恐官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知州者，面大而橫闊，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壽皇一見，憶得先語，便笑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朕宮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出外曰：『早來天顏甚悅，以某奏割稱旨。』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別以動壽皇之笑也。——驪然子 拊掌錄——

大小鬚孫 孫巨源內翰從劉賁父求墨，而吏送達孫孝老中丞。巨源以其求而未得讓劉，劉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孝老誤留也；以其皆姓孫，而爲館職，故吏輩莫得而別焉。劉曰：『何不取其鬚爲別？』吏曰：『皆鬚而莫能分也。』劉曰：『既是皆鬚，何不以其身之大小爲別？』吏曰：『諾。』於是館中以孫孝老爲大鬚孫學士；巨源爲小鬚孫學士。——驪然子 拊掌錄——

張元一 周則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賞。有爲右臺御史者。則天嘗問郎中張元一

曰：『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曰：『朱前疑着綠，遂仁傑著朱；閻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蔣名作姓李千里，蔣姓作名吳桐梧；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胡御史，胡元禮也；御史胡，蕃人爲御史者，尋改他官。周革命舉人貝州趙鹿影小，起家監察御史，時人謂之臺穢，李昭德營之爲中霜毅束，元一目爲『梟坐鷹架。』時同州魯孔邱爲拾遺，有武夫氣，時人謂之外軍主帥，元一目爲『鷲入鳳池。』蘇味道才學識度，物望攸歸；王方慶體質鄙陋，言詞鈍魯，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爲鳳閣侍郎。或問元一曰：『蘇·王孰賢？』答曰：『蘇九月霜鷹，王十月被凍蠅。』或問其故，答曰：『得霜鷹俊，撻，被凍蠅頑怯。』時人服其禮物也。

納言婁師德長大而黑，一足蹇，張元一目爲『行轍方相；』亦號爲『衛靈公，』言防靈極方相也。天官侍郎吉頊長大好昂頭行，視高而望遠，目爲『望柳駱駝。』殿中侍御史元本竦膊偃身黑而且瘦，目爲『嶺南考典。』駕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身體垢膩，目爲『光祿掌膳。』會方虬身長衫短，骨面粗眉，目爲『外軍校尉。』唐波若矮短，

目爲『鬱屈蜀馬。』目李昭德爲『卒（子銳反）歲胡孫。』修文學士馬吉甫眇一目，目爲『端箭獅。』郎中長儒子祝嘏陽目爲『呷醋漢。』汜水令蘇徵舉止輕薄，目爲『失孔老鼠。』——唐駢劇談錄——

嘲京官 京師曰翰流爲豪狀，譏其驕腫而緩步也；科道爲老鴉，發聲不祥也。又以富·貴·威·武·貧·賤比六部：吏曰貴·戶曰富·禮曰貧·兵曰武·刑曰威·工曰賤也。又以喜·怒·哀·樂·分屬吏部四司：亦確。老學庵筆記一則云：吏·戶·刑三曹富饒；他曹寂寞。時人爲之語曰：『吏勳封考，三婆兩嫂；戶度尾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噴壺吃麵；兵職駕庫，敲薑呷醋；刑部扎門，人肉餛飩；工屯虞水，生成惡鬼。』

嘲翟姓 失足如何躍？無光耀不成，若非身依木，爲榿亦難行，——陳雲屋——

何敬容 何敬容，在選日嘗有一客詣之，此人姓吉。敬容問之曰：『卿與內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肅何。』

轎夫 京師口語以轎夫此四種京官：前一爲軍機，揚眉吐氣；前二爲御史，不敢放屁；後一爲翰林，昏天黑地；後二爲部曹，全無主意。雖戲謔而頗切當。范叔度前輩整，由庶常改刑部，入軍機，升御史。人戲稱爲『四夫先生。』

帝師王佐鬼使神差 清末京官冗雜，內閣六部多以輸資得官，即翰林衙門，亦因點用稍寬，散館時又不甚改汰，院中人數視嘉道年間不啻加倍；以致翰林之望闕坊，部曹中書之望補缺，非別有差使保舉者，幾乎難於河清。一時謠言，遂有帝師王佐鬼使神差名目。皆美授也。凡詞臣奉旨任弘德殿毓慶宮授讀者曰『帝師』，凡部曹中書充軍機處及總理衙門章京者，以其襄佐恭邸，（按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近年皆以恭親王領班。）故曰『王佐』；『若』鬼使』則出使外洋之員，以西人初入中國，人皆乎爲鬼子也；『神差』指神機營差使；惟滿臣得充之。

紀文達 河間紀文達公，酷嗜淡巴菰，頃刻不能離，其烟房最大，人呼爲紀大烟袋。一日當直正吸烟，忽聞召見，亟將烟袋插入靴筒中，趨入奏對，良久火熾於襪，痛甚



，不覺嗚咽流涕。上驚問之，則對曰：「臣靴內走水。」蓋北人謂失火爲走水也，乃急揮之出，比至門外脫靴則烟燄蓬勃，肌膚焦灼矣。先是公行路甚疾，南昌彭文勳相國戲呼爲「神行太保。」比遭此厄，不良於行者累日，相國又嘲之爲「李鐵拐」云。

九流三教。丙戌會試前，上念舉班久滯，命二科以前均行大挑，分一二等用。士林勇躍。逾年大吏請分別等第補缺，時爲之語曰：「九流三教，」一等用知縣，又借補府經歷直隸州州同，州判，屬州州同，州判，縣丞，鹽大使，藩庫大使爲九流；二等以學正，教諭用借補訓導爲三教也。

丁稜。盧肇，丁稜之及第也，先是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導啓詞語一出，榜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稜也；稜口吃，又形體小陋，迨引見，即便而舊詞，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頓然發汗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稜等登，」竟不能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翌日有人戲之曰：「聞君善爭，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稜等登，非爭聲邪？」盧全玉泉子——

杜延業 唐華原令崔思誨口吃，每共表弟杜延業遞相戲弄，杜嘗語崔云：「延業能遣兄作雞鳴，但有所聞，兄即須報，」旁人云：「他口應須自由，何處遣人驅使，若不肯作，何能遣之？」杜即云：「能得。」既而傍人即共杜私賭，杜將一把穀來崔前云：「此是何物？」崔云：「穀穀。」旁人大笑。因輸延業。——候白啓顏錄——

嘲尹姓 順治時有尹姓者，開罪於友，友作尹字謠以嘲之云：「伊無人，羊口是其羣，斬頭斫，減口君，縮尾便成丑，伸脚半開門，一根長橋杆，扛個冷尸靈」比唐人「丑雖有足；甲不全身」之句，更爲深刻隱切。同時有咏奚姓七字吟云：「奚，雙奚，此物奚，雖多亦奚，子之迂也奚，虞不用百里奚，如此則與禽獸奚。」

尋河覓井 人欲娶妻而不得，謂之尋河覓井；已娶而料理家事，謂之挑雪填井；男婚女嫁，財禮盜具，種種不可闕，謂之投河奔井。又云，奴僕初出時，曰走盤珠，言不撥自動；稍久，曰算盤珠，言撥之則動；既久，曰佛頂珠，言終日凝然，雖撥亦不動。

此雖俗諺實切事情。——酸耕錄——

嘲口吃。劉貢父嘲士人口吃曰：『本是「昌」徒，又爲「非」類，雖無「雄」才，却有「艾」氣。』蓋周昌，韓非，楊雄，鄧艾皆口吃也。景泰初慶陽茂彪爲御史。嘗待班。上未出時，王越與錦衣官立語。旣而彪斜越云：『御史王越，東邦走入西邦裏。』彪蓋口吃，以「班」字讀作「邦」。上大笑而頷之。同年強某，有詩戲之云：『角峨峨侍早朝，含香常得近神堯；東邦莫入西邦裏，從此人人憚茂包。』茂自呼「彪」字曰「包」。故云。——山樵暇話——

第六編 狂放類

補衡。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荊州北游許都，恃才傲逸，威否過差；見不如己者不與語，人皆以是憎之。唯少府孔融，高貴其才，上書薦之曰：『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睹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心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衡時年二十四，是時許都雖新建，尙饒人士，衡嘗書一刺懷之，字漫滅而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又問曰：『當今許中誰最可者？』衡曰：『大兒有孔文舉，小兒有楊德祖。』又問：『曹公，苟今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稱曹公不共多；又見苟有儀容，趙有腹尺，因答曰：『文若可使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其意以爲苟但有貌，趙健啖肉也。於是衆人皆切齒。衡知衆不悅，將南還荊州，裝束臨發，衆人爲祖道，先設供帳於城南，自共相誡曰：『衡數不遜，今因其後到，以

不起報之。」及衡至，衆人皆坐不起，衡乃號咷大哭，衆又問其故；衡曰：「行屍柩之間，能不悲乎。」——**關衡傳**——

**阮籍** 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往哭盡哀而去。——

**王隱晉書**——

**劉伶** 伶字伯倫，放情肆志，不可一世；惟與**阮籍**，稽康遊，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嘗乘鹿車，携酒一壺，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妻懼其中酒，每捐酒毀器，涕泣而諫，謂非攝生之道。伶曰：「善！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俱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遂飲酒御肉，隗然復醉。嘗因醉與俗人忤，其人攘袂奮拳，伶徐曰：「鷄肋不可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劉伶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略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幃衣；諸君何爲入我幃中。」——**世說新語**——

王武子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子武因其上直，率將少年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其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世說新語——

羅友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言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吃，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世說新語——

鄭文淵 鄭泉臨卒時語同輩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士，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

孫子荆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得者。子荆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爲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世說新語——

晉文帝 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與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

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世說新語——

米芾 芾知無爲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頗奇，即命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

』——石林燕說——

米元章守澠水，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目，入玩則終日不出。楊次公（傑）爲察使，因往廉焉，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郡事。』米徑前於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玲瓏，蜂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障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神畫鏤之巧，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搵得之，徑登車去。——世說新語補——

石曼卿 石曼卿任永靜軍通判日，眷官妓楊幼芳者甚厚。幼芳恃其勢自肆無憚。太守亦愛曼卿才，頗優容之。一日大會賓佐。羣妓皆集，獨幼芳不至，屢遣人促之，抵暮方來，揚揚自若。太守由是發怒，呼五伯將笞之。曼卿惶遽下階折腰請曰：幼芳姝媚

可惜！其願代受。」太守自引曼腳上，笑而釋之。——續墨客揮犀——

武億 武億字虛谷，酷嗜金石文字，惟性善哭。館學士朱瑀家，時值除夕，筠問曰：「客中度歲，何以破岑寂？」曰：「但求醉飽而已。」乃餽絲肩二，鷄一，鶩一，蒙古酒一斗，他物稱是，皆盡之；問復何求，對曰：「哭。」乃失聲大慟，比隣驚問；學士則大笑。編修洪亮吉，貳伊黃景仁時客葦下，貧不能歸，借飲天橋酒樓，遇億，招之入，億忽左右顧，哭聲大作，樓中客皆駭散。

肅親王 晚清飞公貴人嗜戲成癖。相傳肅王善善者嘗與名伶楊小朵合演翠屏山，肅扮石秀，楊扮潘巧雲，當巧雲被詞斥逐石秀之時，石秀抗辯不屈，巧雲厲聲呵曰：「你今天就是王爺，也得給我滾出去。」四座觀劇者，皆相顧失色，楊伶談笑自若，而扮石秀之善善乃更樂不可支也。叫天嘗語人曰：「我死後得我傳者，惟某王爺一人而已。」或云即肅王也。

炳成 宗室炳成，滿洲名宿也。幼勤學，無貴冑氣，尤好金石書畫，薩爲都察院筆



帖式。常蔑視上官，以爲不足與語。國初故事設有司屬員與堂上論事久，得自挾坐具，席地坐而言，此猶未入關時氈幕中舊習，後會典既未剔除，亦未聲明。一日炳故擇一長言之事，挾坐具懷典會徑見都憲，立談良久，忽設坐具於地都憲大駭，將斥之；炳以會典進，都憲辟以視，而無如何。同僚咸以爲玩世不恭云。

第七編 譴戒類

凍兒譎諫 艾子有孫，年十餘，懶劣不學，每加撻楚而不悛。其子僅有愚兒，恒恐

兒之不勝杖而死也，責必涕泣以請，艾子怒曰：「吾爲若教子，不善耶？」杖之愈峻，其子無如之何？一旦雪作，孫搏雪而嬉，艾子見之，褫其衣，使跪雪中，寒戰之色可掬，其子不復敢言；亦脫其衣跪其旁，艾子驚問曰：「汝兒有罪，應受此罰，汝何與焉？」其子泣曰：「汝凍吾兒，吾亦凍汝兒。」艾子笑而釋之。——陸灼 艾子後語——

請公入甕 唐周興用法深酷，或告興與邱神勅通謀。武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與興方推事對食，問曰：「囚多不承，當置何法？」興曰：「取大甕，外以炭炙，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如其法，因起言「有內狀推兄，請公入甕。」興惶恐叩頭伏罪。

唐書

邱凌 余每見世情炎涼，釋道尤甚。幼時嘗侍親遊一二寺觀，多有此態；歸而相語

，未嘗不慨然也。近閱張文潯雜誌，忽見一事，不覺慨然而書之。殿中丞邱凌，嘗在杭州謁釋珊，見之殊傲。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之甚恭。邱不能平，伺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凌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邪？』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凌勃然起杖珊數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奇哉！殊快人意。

——沈假 諧史——

狗·皮·道·士·傳 狗皮道士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明未嘗冠道冠，躡赤寫，披狗皮，乞食成都市。每至人家乞食，輒作犬吠聲，酷相類，家犬聞之，以爲真犬也。突出吠之，道士輒與對吠不休，鄰犬聞之亦以爲真犬也，輒羣集遶吠之，過士怒，忽作虎嘯聲，羣犬皆避易。每獨居破廟，至深夜輒作一犬吠影聲，少頃作衆犬吠聲，儼然百數十犬相吠也；久之通國之犬皆吠，而達乎四境矣。歲餘獻賊人寇，道士突至賊馬前數十步，大作犬吠聲；獻賊怒，令羣賊策馬逐殺之，道士故徐徐行，賊數策馬，馬不前，獻賊益怒，令飛矢射之如雨，皆不中；獻賊益大怒，以爲妖，親策馬射之，中其首，不

入，矢還中賊馬，馬斃；獻大駭乃已。他日獻賊僭尊號，元旦朝賊百官，忽見道士披狗皮列班行，執笏作犬吠聲，獻賊大怒，令羣賊縛之，道士乃大作犬吠聲，盈庭如數千百犬爭吠狀，聲徹四外，合城之犬聞聲從而和吠之，聲震天地，獻賊大聲呼衆，皆不聞，爲犬聲亂也，獻賊大驚而退，既退，犬聲息，道士亦不知何往。——留溪外傳——

劉墾德和珅 清乾隆時和珅當國，權傾一世，明閣魏忠賢亦不是過；結黨營私，道路側目，朝士莫敢攖其鋒者。時諸城劉文清公崇如（墾）總制百校，亦無以挫其鋒，心常銜之，癸未春首，偵知和應召入宮，偵風雪載途泥濘遍地，乃故着敝衣迎之于路，和至命人持刺高滿于前曰：「中堂親白過府賀年不遇，今降輿矣；」和無法，下轎比欲寒暄，而劉已跪地與賀，和急答之，玄裘綉襖已污穢滿身；哭訴宮闈，卒莫奈劉何。

何潤夫 何故山石世家，而生平耻爲吾人，常自詭爲江蘇人；與人言，必操蘇語。一日在某處宴會，座有蘇某，就詢籍貫，何答曰：「江蘇。」某欣然曰：「同鄉也。」詢至蒲州楊編修天麟，楊應聲曰：「吾與何前輩同籍。」某曰：「然則亦同鄉也。」楊

搖首曰：『不然，吾本老西，何前輩亦老西，渠不願居老西之名，故每冒貴省人耳，實則渠足跡未嘗至大江南也。』何愧甚，面頰俱頰，然又無可置辯，亟匆匆上車遁去。

李半仙 李半仙者，不知何許人？順治間來任邑，有幻術，士夫多與之遊。每宴集，李必與，一日會食，兩犬爭骨相牙，李闕二犬入壁，一露首而吠，一露尾而搖。衆大笑。又集某家席，有妓見李衣頗藍縷，易之；俄覺褰衣中如有芒刺，出解衣而抖，草可盈握，告所私，所私曰：『此必李所爲；』令謝罪乃免。——任邱志——

李文忠 法使施阿蘭，狡甚；雖恭親王亦苦之。公（李鶴章）與相見，方談公事，驟然詢曰：『爾今年年幾何矣？』外人最惡詢問年齡，然備於公威望，不能不答，公掀髯笑曰：『然則是與吾第幾孫同年耳，吾上年路過巴黎，曾與爾祖劇談數日，爾知之乎？』施竟踉蹌而去。自是氣餒少殺矣。

總督傲態 道咸間某公督兩粵，舟至廣州，屬員來迎；故事凡迎上官者，應跪遞手本，然上官大率謙不敢當；聞者入白，上官輒命曰：『免』，諸屬員因即不跪。某公性

極傲，接帖門子入白良久，未命免，屬員跪下不能起，相顧羞怒，更見某公自船艙中挾二妾出，指兩旁屬員曰：『是皆來迎我者。』入署後，凡屬員入見，跪拜之頃，某公竟倚胡床不爲禮。適某太守以部曹改指知府，詣省粵東，將謁督員；或告以某公傲狀，太守不之信，及入謁，則某公翹一足倚胡床，果如人言，太守忿甚，忽得一計，以刳之，因起立垂手謹白事：『卑職自京來，有面回事。』某公意必有要津傳語，不覺起坐聽所言，太守曰：『無他，只問大人在京陛見皇上時，皇上舉止何如？』某公聞之悚駭，唯唯無以對，與太守分坐接談如禮。自是驕態盡戢，不復如前矣。

**毛德昭** 毛德昭，名文，江山人，苦學至忘寢食；經史多成誦；喜大罵劇談。紹興初，招徠直諫，無所忌諱。德昭對客談時事，率不遜語，人莫敢與對，而德昭愈自若。晚來臨安赴省試，時秦會之當國，數以言罪人，勢焰可畏。有唐錫永夫者，遇德昭於朝天門茶肆中，素惡其狂，乃與坐附耳語曰：『君素號敢言，不知秦太師如何？』德昭大駭，亟起掩耳曰：『放氣！放氣！』遂疾走而去。追之不及。——老學庵筆記——

李文忠。文忠對於下屬若喜之，則必曰：『賊娘好好的稿；』（合肥土白）故屬員受文忠之罵者，無不喜形於色，自以爲紅也。（官場有紅員之稱。）一日某候補知縣謁文忠，文忠曰：『賊娘好好的稿。』某立而對曰：『卑職不敢賊大人娘。』文忠竟無辭以對。

善人。易州有一富室子，私一婦婦，其夫弟訟之州牧，州牧訊之，對曰：『吾素與其兄相善，兄死彼不能養其嫂，吾時時周卹之，彼因愧生忿，且與吾有夙嫌，故以是相誣。』州牧乃叱訟者曰：『汝以小嫌誣及汝嫂，俾爾兄蒙耻地下，誠莠民也。其歸善視爾嫂，敢再訟者當重笞。』訟者懼而退。乃顧謂富人曰：『汝誠善人也，且聽案側，視吾折他獄。』令吏以他案進，則有以欠債訟者，訊其數，對曰：『渠欠我錢六十千，三年矣，子母猶未償，吾現亦貧苦，故不得已而訟之。』訊被告者，則頓首曰：『吾非不欲償，奈力不足何？』州牧沉吟曰：『一欲緩索而不能待，一欲速償而無所出，將何以處此耶？』既而慨然曰：『是奚足慮？有善人在。』乃顧謂富人曰：『彼兩人如此艱窘

，亦爲善者之所哀也，爲代償此債可乎？」某不敢辭，亟應曰：「諾，」欲起，則止之曰：「母，尙有一案未審，盍盡此然後歸。」又提第二案至，乃一老者控其子忤逆，問子安在，則曰：「逃去矣。」州牧乃慰之曰：「爾子不孝若此，當爲責懲，以期改行。願已逃，安從覓之？老者氣憤無所洩，將鬱而生疾，可若何？」有頃曰：「得之矣。」又顧謂富人曰：「既力行善事，今代彼子受咎何如？」某頓首曰：「此事烏可代者。」曰：「何不可，此亦善舉也。」遂笞之三十。笑問曰：「尙欲行善否？吾案積山積，盍一一爲吾了之。」則泥首曰：「不敢矣。」乃釋之去。

**段廣清** 段廣清，蘇人也，前清同治間知浙江鄞縣，時以廉明稱。一日驅從偶出，遙見人如蟻簇，環立某米店門首，衆口喧騰，似有譁辯。段頗以爲詫，命二快隸往問，旋偕二人來伏與前，一自稱鄉中人，一則答店東也。鄉人供以父病來城延醫，道經某米店，誤踐其雛雞致斃，店東索賠錢九百，小人囊中僅得銅錢二三百枚，不足以償，因與爭論耳。段曰：「雛雞值幾何？乃索價九百乎？」鄉人曰：「店東言雛雞雖小，厥種特



異，伺之數月，重可九斤，以時值論鷄一斤者，厥價百文，故索賠九百，小人無以難也。『段顧米店東曰：『鄉人言真乎？』店東曰：『真』段笑曰：『索賠之數，殊不爲過，汝鄉人行路不慎，斃人之雞，夫復何言，應即還賠。』鄉人曰：『吾非不遵，奈囊資不足耳。』段曰：『汝可典衣以足之，再不足，本縣爲汝足之可也。』時環觀者嘖嘖罵縣官之昏慣，以一雞難斷償九百，胡有是理。然其時官威重，不敢詰難也。鄉人亦唯唯聽命，解衣付典，得錢三百，合囊資共得六百。段以三百補之，立以付米店東，且笑語曰：『汝真善營生哉！以一雞難而換錢九百，如此好手段，不愁不致富也。』店東而有喜色，叩首稱謝，携錢而起。段忽命之回，兩人復跪與前，段曰：『吾頃所斷，尙有未妥當處，汝店東之雞，雖飼數月而可得九斤，實則未嘗飼至九觔也，謬有云：斗米觔雞，飼雞一觔者，例須米一斗，今汝雞已斃，不復用飼，豈非省却米九斗乎？雞斃得價，而又省米，事太便宜，汝應以米九斗還鄉人，方爲公允。』店東語塞，乃遵判以米與鄉人，鄉人負米去。時觀者一片聲喧，頌神明妙斷，又嘲罵店東。店東顏色赧然，不敢住足云。

第八編——紙繆類——紙漏類——

殷浩。殷浩既廢，其後桓溫復欲以爲尙書令，先遣書告之，浩欣然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凡數十次，竟達空函；溫怒絕之。——世說新語——

樂不思蜀。

司馬文王與禪宴，爲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爲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

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而况姜維耶？』

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

，不思蜀。』郤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

乃心西悲，無日不想；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耶？』

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漢晉春秋——

張丞相。

張丞相好草書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

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姪錄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也。』

丞相熱視久之，亦不自識，詬其姪曰：「胡不早問？致余忘之。」

——王闢之灑永燕談錄——

單狀可笑。筆談言：洛京留臺有舊案，言國初取國簿法仗。報言「本司甫簿因清

泰間末帝將帶逃走，不知所在。」人傳以爲笑。今登聞鼓院，初供職吏具須知單！狀釋

「本院元管鼓一面，在東京宣德門外被太學生陳東等擊碎，不曾搬取前來。」正與此

相類。皆可資捧腹也。——齊東野語——

白席。北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韓魏公自樞密歸鄉，

赴一姻家禮席，偶取盤中「荔支欲嚼之，白席者遽唱言曰：「資政喫荔支，請衆客同喫

荔支。」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席者又曰：「資政惡發也，却請衆客放下荔支

。」魏公爲一笑。惡發猶云怒也。——老學庵筆記——

麻陽陋俗。蔡君又談一極可笑之事；言湖南麻陽縣某鎮，凡紅白事，戚友不送套禮

，只送分銀，始於一錢，而極於七錢；蓋一洋之數也。主人必設宴相待，一錢者只准食

一菜，三錢者三菜，五錢者徧徹，七錢者加筵；故賓客雖一時滿堂，少選一菜進，則堂隅有人擊小鉦而高唱曰：『一錢之客請退。』於是紛然而散者若干人；三菜進，則又唱曰：『三錢之客請退。』於是紛然而散者又若干人；五錢以上不擊，而客已寥寥矣。此事未見虛實，而窮荒陋俗，容或有之，余思此堂隅之高唱者；或猶是古人白席之遺。

——兩般秋雨盦——

鬼子止 南朝謂北人曰愴父，或謂之虜父。南齊王洪軌，上谷人，事齊高帝爲青冀二州刺史，勦清涼州，人呼爲虜父使君。今蜀人謂中原人爲虜子，東坡詩『久客厭虜僕』是也。因曰北人仕蜀爲者虜官。鬼子止爲三菜寸，民有訟資官縣尉者曰：『縣尉虜官，不通民情。』子止爲窮治之，果負冤民，既得直，拜謝而去；子止笑諭之曰：『我亦虜官，汝勿謂虜官不通民情。』聞者皆笑。——老學庵筆記——

米言 燕里季之妻，美而蕩，私其鄰少年，季聞而思襲之。一旦伏而覘焉，見少年入室，而門扃矣。因起叩門，妻驚曰：『吾夫也，奈何？』少年顧問『有庸乎？』妻曰

：『此無庸；』曰：『有資乎？』妻曰：『此無資；』『然則安出；』妻曰：『壁間布囊曰：『是足矣。』少年乃入囊，懸之牀側曰：『問乃則給以米也。』啓門納季，季逼室中求之不得，徐至牀側，其囊累然而見，舉之甚重，詰其妻曰：『是何貨？』妻懼甚，囁嚅久之不能答，而季厲聲呵問不已；少年恐事露，不覺於囊中應曰：『吾乃米也。』季因撲殺之，及其妻。艾子聞而笑曰：『昔石言於晉，今米言於燕乎？』

——陸灼。艾子後語——

**鷄總督** 鷄總督征倭失事，下獄死。曾受園子桐鄉，計無所出，唯拔庭中草以消永日。及園解，庭中草無半莖。人傳爲笑。——黃尊素說略——

**京都儒士** 近者京都有數生會宴，因說人有勇怯，必由膽氣，膽氣若盛，自無所懼，可謂丈夫。座中有一儒士自媒曰：『若言膽氣，余實有之；』衆人笑曰：『必須試，然後可信之；』或曰：『某親故有宅，昔太凶，而今已空鎖，君能獨宿於此宅一宵，不懼者，我等酌君一局；』此人曰：『唯命。』明日便往，實非凶宅，但暫空耳。遂爲置

酒果燈燭於此宅中；衆曰：「公更要何物？」曰：「僕有一劍，可以自衛，請無憂也。」衆乃出宅鎖門却歸。此人實法儒者，時已向夜，擊所乘驢別屋，奴客並不得隨，遂向閣宿了，不敢睡，唯滅燈抱劍而坐，驚怖不已，至三更，有月上，斜照窗隙，見衣架頭有物如烏鼓翼，翻翻而動，此人凜然強起，把劍一揮，應手落擘，磕然有聲。後寢無音響，恐懼即甚，亦不敢尋究。但把劍坐，及更，忽有一物上階推門，門不開，於狗竇中出頭，氣休休然，此人大怕，把劍前斫，不覺自倒，劍失手拋落，又不敢覓劍，恐此物入來，牀下踰伏，更不敢動，忽然困睡，不覺天明，諸奴客已開關至閣子間，但見狗竇中血淋漓狼藉，衆大驚呼，儒士方悟，開門尙自戰慄，具說昨宵與物戰爭之狀，衆大駭異。遂於此壁下尋，唯見席州半破在地，即夜所斫之烏也；乃故帽破敵，爲風所吹如鳥動翼耳；劍在狗竇側，衆又遶堂尋血蹤，乃所乘驢已斫口喙，唇齒缺破，乃是向曉因解頭入狗門，遂遭一劍衆大笑絕倒，扶持而歸。士人驚悸旬日方愈。

——  
皇喬氏。原化記——

推事。某府地方審判廳推事某，目不識丁，昧於折獄，因夤緣力大，得充斯職。一日理一訟案，甫升座，見文牘累累，大爲捏汗，遂急下逐客之令；推訟人而出曰：『快去快去。』訟人詰以何故？某曰：『子係本廳推事，照章不負責任；無論何案何事，顯訊則訊，不顯訊即推之門外。因子官名推事，遇事不得不推，以推了事。子豈好推哉，予不得已也。』聞者無不噴飯。

山東某令。江寧藩司長遠帆（祿）方伯，觀察山東時，言夏日有某令分發到省，初次謁撫軍。故事凡僚屬初見長官，例須服蟒袍補服，雖酷暑不得免掛；維時正當炎夏，某令汗流浹背，熱不可當；因持所携團扇舉臂狂揮。撫軍曰：『何不寬掛？』令曰：『是，是，』遂令僕輩代爲除之。既而揮扇如故。撫軍笑曰：『何不解帶寬掛？』令曰：『是，是，』因離座次第去之；歸座談笑益豪，舉動益肆，不覺將扇以左右手更遞互揮，逢逢有聲。撫軍不能忍，睨而戲之曰：『何不並褪衫寬之，較爲爽快？』令應聲解之。撫軍隨拱手請茶；左右傳呼送客；令倉卒無所爲計，急取纓冠戴諸頭，而以左腋夾袍。

服，右肘挂念珠，攜短衣，踉蹌而出，如雜劇中扮演小丑登場狀。官舍寅僚，署中役吏，見者皆吃吃笑不可仰。翌日而預令同籍學習之示頹矣。令之狂態固可哂，而某撫軍真可謂惡作劇哉。

愚益嚴文靖（訥）柄政時，留故人飯。其人惟魯村俗，故作謙退之狀，避席謂曰：「須相公入內乃敢坐。某何人？敢當件食宰相。」又一參幕索沈太史薦牘致御史。御史問「太史近况。」其人鞠躬對曰：「太史近來無所不爲。」蓋其意本欲言「無一事不佳」也。御史大笑而起。——桐下聽然——

兩廣總督部堂慶 廣東山中產一種鱉，土人名爲山菜，味極腴美，老饕皆嗜之；然所產絕少，得之頗不易。慶成督兩廣時，尤喜此味。屬員探知所嗜，不惜重價而沽，幸而得之，磁鉢中滿貯清水，養鱉於內。遣幹僕星夜馳獻，習以爲常。慶獲之，無不喜動顏色。一日有某令遣人獻一磁缸，缸上封識用紅紙簽大書「兩廣總督部堂慶。」初不知爲何物？及啓視，乃一鱉也；游泳水中，悠然自得；慶不覺大喜。署中人亦附和之，幾



至哄堂。明日銜期，與司道談及，猶笑不可止。某令聞之，恐制軍疑其有意侮辱，驚惶無措，急進省謁見兩司，求爲解圍。兩司謂制軍以爲笑談，並不嗔怒，毋庸求見也。令乃回任。然自此廣東人呼警爲總督，蓋猶以此爲笑謔云。

阿二弗會偷 昔戲劇中有一笑談；竊人子得三十金，無安置之所，藏之欄下，恐人之竊去也；乃標題其上曰：『此處無銀三十兩。』對門居之阿二賭其標題語，竊其銀去，又恐人之知其竊也，亦標題其上曰：『對門阿二弗會偷。』

吳瞎子 吳總戎再升，眇一目。每戰必先登，賊畏之，呼爲吳瞎子。嘗延僧追薦先人，僧請三代諱氏，張目不能答，急召文案委員令撰一好名字與之。聞者捧腹。

論貧士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東坡）偶讀淵明歸去來詞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徵；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馬后夫人見大練以爲異物；晉惠帝問民飢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聊爲好事者一笑。永叔非言孟

郊詩『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縱使堪織能得多少，——東坡志林——

策謬 某郡學試貢監錄科，策問姚江學術。一監生對云：『有謂姚之學勝於江者；有謂江之學勝於姚者，兩說並存，似難分其優劣。』閱者大笑。

子宮 鮑武彞以行伍起家，官至湖北提督，錫封一等子。嘗於壘中建築邸第，及落，將揭一匾，門客咸謂爵列五等，即爲古之諸侯，諸侯所居曰宮，不必稱第，宜稱宮；而宮之上有數字，頗難著筆。方擬議間，一客忽曰：『可直書子宮二字，其他官秩，可括之矣。』遂命匠製匾，匾成，將懸之；有黠者見而大笑，語客曰：『子宮二字之釋義。果如何者？』於是衆大悟，乃止。

勿忽枕上語 劉髦二子俱登進士。長媳入京，公送登舟，以手援之，人見而笑。

曰：『何笑我乎，若跌入水，尤可笑也。』次媳入京，公適臥疾，呼之床前，而以手拍枕曰：『老年頭畏風，速買一帕寄回。』明日登程，諸親舉會，忽又呼媳曰：『忽忘昨夜枕上之囑。』衆駭然。問其故，乃始撫掌。

誤用虛字 用虛字誤，不惟不通，有足令人噴飯者，亡友高媿室生時，嘗語余曰：『有人作家書與其兄，時同居疫死一人，而居肆中肉價大貴，佃戶不足，新僱一人充之；又其嫂將分娩矣，如是瑣瑣者，亦易了事也。乃其弟好用虛字，其書曰：『同居死了二人，其肉賣至一百七八十；家中新添一個戶；嫂嫂所以肚子又胖矣。』用一其字，用一所以字。其兄大驚，即報書曰：『家醜不可外揚，人肉豈容亂買？』兄冒失而弟荒謬，真令人絕倒。——《畏巖瑣記》。

蒙師不識茄字 朱復繹云：一蒙師在館中，偶與客小飲，食茄子。其徒忽問曰：『茄字如何寫？』師愕然未語。一客曰：『草字頭着加字。』師誤爲家字，毅然曰：『要曉得蒙字原出在易經，「非我求童蒙；（讀茄下同）童蒙我求。』客曰：『非此家字。』師復誤爲佳字。恍然曰：『是已春秋不云乎？』鄭國多盜，取人於佳（茄）李之澤。』客曰：『亦非也。草頭下一勾一撇着口字。』師將指畫作勺口字。喟然曰：『忘之矣。』禮記開卷即云「臨財毋苟（茄）得；臨難毋苟免。』客曰：『草頭下一勾一撇不是這

樣寫？」師又疑思，復認爲刀口字，因厲聲曰：「汝讀詩經，如何不曉得詩經上有莧（茄）之華乎？」客曰：「又誤矣，只是草頭下一個力字，一個口字耳；」師猛然想作立字，乃搖手瞪目，顧其徒而言曰：「可見凡人，不特五經常熟，即二典亦須博通，我每晨持誦金剛經，見有這個菩（茄）字，所云：『須菩（茄下同）提於意云何？佛告須菩提：』至梁皇懺則云：『南無（讀如字）菩薩，摩訶薩。』相與闕堂大笑。曾見謔浪編載尙書趙從善之子希蒼，官紹興日，庖人請判食單，欲食燒茄，問吏茄字；吏曰：「草頭下着加字。」即援筆書蒙字。時人笑曰：「燒蒙，」則知以蒙作茄，亦不始此西席也。

**紫菜** 閩人讀茄如橋，橋者，閩語勢之別名也；對婦人言，恒名茄曰紫菜，舊有婦人行道，問路於輕薄子；輕薄子曰：「自某紫菜，轉入某紫菜，再登一紫菜，南嚮有門者是也。」解人不解。而聞者已捧腹。——瀟水燕談錄——

**沈同和** 沈同和假元事露，房師韓參嶺遼之私宅。出「士僧茲多口」試之。終日不成一字。謂韓僕曰：「何不出經題而出論題耶？」衆爲掩口——黃尊素說略——

## 三、駢

中和里，僻陬也，居民多老死不見官府。相傳里中有三駢云。其一赴縣廳里

役，晨起，族長趣偵令出視事。未時令方釋圓領袍服袴襪，據案而坐。駢子從門屏遙窺

一過，忙忙歸報族長曰：『官人未出，惟夫人坐堂上耳。』族長譏曰：『豈有是哉？』

駢子曰：『吾親坐堂上者，上服綵披袂，而下紅裙，非夫人誰也？』蓋遙瞻案帷爲女裙

，而因以袴襪爲披袂也。其一爲郡吏，長吏令人署承篆，駢吏直入守以內，守夫人方在

沐，駢吏啓戶，搖手屈夫人授篆；夫人大驚走避，使人白守；守怒扑之，駢吏起，拊其

髀肱曰：『是何人家？即犬無一吠者耶？』其一直郡筭庫，郡守退食，其子從旁睨之出

，大詫，語其兄曰：『原來官人吃飯，亦與凡人同也。』兄呵之曰：『咄，官人非人也

』。——耿定向權子——

## 智者

弘治中吾郡有一豪子，以事官之急，竄匿不出，官捕百計索之不能得。或言

鄉耆某，多智數。官延訪之；耆乞屏左右，乃曰：『欲得之，須用老子，』官曰：『老

子已在此矣。』耆意蓋用欲取先予之術；官所云謂已執其父也。耆曰：『不是者個老子

？』官曰：『正是者個老子；』善又白如前，官終不悟；即叱之退曰：『者蠢物尙謂人有兩個老子；何智術之有？』——祝枝山 猥談——

陸東· 有朝士陸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用於朝廷一時之旨，今此人應配矣；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改特刺字爲准條字，再黥之。頗爲人所笑。後有荇東之才於兩府者，石參政聞之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草者乎？』——魏泰 東軒筆錄——

益州長吏· 唐益州每歲進甘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其不敬，代之以細布；既而恒恐有甘子爲布所損，每歲多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爲推布裹甘子事，因大懼曰：『果爲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叙以布裹甘子爲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學，有文才，知名當代。——劉肅 大唐新語——

剛毅· 剛毅爲刑部尙書，上官日與司員言稱『皋陶爲舜王爺駕前刑部尙書皋大人陶

』，（陶讀本者）此事早膾炙人口，而不知猶有令人發噱者。其在刑部日，提牢廳每報獄囚瘕斃之稿件，輒提筆改爲瘦字，且申斥諸司員不識字。諸司員咸匿笑而已。在軍機時，四川報奏剿番夷獲勝一摺，中有『追奔逐北』一語，剛覽摺忽大怒，謂『川督何小心至此，奏摺可任意錯訛耶？』擬請傳旨申斥，衆詫而問之，則曰：『此必逐奔追比之訛；蓋因逆夷奔逃逐而獲之，追比其往時掠去漢人之財物也；若作逐北，安知奔者之不向東西南而獨向北乎？』翁常熟在旁忍笑爲解其義，剛終搖首不爾然。

東坡 王介甫與東坡論揚雄投閣，爲史臣之妄劇；秦新美亦後人誣託。坡曰：某亦疑此，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

祁世長 江寧梅郎中壽祺，隨劉芝田中丞瑞芬出使英法，差竣回國。是日到署餞差，詣堂上謁見文恪，長揖侍立。文恪詢姓氏籍貫訖，卒然問曰：『君在驚波駭浪中前後至四年有奇，亦良苦矣；今日復覩陸地，樂否？』梅對曰：由英回國，海行不過月餘程，中間亦尙登陸換船，非盡水行也。文恪愕然曰：『然則英國亦竟有陸地耶？亦有室

應可居，殺業可登，如吾人世界耶？」梅忍笑而應曰：「唯唯。」文恪亦笑曰：「吾今日如讀未見書矣，向謂君等出使外國者，皆終歲居處舟中，不得見一片土地，今乃知其誤也。」皆下相傳以爲笑談。

多憂 沈屯子偕友人市聽打談者，說楊文廣圍困柳州城中，內乏糧餉，外阻援兵。盛然踊歎不已，友拉之歸，日夜念不置曰：「文廣圍困至此，何由得解？」以此邑邑成疾。家人勸之相羊垌外，以紓其意；又忽見道上有負竹入市者。則又念曰：「竹末甚銳，衝上行人必有受其戕者。」歸益憂病，家人不得計，請巫，巫曰：「稽冥藉，若來世當輪迴爲女人，所適夫姓麻哈，回夷族也；貌陋甚。」其人益憂病轉劇。媿友來省者慰曰：「善自寬，病乃愈也。」沈屯子曰：「若欲吾寬，須楊文廣解圍；負竹者抵家；又麻哈子作休書見付，乃得也。」夫世之多憂以自苦者，類此也夫。○劉元卿 應詩錄一 昔康熙時一老侍衛直乾清門數十年，清寒甚。康熙帝見而憐之，因授爲荊州將軍，留下，妻子皆狂喜，而某獨不樂，戚友來賀者，皆對之痛哭。駭問其故。則曰：「荊州



要地，東吳之所必爭，以瑪法之智勇，尙不能守，何況於我？此去必死於東吳之手矣。」衆知其不可理喻，咸匿笑而已。然此人猶能讀三國演義；猶自知才力之不勝，在今日飛鷹走狗之徒上萬萬矣。（瑪法者滿語神貴之稱）

不通之御史。雍正五年，知縣錢以瑛行取入都，補授御史，引見條奏三事：一請飭各省督撫勸令尼姑還俗；一民間養女至二十歲外者請飭督撫諭令速行擇配；一民間闕殿每起於數十文之小，請有司於境內查明給與錢文以息爭端。旨鄙瑣不通，不勝臺諫，著以主事原銜勸令致休。條奏發還。

煤·院·御·史。清雍正間凡滿漢科道皆令輪班奏事，如曠職者，立加罷斥。有滿洲御史某，奏禁賣煤人母許橫騎駝背，以防顛越。上斥其官。時傳以爲笑柄，謂之煤院御史云。滿·御·史。滿洲入仕之途甚寬，各部院筆帖式目不識丁者殆至多數，循資比奉，亦可至員外郎中，然不能得京察一等，無外補之望，乃以保送御史爲出路。朝廷視滿御史甚輕，但保送即記名，不必考試也。故滿御史多不能執筆作書，間或上疏言事，亦他人爲

之捉刀。光緒甲午冬，東事正亟時，一日早朝，福山王文敏在午門外與同列論及軍事，太息曰：『事急矣，非起檀道濟爲大將不可』；蓋指畫福祥也。一滿御史在旁聞之，殷殷問檀道濟三字如何寫？或書以示之，次日即上奏請起用檀道濟。又有一御史上疏力保孫開華。不知開華已死數年矣。又某京堂上奏，言日本之東北有兩大國，曰緬甸。曰交趾，壤地大於日本數倍，日本畏之如虎。請遣一善辦之大臣前往該兩國與訂約，共擊日本，必可得志云云。清德宗閱此疏甚爲震怒，將降旨斥革。恭忠王在側言如此將使滿洲大臣益爲天下所輕。乃止。

虞任。虞任者，艾子之故人也。有女生二周，艾子爲其子求聘，任曰：『賢嗣年幾何？』曰：『四歲』。任聽然曰：『公欲配吾女與老翁耶？』艾子不解曰：『何也？』任曰：『賢郎四歲，吾女二歲，是長一半年紀也；若吾女二十而嫁，賢嗣年四十，不幸而二十五乃嫁，則賢嗣年五十，非嫁一老翁耶？』艾子知其愚而止。——艾子後語——

劉公一紙書。清嘉慶朝陽湖某，由進士起家而躋卿貳，其鄉人乞其一札爲塞士先導。

；用晉劉宏傳『得劉公一紙書，勝於十部從事語。』此君復牋云：『劉公何人？見居何職，祈開示，以便往拜。』人傳以爲口實。此與謀殺杜少陵故事奚異？不謂士大夫之空疎，較屠沽兒尤甚。

莊虞山 莊虞山總戎芳機，入覲回，告人曰：『我此行幾誤事，入見時，上問汝自江南來時，可見過蔣攸銘？我對曰：『沒有』，三問三對如前。上變色曰：『汝太湖塗，豈有江南武官來京，而不向江南總督辭行者乎？』我急對曰：『有有有。』上容稍霽，語畢即出，而渾身汗透矣。人詰其故。莊曰：『我只曉得江南總督，或蔣中堂，他從來沒有名帖拜我，我又未曾請他寫過一聯一扇，那知甚麼蔣攸先蔣攸後乎？』

落地 一舉子赴京會試，僕挑行李隨行。行到曠野，忽狂風大作，將担上頭巾吹下，僕大叫曰：『主人帽子落地（地第同音）了。』主人心下不悅，囑曰：『今後莫說落地，（第）只說及地。（第）』僕頷之。將行李捆好，將帽用繩拴緊曰：『如今憑你走上天，再也不會及地第了。』——糜瓢集——

風熊最佳

乾隆間，旗人某鉅公方柄政，其門人趙琦，外簡蘇州遺缺府，臨辭，某

公謂前得袁子才來信云：『江南之風熊最佳，幸爲我購一具來。』趙唯唯，及抵蘇，四出訪購，匪特無此物品，且亦無此名目，趙大窘，乃託人賄某公之親信僕役，檢出袁子才原信，內有『江南尤物，風熊梅佳』二語；蓋與鉅公論置妾事也，此公漢文既淺，目又昏眩，誤尤爲有，誤熊爲熊，遂使趙君受聽。乃買風肉風魚風雞等物，以塞其責。

鬼亦不識蟹 關中無螃蟹，元豐中……陝西開秦州人家收得一乾螃蟹，土人怖其形狀，以爲怪物，每人家有病瘵者，則借去懸門戶上，往往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續暴客揮犀——

趙鼻涕 臨安令有趙鼻涕者，以其罷軟，故得此名。民有錢德明者，持狀赴告，狀稱錢德明，年若干歲。趙怒命行笞。民不服。曰：『汝欺我，不稱今年若干歲，而稱明年何也？』趙蓋以德爲民名，而明字屬下文。聞之不覺捧腹。高心田說，今追記之。——馮夢楨快雪堂漫錄——

梁門四科 言語居一；蓋出話稍不檢點，即錯誤矣。汪稼門先生志伊，總督浙閩時，性嚴厲，僚屬進見者，無不惴惴。陳毅堂督造軍工廠戰船工竣，例歸總督驗收，鹽道麟公祥，素謹慎，恐陳公辭有舛錯，囑道庫大使達泰曰：『子妙於言語，可幫同陳公應對，免致觸忤也。』泊總督驗船，見工堅料實，頗為嘉予，達隨之行，先意承志，喋喋據言，總督色甚和，鹽道心亦甚喜。比驗及貯淡水之井，總督笑曰：『井甚深，恐小孩子跌下須淹死矣。』達遽對曰：『不然，即大人跌下亦要淹死。』同行之官無不匿笑。總督色莊而去。事畢麟公呼達至官廨誶責之曰：『好好一篇文字，被汝鬧壞。』達俯首引咎而已。次日銜參，麟公兒總督先謝不敏，總督曰：『我並不計較及此也。』麟公退，又呼達告誡之。遂同謁巡撫王毓香，中丞紹蘭，巡撫忽問及漳州鹽商王夢蘭虧課事。麟公心恨此商，即對曰：『王紹蘭乃一奸惡之小人也，不革王紹蘭，鹽務無從整頓；不辦王紹蘭，羣商無所畏懼。』娓娓數百言皆斥王紹蘭而罵之。藩臬兩司，初以目示之，不悟；繼微拽其衣，仍不悟。巡撫乃微笑曰：『是王夢蘭也。』麟公始恍然大悟。慚愧

起立謝罪。既出官廳，中有傳其事者。達乃合掌誦佛號曰：「報應，如是之速哉。」合座大笑，麟公後官至倉場總督。——達泰——

夏徵舒是縣令先祖。清同治初，曾望顏爲陝西巡撫。首縣爲唐李杜，字詩甫，四川進士，善滑稽者也。有山西賈夏姓者，營業於陝西省城，頗殷裕；忽動官輿，入賈爲縣令，分發陝西。人謂之曰：「汝初入仕途，一切未諳，宜聘一富有經驗之通人，而朝夕請益焉，庶不爲人所笑。」夏然之。到省之日，例須隨衆銜參，至撫署官廳甫入門，衆見其舉止矯揉造作，已固美矣。忽首縣唐問曰：「貴姓？」曰：「夏，」唐乃上其手而作莊容曰：「從前有位夏徵舒，是府上何人？」夏見鄭重而言，以爲必顯貴者；遂卒然對曰：「是先祖。」唐一笑頷之。須臾銜參畢歸寓，所延之友問曰：「今日作何事？作何語？」夏曰：「中丞未見，明日須再往，他無所語，惟在官廳有首縣問我夏什麼舒是府上何人，言時作冥想狀。」友曰：「夏徵舒也，」夏曰：「然」友曰：「爾何答？」夏曰：「我見其高舉兩手，鄭重而出，即對曰是先祖，」友曰：「壞了壞了。那徵舒是

個龜子子，爾如何說是先祖。」夏大怒罵，即欲赴首縣理論；友曰：「明日仍須上院，必仍見之，何必急急。」次日一見唐即撲唐身，揪其領而罵曰：「你爲何罵我龜子子？」唐曰：「諸公皆在此，我何嘗開口，而彼謂我罵他爲龜子子。諸公聞之乎？」夏愈怒，欲揪之見中丞，衆勸不聽，揪至二堂口，文選官遂以狀白中丞，命傳二人入。曾問唐，唐曰：「請大人問夏令可也。」曾遂問夏，夏曰：「唐令罵卑職龜子子。」曾曰：「願問其詳，」夏遂以昨所問答陳之。夏微舒之微字，終不能記憶也。曾笑曰：「是爾自認，非彼罵也。」命選官導之出，隨即懸一牌示，大致謂「夏某咆哮官廳，尙可想；胸無墨汁，何以臨民？若回籍讀書」云云，夏見之氣結不得伸，鬱鬱而已。人笑之曰：「一個龜子子，斷送一縣令。」此張悟基茂才云。

**絕大金輪** 左文襄在甘肅時，一日值盛夏，解衣臥便榻上，自摩其腹；一材官侍側，公顧之曰：「汝知此腹中所貯何物？」對曰：「皆魚翅燕窩也。」公笑叱曰：「惡！是何言？」則又曰：「然則鴨子火腿耳，」公乃大笑而起曰：「汝不知此中皆絕大經綸

耶？」材官出語同曹曰：「何等金輪？能吞諸腹中，况又爲絕大者耶？」聞者咸捧腹。全權之形像。道光間琦靜庵（善）中堂政聲卓然，然不學無術，卒爲清議所擯。其督直隸時，奏摺中有云：「該洋人呈閱所謂全權，其式圖，而上有斑文，近似符籙。」蓋不知全權爲何物？且誤以洋文爲符籙也。聞者皆匿笑之。

李鴻章。李至倫敦時，於英故將軍戈登之紀念碑下表敬意，將軍之遺族感激之，以極愛之犬爲贈。此犬蓋於各地競犬會中得一等賞者也。以此贈李，蓋所以表非常之謝意；不意數日後得李氏謝柬中有云：「厚意投下，感激之至，惟是老夫耄矣，於非食不能多進；所賞珍味，感欣得沾奇珍，榮願有幸」云云。將軍之遺族得書大詫。報紙喧騰，傳爲笑柄。

姜桂題。姜桂題一介武夫，政治之良窳，生平何曾夢見？姑就其要挂麵之笑史言之：姜在山東時，楊士驤撫魯，姜往謁之，楊留譚，席間姜欲食挂麵，楊書一名條，姜見大駭，急呼曰：「如何拿我的名片要挂麵？」楊急以此條付僕役，未幾即取挂麵至，姜



大驚莫明其妙，急詢楊，楊曰：『我寫要挂麵，非爲姜桂題也。』姜遂出己之名片與該條對證，良久始知要挂麵三字與姜桂題筆墨大同小異，遂大笑不止，魯人傳爲笑談。

但中庸 姓但者音若檀；近歲有嶺南監司曰但中庸是也。一日朝士同觀報狀，見嶺南郡守以不法被劾，朝旨令但中庸根勘。有一人輒嘆曰：『此郡守必是權貴所主。』問何以知之，曰：『若是孤寒必須痛治，此乃令但中庸根勘，即是有力可知。』同坐者無不掩口。其人惛然作色曰：『拙直宜爲諸公笑。』竟不悟而去。——老學庵筆記——

馬從一 紹聖，元符之間，有馬從一者，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漕謁，一見怒甚，即叱之曰：『聞汝不識，未欲按，汝何以不亟去，尙敢來見我也？』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蓋初誤爲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爲笑。——

老學庵筆記——

東坡。東坡曰：『予昔在岐下，聞河陽猪肉甚美，使人往市之，使者醉，猪夜逸去，質他猪以償；客皆大詫，以爲非他產所及，旣而事敗，客乃大慚。』

碰釘子。趙次珊自言爲某省臬司時，一新到省縣令，年少美丰姿，以爲孰跨也。趙曰：『君年少丰采，何以不驚學問，求功名？而來聽鼓。』正擬端茶送客，縣令忽欠身起曰：『卑職已念過書。』異之曰：『秀才乎？』曰：『然，已倖中矣。』趙顏微頷曰：『舉人乎？』曰：『然，已會過矣。』趙益驚曰：『然則老兄進士乎？』曰：『然，已倖點爲庶吉士，今以截取知縣來求大人栽培耳。』趙大窘，頸顏俱赤，亟起身拱手謝之，

晉惠帝。孝惠黷駭，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臣在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恂·郭·橫·，貨賂公行，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晉書

劉道隆。宋武帝嘗稱謝超宗殊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坐，出候超宗曰：『聞君

有異物，欲覓一見。』謝曰：『懸磔之室，何得異品耶？』道隆武人，正觸其父諱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至暗待不得而去。』

世說新語——

不識生兵 金主亮南侵，命葉義問視師江上；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問吏曰：『生兵是何物？』問者掩口。

王敦 王敦初尙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側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擊金盃盆盛水，琉璃盃盛溲豆，因倒着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世說新語——

潘伯寅 光緒初，潘伯寅與翁叔平，盛伯希諸人研索鐘鼎篆隸，往來箋翰，率用箱分，遂以金石學家馳名都下，潘有弟子某，頗腹誦之，偶行市中，見餅肆爐上有所謂馬蹄燒餅者，其底缺形似古錢孔，購其一以歸，潘墨印於紙上，以呈潘曰：『原錢價昂，不能即得，今以墨迹呈上，乞自推考，』潘頷之，已而熟視良久，乃曰：『是爲般某帝

錢，希世之珍物也。」某大笑出餅以進，且言其實，潘乃大慚。自是不復敢自詡。

張之洞。光緒某年，張之洞以鄂都入覲，公餘遊遊琉璃爲，瞥見一古董店，裝潢雅緻，駐足流覽，庭中陳一巨甕，形製奇詭，古色斑斕，映以玻璃大鏡屏，光怪陸離，燦爛奪目。諦視之，四周悉篆籀文，如蚓如蚪，模糊不可猝辨。張愛玩不忍釋，詢其價，則某巨宦故物，特借以陳設，非賣品也。悵悵歸。逾數日又借幕僚之嗜古者往觀之，亦決爲古代物，張愈欲得之，肆主允往商，未幾借某巨室管事至，索值三千金，文襄難之。詢其家世，不以告。往返數四，始以二千金獲之。早至鄂，命工榻印數的張，分贈僚友，置之庭中，注水滿中，蓄金魚數尾，僕從或以刀試之，似受刃，一夕大雷雨，旦起視之，則籀篆文斑駁痕化爲烏有矣。蓋向之蒼然而古者，紙也；黝然而澤者，蠟也。骨董鬼僞飾以欺人者也。張爲之不怡者累日。

畢秋帆。鎮洋畢秋帆尚書沅，博雅好古，金石書畫之屬，搜羅極富；有佳者，不惜巨金易之。四方骨董客探其所嗜，羅致佳品，無不獲重利以去。門生屬吏，尤搜奇採異

以冀一日之賞識。蓋雍正時朝吏風尚，無不如此也。畢巡撫陝西時，值六旬壽辰，預戒屬吏，凡送壽儀者，一概壁謝，風節凜然，人咸不敢嘗試。有某縣令，通省素稱能員，獨送古磚二十方，篆文斑剝，古色古香；且年號題識，皆可推究，居然秦漢物也。畢大喜，喚其家丁面諭云：『我早有通告，壽禮一概不收，今汝主人乃留意古物，足見非風塵俗吏，與尋常餽送不同，故姑留在此，汝先歸致謝，汝主緩日再致函申謝忱也。』家丁得此佳獎，喜極忘形，遂詭稟云：『家主因大人慶壽，無物將敬，故先期喚集工匠，在署製此磚，主人親自監造，挑取最工者敬獻轄下，今蒙賞收，家主榮幸多矣。』畢一笑而罷。

阮文達 阮文達公爲浙江巡撫時，其門生有入都會試者，偶於通州逆旅中購一燒餅充饑，見其背面斑駁成文，戲以紙搨之，絕似鐘鼎銘。即遽寄於文達，僞言某於北通古董肆中見一古鼎，惜無貨不能購，某亦不知爲何代物？特將銘文搨出，寄請師長與諸人共相考訂，以證其真贋。』文達得書即集嚴小雅·張叔未諸名士互相商參，諸人臆爲擬

議，皆不同，最後文達乃指爲是宜和圖譜中之某鼎；即加跋於後，歷言「某字某字皆於圖譜相合；某字因年久銘文剝蝕，某字因搨手不精，故有漫漶，實非贗物」云云。門生見之大笑。

阮文達製金石索屬汪容甫輩助之搜羅某石，汪袖一石以進；古色斑斕，細辨之隱約似有款識，篆法奇古。既問汪所自來，汪曰：「是即公所嚮求之某石器，雖殘破，其值猶千金也。吾竭數月之力，僅乃得此，公其審之。」阮又諦視再三曰：「良是。」遂以千金償汪值，而列其器於集中。他日集出，汪又問曰：「吾爲公搜獲之某器佳否？」阮曰：「良佳。」汪笑曰：「吾更爲公求之。」乃相携至某河濱茶肆，汪指臨河之亂石示阮曰：「公視此孰與某石器佳？」阮見而大愕曰：「君奈何戲我？」汪曰：「偶留爲金石家一噱耳，何怒爲？」阮喻其意，復致數千金乞勿泄言此事。故金石索中之贗鼎，迄今罕有知者。

淮安令 有北人任淮安令，民有控鷄姦者。訴曰：「將男作女，」官不解其故，叱

曰：『江南下雨與爾江北何干？』衆爲哄堂大笑。既詢知其故，乃爲判斷。

孔中堂 前清乾嘉間，內務司員某，外任揚州鹽院。值丁祭，吏人循例預白，某曰：『何禮？』曰：『祭孔夫子。』某不解，以問塾師曰：『孔夫子何人也？』師曰：『孔子聖人也。』仍不解，以問奏摺幕友曰：『孔子曾居何官？』友曰：『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愈不解，友因曉之曰：『即今之刑部尙書，兼協辦大學士耳。』某恍然召吏人及塾師譴讓之曰：『何物夫子？何物聖人？寧孔中堂而不知耶？』某蓋滿人也。

——寧鄉漫錄——

蝦蟇 百粵人好食蝦蟇，投於沸湯即躍出，其皮自脆。時有一叟曰：『切不可脫去錦襖子，其味絕珍。』聞者莫不大笑。——南楚新聞——

蛤蜊 北方人喜用蒜油煎物。慶歷中羣學士會於玉堂，置生蛤蜊一盃，令饜人烹之，久而不至，問之，則云：『焦矣，而尙未爛。』座客皆大笑。——筆談——

蹲鴟 張九齡送蕭昞芋，書稱『蹲鴟』。蕭答云：『捐芋拜嘉，蹲木鷓至；僕家多

怪，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以書示客，滿座大笑。——伊世珍瑣記——

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蹕，芋也。」乃爲羊字，人饋羊肉，答書曰：

：「捐惠蹕鴉。」舉朝皆駭。——顏之推家訓——

松相國。松相國除吏部尚書，入京面聖畢，先赴吏部之任，日晡方歸家，其妾迎於

中門：相國顧謂長公子曰：「此誰家戚誼也。」長公子曰：「此某姨娘耳。」相國乃恍

然問曰：「汝今亦老矣。」

計開。計中有從九保舉知縣者，蒞任後坐堂審案，吏開點名單，首列「計開」二字

。以朱筆點之，吏不便顯言，詭詞答曰：「計開未到。」及審第二案，又見計開，仍以筆

點之。吏仍白「未到，」遂大怒云：「今日兩案，俱是計開爲首，乃敢抗傳不到，明係

差役買放。」飛籤欲責，役急呼曰：「計開不是個人，」令云：「因其不是個人，所以

要拿。」將役重責，限三日解案。退堂後幕友告其故，始免緝云。——璧瓠集——

李元晶。李元晶爲沂州刺史，怒司功郗承明，命剝之屏外。承明殺獠者也，既出屏



，適會博士劉琮璉後至，將入衙，承明以琮璉儒者，則前執而刺之；璉曰：『太守怒汝衙遲，使我領人取汝。』令便刺將來，琮璉以爲然，遂解衣。承明目吏卒擒琮璉以入，承明乃逃。元晶見刺至，不知是琮璉也，遂杖之數十焉。琮璉起謝曰：『蒙恩賜杖，請示罪名。』元晶知爲承明所爲，竟無言，遂入戶。——牛肅紀聞——

善忘。儀同三司左僕射劉臻，無吏幹；又性恍惚。耽悅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納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納住城東。臻嘗欲尋納，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納，謂臻還家。答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尙未悟，謂至納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叱從者曰：『汝太無意，吾欲造劉訥耳。』嘗問菑田學士陳公晉，終日誦讀，脫略世故。一日往謁故人，不告從者所之，竟策騎而去。從者素知其性，乃周迴街衢，復引入故舍，下馬升座曰：『此安得似我居？』其子因久候不入，出見之曰：『渠亦請汝來

耶？」乃告以故舍。曰：「我誤耳。」與此大相類。乃知天下事未嘗無對，可資一蹙。陳公嘗考滿，當造吏部，乃造戶部，見徵收錢糧曰：「貨賂公行，仕途安得清？」司官見而揖之曰：「先生來此何爲？」曰：「考滿來耳。」曰：「此戶部，非吏部也。」乃復出。其可笑者多類此。——趙釗。鷓鴣林子——

某夜夢隣人招飲，且面語之曰：「公何事召客。主人訝然，某亦徐悟曰：『殆夢耶，』大慚欲出，主人笑留之，爲具食。他日隣真召之飲，某疑亦夢也，使者敦促至再，始敢赴。

某公者，嘗自外入，見其妻共男子款語，大怒，更不審視，遽上堂，叱曰：「何物狂子，白晝公然調人婦？」妻語曰：「替耶何妄言之甚。」某因歸之，妻弟也，惶恐笑謝。後其妻私一少年，值某於寢門奔去。某愕然，徐憶前事以爲妻弟也，詰妻曰：「舅一何勿遽？」妻因結曰：「恐復見叱耳。」某信之，亦更不憶面目之不似。

李姓者，質紕繆，里中歲暮，家書郵至。諸商於外者，其家各就郵索書，李遽開之

，亦往索郵，問公何人在客？李恍然曰：『固無之。』一笑而返。

某公者，嗜書癡，同儕者戲剪其髻，僅存萌蘖，某醒亦殊忘之。妻見而大笑，問公髻安在？某始探頤，記向果有髻，適有薙髮者過其門，遂疑髻爲所薙去，徑執而拳之。其人駭問，得其故，力辨乃解。或假某公衣，數日送還之，某已不記，但問曰：『欲質耶估耶？』或因詭應曰：『亦估耳。』頓往復覓價，竟以數千錢買之。

某生就傅於外，數歸視其妻。一日者又將歸矣，其友伺其睡，戲取窺煤畫圈於其腹，生固弗覺也。及生來，友故避而出於外，遲遲而後入。生問曰：『公何之？』友故不即答，又故作忸怩之色，生詰之，友乃長揖曰：『公素長者，又厚暱於我，我不忍復欺公，然公不罪我，我乃敢相告。』生曰：『諾，云何？』友曰：『適訪公於家，公已出，暫遇賢夫人，蒙其眷愛。』生駭然未信。友曰：『其臍下有圈，吾所畫也。』生大怒，趨歸，見其妻，亦更不他語，趨解衣而驗腹焉，果有圈，始數而語之，拂袖竟出。偶就溺，見已腹有圈，始悟其印也。復歸，妻已挂梁間幾死。

王皓性迂緩，曾隨齊文宣北伐，乘一赤馬，平旦蒙霜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侯逼求不獲，輿須日出，馬體霜盡，依然繫在目前，方云我馬尚在。

齊有病忘者，行則忘止，臥則忘記，其妻患之，謂曰：「聞艾子滑稽多知，能愈昏盲之疾，盍往師之。」其人曰：「善。」於是乘馬挾弓矢而行，未一舍，內逼下馬而便焉。矢植於土，馬繫於樹，便訖左顧而觀其矢，曰：「危乎！流矢奚至；幾乎中予？」右顧而觀其馬，喜曰：「雖受虛驚，乃得一馬。」引轡將還，忽自踐其所遺糞，頓足曰：「踏却犬糞，污吾履矣，惜哉！」鞭馬反向歸路而行，須臾抵家，徘徊門外曰：「此何人居？豈艾子所廁邪？」其妻適見之，知其又忘也，罵之，其人悵然曰：「娘子素非相識，何故出語傷人。」——艾子後語——

唐三原縣令閻玄一，爲人多忘。曾至州，於主人舍坐，州佐史前過，以爲縣典也，呼欲杖之。曰：「某州佐也。」一慚謝而止。須臾縣典至，一疑其佐也，執手引坐。典曰：「某縣佐也，」又愧而止。曾有人傳其兄書者，止於階下，俄而里胥白錄人到，一

索杖逐鞭送書人數下。其人不知所以？訊之，一曰：『吾大錯。』顧直典，向宅取盃酒，懷煖，良久典持酒至，一既忘其取酒，復忘其被杖者，因便賜直典飲之。

唐張利涉，性多忘，解羈懷州參軍，每聚會被召，必於笏上呈之。時河令狄仁惠邀之，怪其不至，親就門致請。涉看笏曰：『公何見顧？笏上無名。』又一時晝寢，驚索馬人州，扣刺史鄧揮門拜謝曰：『聞公欲賜賁，死罪。』鄧揮曰：『無此事。』涉曰：『可功某甲言之。』揮大怒，乃呼州官筆以甲問搆，將杖之，甲苦訴初無此語。涉前請曰：『望公捨之，涉恐是夢中見說耳。』時人由是咸知其性理悞惑矣。

張藏用，唐青州臨朐丞張藏用，性既魯鈍，又弱於神。嘗召一木匠，十召不至，藏用大怒，使擒之。匠既到，適會鄰縣令使人送書遺藏用，蒙用方怒解，木匠又走，讀書畢便令剝送書者，答之至十。送書人謝杖請曰：『某爲明府送書，縱書人之意忤明府，使者何罪？』藏用乃知其誤，謝曰：『適怒匠人，不意誤答君耳。』命里正取飲一器，以飲送書人，而別更視事。忽見里正，指酒問曰：『此中何物？』里正曰：『酒。』藏

曰：『何妨飲之？』里正拜而飲之。藏用遂入戶。送書者竟不得酒，扶杖而歸。

——牛齋紀聞——

江蘇某官，攝太倉令。方審案，突有一人上堂呼冤，訴子業剃頭而忤逆者。某以攬擾，叱令逐出。案畢退堂，忽憶此剃頭父呈忤逆。乃傷令役速將在署剃頭之人縛至，某一見大怒曰：『爾奈何忤逆其父？』叱令重責至一百。其人昂辯曰：『小人實係早年喪父者。』某始恍然。滿署書役皆匿笑而散。

某進士。宋荔裳方泊在塾讀書，時有岸然而來者，則一老甲榜也。問『小兒讀何書？』以史記對，問『何人所作』曰：『太史公』問『太史公是何科進士？』曰：『漢太史，非今進士也。』遂取書閱之，不數行，輒棄去曰：『亦不見佳，讀之何益？』乃昂然而出。——香祖筆（記編者按：復煥日記謂係明末某進士事，曾並錄之，因遺失不可復得，聊以此補之。）

第九編——鴿詐類——

校人

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業，子業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業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孟子——

淳于髡

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

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脛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而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史記——

張丑

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爲將殺

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

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劓子腹，及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亦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救之。——戰國策——

李恒 陳留男子李恒，家事巫祝，邑中之人，往往吉凶爲驗。陳留縣尉陳增妻張氏，召李恒，恒索於大盆中置水，以白紙一張沉於水中，使增妻祝之。增妻見紙上有一婦人，被鬼把頭拽髮；又一鬼後把棒驅之。增妻惶懼涕泗，取錢十千，并沿身衣服與恒，令作法禳之。增至，其妻具其事告增，增明召恒還，以大盆盛水，沈一張紙，使恒觀之，正見紙下有十鬼拽頭，把棒驅之；題名云：「此李恒也。」恒漸走，遂却還，得兩十千，及衣服物。使潛竄出境，衆異而問增，曰：「但以白礬畫紙上，沉水中，礬與水同色，而白礬乾，」驗之亦然，——陸長源辨疑志——

某胥魁 陳學士貫，有省副時，三司有一胥魁，桀黠狡猾，潛通權倖，省中之事，率以資之。每聲喏使遠，往往佯爲欠伸，不敢當其禮。陳聞而不平，決入省斥逐之。既來參見，嚴顏以待，胥知其意，奉侍彌謹，稟承明敏，舉無遺事。歲餘，陳亦善待之，



一日陳鬪胥曰：『宅中欲會一二女客，何人可使幹辦，』胥曰：『某公事之隙，暫往督視亦可。』陳不知其心有包藏，乃曰：『爾若自行甚善。』宴席所須，十未具一；胥乃攜十這歲女子，于東華門街插紙標于首日：『爲陳省副請女客，令監厨，無錢陪備，今粥女子，要若干錢。』遂結皇城司密選者，俾潛以聞。朝廷將行黜降，賴宰臣辨解，終歲竟罷去，止得集賢學士。——續墨客揮犀——

朱達悟 朱達悟，滑稽之流，睚眦必報。……凡親交飲燕，必召朱，朱必赴。問答一談；使人捧腹不已。一日，諸少年游石湖，背朱往；既解纜，喜曰：『搭戶不知也。』朱忽在舵樓躍出，曰：『子在矣！』蓋朱預知，此日已賄舟子藏以待也。衆驚笑！延朱即席，且飲且進。朱曰：『湖有寶積寺幽潔，主僧善子，盍一登。』衆從之，挈榼以往。酒數行，朱佯醉，臥僧榻；日西猶未醒，呼而掖之，輒搖首曰：『甞莫能起。』僧亦曰『留。』衆先發。朱從間道還。時已暝。乃濡其衣履被髮。擊諸同游者戶，倉皇告曰：『不幸舟觸石沉於湖，予偶得漁者援焉。』諸聞者長少驚啼！趨往至楓橋，

相值皆無恙。惟有笑而已。……蓬窻類記——

朱達悟，（明人）……或訛呼其名爲『搭戶，』必搆中之，乃已。有與交者，折簡界僕，往速朱飲，僕及其門，問焉，誰其呼。朱應曰：『吾是也。』遂覓一石重百斤，書其上曰：『來人稱搭戶；頑石壓其頸。』乃封裹給僕曰：『汝主索此物，吾割愛與之。汝速歸，毋怠肩；恐吾兒還則遺棄也。』僕極力負還。主見之，不覺大噉。

——蓬窻類記——

袁痴。袁丹叔先生國梓，文章爾雅，而性痴絕，人皆以袁痴目之。自郡守解組歸居於葑城屋濱大河。鄉人每泊莢船於門外，先生惡之，乃買羊肉一拌，密置河畔。鄉人担羹歸，將飯見肉，疑爲人所遺者，大喜，亟啖之。先生俟食訖，乃至岸側佯爲周視，故作喜狀曰：『這畜生今日必死矣。』鄉人驚問故，則曰：『此地有惡狗，吾買砒霜置肉內毒之，今既食，除一害矣。』鄉人大恐，承係已食，懇其救解。先生陽驚曰：『我毒狗，不害人，此係爾自作之孽，非我罪過。』鄉人愈哀懇，至涕泗。乃指羹曰：『亟啖

此，或解。』鄉人畏死從之，大吐委頓。則撫掌笑曰：『爾他日仍泊船於此，當令再吃驚也。』

楊錚。蜀秀才楊錚行惡思，或故作落韻或醜穢語，取人笑斃。裝修卷軸，投謁王侯門，到者無不逢迎；雄藩大幕，爭馳車馬迎之。錚每行，僕馬甚盛，平頭騎從，騾攜書袋。偏郡小邑，尤更精意承事之，慮其謗瀆。黔南節度使王茂權，聰明有文武才。四方負藝之士，罔不集其門。召錚至，飭東閣盡禮待之，時令貢惡詩，以爲歡笑。諸客請石，有不得次者，以爲快快茂權一日忽屏從謂之曰：『秀才客子，當州必欲諮留相伴，至罷鎮同歸可乎？如可則當奉爲卜娶所居奉留。』錚欣然從之。權令媒氏與問名某氏之屬，至於成迎，筵宴爲備焉。仍邀諸從事赴會，錚親見女客質異常端麗；及成禮，遽遭毆辱，左右婢僕，皆是扶同，共相毀謗，不勝其苦。乃是茂權詐飭無鬚少年數輩，皆濃裝艷服，以給之，然後茂權自赴會大笑。此後復就茂權，屢自乞一邑，初有難色，賓從共諾方許之，遂命給簡署。及期治行李，擇良日辭謝，本邑近候人力自衙門外至通衢，忽

有二健步手執一縣，當街趨拽下馬，奪去巾帶云：「有府斯攝官送獄荷校，誠其。」茂權遂詐作計，贈遺二夫，令脫逃而遁，潛藏旬日，方問出之。軍州大以爲笑。

——王氏見聞——

溫定 乾符四年，新進仕曲江春醪，甲於當年。有溫定者，久困場籍，坦率自恣；尤憤時之浮薄，因設奇以假之。至其日蒙友肩輿，金翠之飾，負出於衆，待婢皆稱是，徘徊於柳陰之下。俄傾諸公自窗棚移樂登鷄首，旣而謂是豪貴，其中姝麗必矣。因遣促舟而進，莫不注視於此，或肆調謔不已，羣與方辭，定乃於麗間，垂足，定膝脛極偉而長，衆忽觀之，皆接袂亟命再迺舟道之，或曰：「此必溫定也。」

——王定保唐摭言——

韓彥古 韓彥古，字子師，詭譎任數，處性不常。尹京口，范仲西叔爲諫議大夫，阜陵眷之厚，大用有日矣。范素惡韓，將奏黜之。語頗泄，韓窘甚，思所以中之；范門清峻，無間可入，乃以白玉爲小合，滿貯大北珠，緘封於大合中，厚賂鈴下老兵，使因

間通之。范大怒，叱使持去，所愛亦在傍，怪其奩大而輕，曰：『此何物也？』試啓觀之，則見玉合，益怪之，方復取視，玉滑而珠圓，分迸四去，失手墮地，合既碎，益不可收拾，范見而益怒，自起摔妾之冠，而氣中仆地，竟不起。其面狀至此。李仁甫亦累其爲人，弗與交，請謁皆瞰其亡。一日知其出，往見之，則實未嘗出也，既見，韓延入書屋而請曰：『平日欲一攀屈而不能，今幸見臨，姑解衣盤礴可也。』仁甫辭，再三不獲，遂強留。室有二厨貯書，牙籤黃牋，扇獲甚嚴，仁甫問此爲何書。答曰：『先人在軍中日得於北方，蓋本朝野史編年成書者』。是時仁甫方修長編既成，有詔臨安給筆札就其家繕錄以進，而卷帙浩博，未見端緒；彥古嘗欲略觀，不可得，至是仁甫聞其言窘甚，亟欲得見之。則曰：『家所秘藏，將即進呈，不可他示也』。李益窘，再四致禱，乃曰：『且爲某飲酒，續當以呈。』李於是爲盡量，每杯行輒滿，至中罷笑謂仁甫曰：『前言戲之耳，此即公所著長編也。已爲用佳紙作副本裝治，就以奉納，就可進御矣』。李視之信然。蓋陰戒書吏傳錄，每一板酬千錢。吏畏其威，利其價，輒先錄送韓所，故李未成

軼，而韓已得全書矣。仁甫雖憤愧不平，而亦幸蒙其成，竟用以進。其怙富玩世狡獪每若此。——周密 癸辛雜識前集——

某茂才 某茂才，諱其名，性滑稽，以訟師武斷鄉曲，某僧心弗善其所爲，而指其短，某銜之，然不即發。一日與僧同舟，夜宿於水際，甫辨色，某起潛取僧衣着之，加以僧帽，登岸，岸旁有婦人晨洗，某抱而強接其吻，婦大號，某遁歸舟，還衣帽於臥僧，仍蒙被僞睡，少頃婦人告其夫，廣集多人，以僧船仍泊舊處，則羣趨下船，取臥僧於被池中，痛毆之，僧方惶恟，被楚痛極，乃不知禍之所至，夫拳而婦詈，僧百口不能自明。一頻笑之微，所報如此之酷，某之智計亦狡矣哉——畏廬瑣記——

記道人戲語 紹興二年五月九日，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道人亦喜鬻術矣，戲語得千金，然亦未嘗欺少年也。——東坡志林——

劉德顯 宋世祖至般貴妃薨，謂劉德顯曰：『卿等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劉應

聲號慟，涕泗交橫。上以爲豫州刺史。帝又令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得此副急淚？羊曰：『我爾日自哭泣委耳。』——世說——

戒烟。某相國者，講學家也。其在翰林院掌院學士時，延一新留館之某太史爲諸孫授讀。相國生平固深惡吸食鴉片烟者，太史到館數月，賓主極相契，相國方自喜爲諸孫得良師，一日太史獨坐齋中，整檢箱篋中物，篋底固藏有煙具，方一一拂拭刮磨，相國忽自外入，亟掩藏之，已無及矣。相國坐既定，初祇閒談，後徐及吸烟之害。太史悚息側聽良久，倏肅然起立，涕泗被面，曰：『某不肖，未嘗奉教於大君子之前。少時偶因疾病，藥餌無靈，友朋因以吸烟勸，爾時不知其害，貿然從之，沈溺於此中者十年矣，今聞師相言，如夢初覺，十年來殆不可爲人，自今日起，誓當痛絕之』。相國見其意誠，轉抱不安，慰之曰：『君既因病吸烟，驟絕之恐病復發，但有志戒烟，不妨徐徐云爾』。太史曰：『不然，改過貴於勇猛，向不知其爲害，相與安之，今既知其非義，則斯須不可留；朝聞道夕死之謂何，即使觸發舊疾而死，不猶愈於吸烟而生乎？』乃于相國前

啓篋取其烟具出，毀而棄之。相國大服其進取之猛，改過之速，爲生平所未見。於是益加器重，留館未十年，遽保列京察一等，擢守大郡。實則太史生平從未吸烟也。

### 錢唐遊手

錢唐遊手數萬，以騙局爲業。初願納交，或稱契家，言鄉里族屬，吻合稍稔，邀至其家，妻妾羅侍，室玩充案，屋宇華麗，好飲者與之沉酣同席。或王府，或朝士親屬，或太學生，狎戲喧呼，或詐失錢物，誣之借債，好遊者與之放恣衢陌；或入豪家，與有勢者共驅之。好呼者或使之旁觀以金玉質鏹遂易瓦礫，訪之則封門矣。或詐敗以誘之，少則合謀傾其囊。或竊彼物爲證索鏹其家，變化如神。如淨慈寺前警廳，揣骨應聲知貴賤。忽有虞侯一人，荷轎八人訪姬曰：『某府娘子令請登轎。』至清河坊張家正帛鋪，虞侯謂鋪中曰：『娘子親買正帛數十端。』虞侯隨一卒荷歸取鏹，七卒列坐鋪前，候久不至，二卒促之，又不至，二卒繼之。少焉乘轎皆遁矣。有富者揖一丐曰：『幼別尊二十年，何以至此。』引歸沐浴更衣，以叔事之。丐者亦因以爲然久之同買正帛數十端曰：『叔留此，我歸請償其置。』店翁訝其不來，挾丐者物色之，至其所，則



其人往矣。有華衣冠者買疋帛，令僕荷歸，授鑰開篋取錢，坐鋪久候，晚不來店。翁隨歸，入明慶寺如廁，易僧帽裹僧衣以逃。戴生貨藥，觀者如堵，有青囊腰纏者，雖金足引領，而兩手捧護甚至，白衫者拾地芥刺其頸，方引手抓，則腰纏失矣。有術士染銀爲藥，先以水銀置鍋內，雜投此藥，水銀化烟去，銀在其中。或有欲傳之，欺以藥盡，重需市藥，則墮其計矣。殿步軍多貨鐵出戍，令母氏妻代領衣賜，出庫即貨以償債。有少年高價買老嫗絹，引令坐茶肆內曰：『候吾母交易』。少焉復高價買一嫗絹，引坐茶肆外，指曰：『內吾母也，錢在母處』。其取絹又入，附耳謂嫗曰：『外吾母也，錢在母處』。又取其絹出門，莫知所之。嗚呼盜賊姦宄，皇陶明刑則治，晉用士會，盜奔於秦，治之之法，在上不在下。——陳世崇隨隱漫錄——

智盜 有士夫調官都下，所居逆旅前，張茗坊與染肆相直。士無事日憑茶几閱過者。一日見數人往來其前，數四，若睥睨染肆者，殊訝之。一夫忽前耳語曰：『某輩經紀人也，欲得此家所暴練帛，告官人勿言』。士曰：『此何預吾事，而肯饒舌耶？』其人

拱謝而退。士私念彼所染物皆高揭於通衢之前，白晝萬目共覩，彼若有術可竊，則真黠盜也。因諦觀之，但見其人時時經過，或左或右，漸久漸疎，薄暮則皆不見。士笑曰：「彼妄人，果給我。」即入庾將索飯，則其室虛矣。——費衮梁溪漫志——

勵子大 靜海勵氏，大姓也，四世翰林，爲直隸望族，三代皆官司寇。少司寇文恭公杜訥，少嗣於杜家，故姓杜，後欲歸宗，不知其姓，聖祖特賜姓勵，故雖爲大姓，人丁不多。大司寇廷儀其子也。少司寇宗萬其孫也。曾孫翰林守謙，字子大，嘗以臘月宴客，擇客之有貂裘者邀之，重簾幃風，圍爐炙火，客至其堂，不知其外邊之有寒也。及入席，益以火爐，客熱甚，加以酒愈熱，客皆脫裘而飲，宴罷欲去，紛然覓裘，俱不見，喧咤間，主人出他裘，一一衣客，且人與質票一紙，謝曰：「歲事迫人，無可爲計，諸君貂裘俱已借入質庫矣。」客無如何，唯唯而散，一時傳爲佳話。

王西莊 嘉定錢竹汀宮詹，王西莊光祿，本係至戚，生同時，長同塾，文官名階，亦相頡頏，相傳光祿與宮詹偕行曠野，見道旁一棺，蓋已失去，因謂宮詹曰：「子能於

今晚在此中高臥乎？」宮詹曰：「能。」比宵分宮詹果至，將登，忽有手自棺中出，緊握其臂。則光祿已先伏棺中矣。共相笑樂而散。

梁山舟

梁山舟學士以書名乾嘉間，平生自矜重，不輕爲人作。乾隆末入都祝嘏，

道出山東，聞人言運河盛漲，前途道阻，因詣撫軍某公咨之。某公者，滿洲旗籍也，相見即盛言水勢之大，因暫留居署內，館之後圃，膳饌豐隆。惟出入必經撫軍內室，殊苦不便，遂亦鍵戶不出。撫軍每三五日必來省見，則言水勢未平，咨嗟不已。室中一無書籍，惟插架古法帖十數種，隄屢數十九，縑素數百番而已。學士終日無事，因以翰墨爲消遣。如是匝月，架上楮墨亦略罄矣。一日撫軍入見，喜動顏色曰：「水已全退可行矣。」遂張筵祖餞，酒半忽顧架上楮素嘆曰：「吾以王事鞅掌，友朋書債皆堆積此間，何日始能清理耶？」言士乃言曰：「吾在此日無所事，已敬爲代賞矣。」撫軍佯驚曰：「此皆遠近名士慕我書名，展轉請求者，今日爲公污盡，奈何？」亟呼僮仆去，更易新楮來。學士大愠，遽匆匆別去。既首途，則前驛並無水漲事，皆撫軍飾詞欺之耳。然

莫名其故。久之始悟廿餘年前官翰林時，撫軍官筆帖式，嘗以佳紙求書，學士拒而不許，今故爲此狡獪以報之。學士後與人言及猶憤憤。遣人往覘，則撫署中四壁琳琅，莫非學士之手蹟矣。此公可謂惡諛，然殊不傷雅。

第十篇——怪僻類——謬妄類——狂悖類——淩虎類——

守株待兔。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耒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得，而身爲宋國笑。——韓非子——

南郭先生。齊宣王好竽，必三百人齊吹。南郭先生不善竽，而濫於三百之中食祿。宣王薨，湣王立，欲一一吹之，先生乃逃。——韓非子——

向氏。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

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冲虛至德真經——

齊人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其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鬪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獨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誦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孟子——

矛盾 有鬪矛盾者曰：『吾盾之堅，物莫能陷；』又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不能應。——韓非子——

宋人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振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

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稿矣。——孟子——

**鑿算** 東坡詩注云：有一貧士，家惟一甕，夜則守以臥。一夕心自惟念，苟得富貴，當以錢若干營田宅，善聲妓，高車大蓋；無不備置。往來於懷，不覺歡逸起舞，遂踏破甕。故俗謂妄想者爲鑿算。——梅閩詩話——

**妄心** 見卯求夜，莊周以以爲早計。及觀恒人之情，更有早計於莊周者。一市人貧甚，朝不謀夕。偶一日拾得一鷄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當矣。」妻問「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須十年，家當乃就。」因與妻計曰：「我持此卵借鄰人伏鷄乳之，待得雛成，就中取一雌者，歸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雞，兩年之內，雞又生雞，可得雞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牾，牾復生牾，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舉債，三年間半千金可得也；就中以三之二市田宅，以三之一之市僮僕，買小妻，我與爾優游以終餘年，不亦快乎？」妻聞欲買小妻，佛然大怒，以手擊雞卵碎之曰：「毋留禍種。」夫怒撻其妻仍質於官曰：「立敗我家者，此惡婦也，請誅之。」官司

問：「家何在？敗可狀？」其人歷數自難申起，至小妻止。官司曰：「如許大家當，壞於惡婦一拳，真可誅。」命烹之。妻號曰：「夫所言皆未然事，奈何見烹？」官司曰：「你夫言買妾，亦未然事，奈何見妬？」婦曰：「固然，第除欲早耳。」官笑而釋之。噫！茲人之計利，貪心也；其妻之毀耶，妬心也，總之皆妄心也。知其爲妄，泊然無嗜，頹然無起。即見在者，且屬諸幻，况未來乎？嗚！世之妄意早計，希圖非望者，獨一算難耶之人乎？」——江盈科 雪濤小說——

薛昌緒 岐王李茂貞滿泰離也。涇州書記薛昌緒爲人迂僻，稟自天性；飛文染翰，即不可得之矣。與妻相見，亦有時必有禮容，先令女僕通轉，往來數四，可之，然後乘燭造室，至於高談虛論，茶果而退。或欲詣韓房，其禮亦然。嘗曰：「某以繼嗣事重，輒欲卜其嘉會，必候請而可之。」及從涇師統衆於天水，與蜀人相拒於青泥嶺，岐衆迫於輦運，又聞梁人入境，遂潛師宵遁，頗懼蜀人之掩襲。涇帥臨行攀鞍忽記曰：「傳語書記速請上馬。」連促之，薛在草薈下藏身曰：「傳語太師，但請先行，今晨是謀不樂日



○戎帥怒，使人提上鞍轡，捶其馬而逐之，尙以物蒙其面云：『忌日禮不見客。』  
華人妖也，秦隴人皆知之。——范資 玉堂閒話，——

何婆 唐浮休子張鷟爲德州 平昌令，大旱，郡符下令以師婆梵僧祈之，二十餘日無效。浮休子乃推土龍倒，其夜雨足。江淮南好神鬼，多邪俗，病即祀之，無醫人。浮休子曾於江南洪州停數日，遂聞何婆善琵琶下；與同行人郭司法質焉，其何婆，士女填門，餉遺滿道；顏色充悅，心氣殊高。郭再拜下錢，問其品秩：何婆乃調絃柱，和聲氣曰：『個丈夫富貴，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後年爲三品；更後年得四品。』郭曰：『何婆錯，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曰：『今年減一品；明年減二品；後年減三品；更後年減四品；忽更得五六年總沒品。』郭大驚而起。——張鷟 朝野僉載——

太尉足香 方李憲用事，士大夫或奴事之。穆衍，孫路至爲執袍帶，王中正盛時，俞允合妻執板以侑酒。彭孫本一劫盜招出，氣陵公卿，韓持國至詣其第，出妓飲，酒酣慢持國，持國不敢對。然嘗爲李憲灑足曰：『太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

諂不太甚乎——仇池筆記——

鄭珏 珏仕梁官平章。唐兵入汴，末帝惶恐無措，惟與李振敬翔等相持勸哭；因召珏問計；珏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問『策何如？』曰：『願得傳國璽馳入唐軍，以緩其行。』帝曰：『事急矣，璽固無惜，願卿此行度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恐未易了。』左右大笑。

何得一 新淦縣道士何得一者，常人。徽宗嘗夢道士何得一者來見。遂以姓名及狀貌圖像求之。守令以其姓名之同，遂以聞。上大喜，即令送至闕下。既召見，山野醜醜，不能應對，甚不稱上意。時方集道流於寶籙宮作醮，因命得一預焉。建醮畢，授丹林郎遣歸。初得一之有是命也，守令以其形於帝夢，必有所得，因問其有何技能。得一以爲昔浴於江中，得杖子狀如龍；又嘗噴水於壁間，成罨畫山水。守亦信之，具以表聞。後人詰其故，杖乃木根，初無他異，而噴水成畫者。因醉後嘔吐成漉耳。至今人傳以爲笑。——曾敏行 獨醒雜志——

王祚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宋以宮師罷相。其父祚，爲周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久，奉養侈奢，所不足者，未知年壽耳。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酬也。』既見祚，令布卦成文，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曰：『能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答曰：『能至百歲乎，』又歎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曰：『並無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祇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腑，尋便安愈矣。』祚大笑，同顧子孫在後時侍立者曰：『孩兒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喫冷湯水。』——曠然子 拊掌錄——

張文潛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倍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日閱之愛其書，而貧不

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奇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勿庸貨也，我將與汝沽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塊，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語其夫曰：『你換得他這個幾時近得飯喫。』士人曰：『他換得我那個也幾時近得飯喫。』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絕倒。——**輟然子 拊掌錄**——

**武恭** 李寰建節台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無餉，乃遺箱挈一故皂襖子與寰曰：『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尙書一似西平。』寰以書謝。後聞恭生日：挈一破膩脂饅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饅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寰竄無不大笑。又記有嗜好古者。以市古物不計直，破家無以食，遂爲丐，猶持所有顏子陋巷瓢號於人曰：『孰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與武恭事正相類。——**江盈科談**——

**貓說** 齊奄家畜一貓，自奇之，號於人曰：『虎貓』。客說之曰：『虎誠猛，不如

龍之神也。」「請更名曰：龍貓」；又客說之曰：「龍固神於虎也，龍升天浮雲，雲其尙於龍乎？」「不如名曰雲」；又客說之曰：「雲霧蔽天，風條之散，雲故不敵風也，」「請更名曰風」。又客說之曰：「大風颺起，維屏以牆，斯足蔽矣，風其如牆何？」「名之曰牆貓可」。又客說之曰：「維牆雖固，維鼠穴之，牆斯圯矣，牆又爲鼠何？即名曰鼠貓可也」。東野丈人嗤之曰：噫，嘻！捕鼠者故貓也，貓即貓耳，故爲自失本真哉！——劉元卿應諧錄——

萬字。汝有田舍翁，家貨殷盛，而累世不識之字。一歲聘楚士訓其子。楚士始訓之，攝管臨朱書一畫，訓曰「一字」；書二畫，訓曰「二字」；書三畫，訓曰「三字」。其子輒欣欣然擲筆，歸告其父曰：「兒得矣！兒得矣！可無煩先生，重費館穀也。請謝去」。其父喜，從之。其幣謝遣楚士。踰時其父擬徵召嫗友萬姓者飲，令子晨起治狀，久之不成，父惡之，其子悲曰：「天下姓字夥矣，奈何姓萬？自晨起，至今才完五百畫也。」「初學之士偶遇一解而即訑訑自矜有得，殆類是也。——劉元卿 應諧錄——

吳中士人 吳中一士人，曾爲轉運司別試解頭，以此自負，好附託顯位。是時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莊敏龐公知湖州。士人遊毗陵，挈其徒飲倡家，願謂一鬪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飲，速遣有司持酒秀來。」李二謂李御史也。俄頃郡尉以飲食至，甚爲豐腆。有一幕醫適在其家，見其事，後至御史之家，因語及之。李君極怪，使人捕得鬪卒，乃兵馬都監所假，受士人教誡，就使庖買飲食以給坐客耳。李乃杖鬪卒，使街司白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與之別，暗之曰：「倉卒遽行，當何所詣。」士人應之曰：「且往湖州依隄九耳。」聞者莫不大笑——沈括夢溪筆談——

目老叟爲小兒 長安完盛之時，有一道術人稱得丹砂之妙。顏如弱冠。自言三百餘歲。京郡人甚慕之；至於輸貨求丹，橫經請益者，門如市肆。時有朝士數人造其第，飲啜方酣，有閹者報曰：「郎君從莊上來，欲參覲。」道士作色叱之。坐客聞之，或曰：「賢郎君遠來，何妨一見？」道士齧齧移時，乃曰：「但令人來，」俄見一老叟鬢髮如銀，昏耄僂偻，趨前而拜，拜訖叱入中門。徐謂坐客曰：「小兒愚駘，不肯服食丹砂，以至於

是；都未及百歲，枯槁如斯？常已斥於田野間耳。」坐客愈更神之。後有人私詰道者親知，乃云：「軀僂者，即其父也。好道術者受其誑惑，如斯嬰孩矣。」——范資玉堂閒話——

大言 秦之尊盧沙者，善誇談，居之不疑。秦王笑之。尊盧沙曰：「勿予笑也，吾將說楚以王國之術。翩翩然南。」

迨至楚境上，關吏禁之。尊盧沙曰：「慎勿禁我，我來爲楚王師。」關吏送諸朝，大夫實之館，問曰：「先生不鄙敝邑，不遠千里，將康我楚邦，承顏色日淺，未敢敷布腹心。他不有請，姑問師楚之意如何？」尊盧沙怒曰：「是非子所知。」大夫不得其請，進於上卿瑕，瑕客之，問之如大夫。尊盧沙愈怒，欲辭去。瑕恐得罪於王，亟言之。

王起見，未至，使者三四往。及見，長揖不拜，呼楚王謂曰：「楚國，東有吳越，西有秦，北有齊與晉，皆虎被不瞑。臣近道出晉郊，聞晉約諸侯圖楚刑白牲，列珠槃，玉敦，插血以盟曰：『不禍楚國，無相見也。』且投璧祭河欲渡。王尙得奠枕而寢耶？」楚王起問計。尊盧沙指天曰：「使尊盧沙爲卿，楚有不強者，有如日！」王曰：「然敢問何

先？」尊盧沙曰：「是不可以空言白也。」王曰：「然」即命爲卿。居三月，無異者。已而晉侯帥諸侯之師至。王恐甚，召尊盧沙却之。尊盧沙瞠目視，不對。乃曰：「晉師銳甚，爲主人計，寔若割地與之平耳。」王怒，囚之三年，剗而縱之。

尊盧沙謂人曰：「吾今而後知誇談之足以買禍。」終身不言，捫鼻即止——宋濂——

趙有方士好大言。艾子戲問之曰：「先生壽幾何？」方士噤然曰：「余亦忘之矣。憶童稚時與羣兒往看宓戲畫八卦，見其蛇身人首，歸得驚癩，賴宓戲以草頭藥治余，得不死。女媧之世，天傾西北，地陷東南，余時居中央平隱之處，兩不能害。神農播厥穀，余已辟穀久矣，一粒不曾入口，蚩尤犯余以五兵，因舉一指擊傷其額，法血被面而遁。蒼氏子不識字，欲來求教，爲其愚甚，不屑也。慶都十四月而生堯，延余作湯餅會。舜爲父母所虐，號泣於旻天，余手爲拭淚，教勉再三，遂以孝聞。禹治水經余門，勞而飭之，力辭不飲而去。孔甲贈予龍醢一楮，余誤食之，於今日尙腥臭。成湯開一面之網以羅隄禽，嘗面笑其不能忘情於野味。履癸強余牛飲，不從，寘余炮烙之刑，七晝夜而



言笑自若，乃得釋去。姜家小兒釣得鮮魚，時時相餉，余以伺山中黃鶴。穆天子瑤池之宴，讓余首席，徐偃稱兵，天子乘八駿而返。阿母留余終席，爲飲桑落之酒過多，醉倒不起，幸有董雙成，蔓綠華兩個丫頭相扶歸舍。一回沈醉，至今猶未全醒，不知今日世上是何甲子也。艾子唯唯而退，俄而趙王墮馬傷脇，醫云須千年血竭傅之乃差。下令求血竭不可得。艾子言於王曰：『此有方士，不管數千歲，殺取其血，其效當愈速矣。』王大喜，密使人執方士將殺之。方士拜且泣曰：『昨日吾父母年皆五十，東鄰老姥携酒爲壽，臣飲至醉，不覺言詞過度，實不曾活千歲。艾先生最善說謊，王其勿聽。趙王乃叱而赦之。——陸灼 艾子後語——』

高駢 高駢好神仙。有方士李用之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同盡惑之。殷始自鄆陽來。用之先言於駢曰：『玉皇以公職事繁重，擬左右尊神二人佐公。』明日殷謁見，詭辯風生。駢以爲神。殷病風疽，駢有畜犬聞其腥穢多來近之。駢怪之。殷笑曰：『殷常於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相識也。』有蕭勝者，賂用之求鹽城監，駢有難色。用之

曰：『用之非爲勝也』。近得上仙書云：『有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劍爾』。駢乃許之。勝至鹽城數月，函一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設座隅，用之又刻青石爲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譎限亦滿，必得侍幢節，因歸上清爾。』用之每對駢詞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後用之爲楊行密所誅。發其中堂，得相人，書駢姓名，桎梏而釘之。——孔平仲續世說——

聽醒神 萬曆壬辰甲午間，有老人自稱數百歲，人言嘗見高皇帝，尹鑿頭。又言素與張三丰善，相見無他語，各大笑遂塞誌銘一本而已。又言海外之國，行遊者凡數萬里，遇猿猴時，頂山果於首獻我；若羣從人則撒果於地，不首獻也。每見士大夫輒指其曾高祖而上曰：『我與善』。又自詭爲王斌而不顯言之；但議論間隱若威寧伯者。一時士

大夫皆欲得其引年却病之術；或獻金錢修藥餌，而卒不效也。……其實一社日生人耳。陸伯達曰：『聽醒神（老人自號）語，正是一本活西遊記。』——陳眉公見聞錄——

骨董先生。有某君者：館郡城陶氏。曾識一骨董先生，姓董，忘其名號。酷好說骨董，徑呼其爲骨董先生。先生詫客曰：『寒舍圖書法物，鼎盤刀杖，一名一器，汗牛充棟，俱非秦漢下物。秦漢下物，不物色焉。』論書曰：『書契以來，卿雲垂露尙矣！但病不純。籀斯趨遯當矣！又苦不化。飛白蝌蚪可矣！又多鐘索捉刀。是以愜意甚尠。至於畫，則不知有關荆，無論章畢與大小李也。』先生貌奇古，多骨少肉，面則黑多斑點有紫光，鬚虬髮蒜。年七十餘。住班竹巷門首古玩店。拙亭借友造訪，乞玩骨董。先生許之。登堂見懸畫龍，雲霧瀟然。先生曰：『龍係葉公所藏，還有兩軸不敢掛，掛則真龍要來』。乘問此何獨掛？先生曰：『此老龍曾鬪退數龍，角爪之屬零碎滿堂。羣龍畏之，不敢來鬪，掛亦無害。』烹下牛腿缸上有竹一段，凡三節。先生曰：『此夜郎包皮也，貯水煎茶，有三楚風味』。捧茶顧客曰：『諸君試味之，予老人素不作欺人語』。

衆笑應之。俄有獺犬狂跳而出。先生叱之退，曰：『旅獒也。』衆曰，『血肉之軀有不死乎？』先生曰：『死過三次；春秋時，嘸嘸趙宣子，爲提爾明搏殺，輪回貫滿，復還元形。予得飼養，俾守骨董門戶，暴客不聽人焉。』書廳對照清鏡疎簾，閒落子鏗然，二客對弈，先生引客閒玩，衆方與二客揖，先生咨嗟嘆息曰：『不肖之子，作事尖刻，好端端女媧氏留贖一塊五色石，天也未嘗補完，倒被圮族之丹朱，碎作棋子著，無怪乃翁之不託也』。指其枰曰：『夾揪木』。衆問『何謂夾揪？』先生曰：『夏社樹松，每一松必有兩揪夾之，故謂之夾揪。』衆問本於何書？曰：『續响嘯，老夫所著。至於棋筒光潤，乃防風膝蓋骨爲之，惜被郢斧斷壞，遂不式觀。』婢捧點心出，衆客食磁器，主翁獨食木椀，曰：『客知椀之所自來乎？』衆曰：『請教』。先生曰：『桐輪改造；昔嬴后私陽翟兒，懼事洩，剪髮毒代己，令其以陰關桐輪而行，以啗太后。事出史記註：以桐木爲車輪，御之行，示雄健也。改作食具，取以陰補陰之義』。衆爲之解頤。益信其家一切什物，部不落秦漢下。枚舉一器，必有模糊篆文幾字。識者曰：『龍漢某年

製。『龍漢盤古年號。先生家器具編年紀月，大半不離龍漢者近是。某君又曰：『予過友人齋頭，敲火啜淡巴菰。友曰：君識此火刀乎？乃夏王治水牌元圭是也。偶然墜碎，用以敲火，取龍雷之火，妙意存焉。』予曰：『得非從蕩竹巷中來乎？』友直駭起曰：『君何以知之？』予曰：『此處本多骨董』。

罨子。有某罨子者，貴爲諸生，富有百畝之外。其罨量特宏。新正賀歲，輿從簇綸。嘗過其友人家，曰：『弟不才，當世名公鉅卿，摺紳先生，竟以不識弟面爲恥。去冬蔣時菴過敵齋，要招弟人消寒會，弟因窘况，將應嘉興府某公修志之聘。既思五馬來招，不足爲弟榮。轉薦敵友某太史去。某公不允，又澆香樹先生後人來介紹，懇予一往，奈俗冗不得抽身，慚愧之極。一霎新正，閱撫軍風重義氣，其所素好，又在近邊，新年不到，似非情理。前日上蘇謁閔答蔣之外，投刺消賬，便擬返棹。小樺頗慧，提醒稽公子送過鹿肉脯，現寓滌浮別墅，何不乘便一答。弟然之，過素賞齋，知王光祿已到舍去，隨命轎往洞涇，光祿恰歸，被堅留住，曰：『蘭泉要君參訂河海集，託我留君，渠即

日至。』弟答以不暇，教伊寄信申衍，前畢秋帆舍親處，即能報命。光祿始放弟出。是夕，宿葑門彭舍親宅上，剛接着沈雲椒手書云：『彭七大人曉轡，老人渴想君，屢次致書，君何不上隻字？京師人多言君傲。』弟閱書氣潛。近前太老料理弗開，焉能一直上去，是以去年壬中堂壽，託金聽謔爲我點一到字而已，有幾許神思，爲諸公酬應耶？雖有幾人書記，都是濼學。昨日王夢樓薦一人來，前日趙紘松薦一人來，再前日陳永齋薦兩人來。弟以友朋吹噓，情不可却，留爲伴食中書而已。』其友聽不耐煩曰：『君飢矣！啖飯再談。』翟子曰：『弟被奇方伯滿菜傷胃，殊不欲食。』其友曰：『飯不食，小飲可乎？』翟子曰：『前夜與秦警園搏戰，連負十拳，嘔唾淋漓，今見杯中物，難塞矣。』客在旁曰：『警園久赴玉樓，君幾時與飲？』翟子曰：『僕忘矣！僕故人情密，時形夢寐。警園共飲，夢中情事，誤當目前。』客曰：『然則君一席話，皆夢中話耶？座上無痴人也，君所云云，概不與聞。』

管登之。管登之嘗告人曰：『吾於玄門之事，薄而不爲；蓋吾前劫飛升，亦已數次

。』衆頗哂之。問曰：『公前生更何爲？』曰：『吾前生平天冠亦戴過三次。其爲上大胸中歷歷甚明。憶在西漢爲蕭何！東漢爲馬援；三國爲孔融；晉爲陶潛；唐爲魏徵；宋爲范忠宣。』又言：『六祖一身分作四人。余記某二。今江中丞鐸，李祠部時英，皆六世祖之分身也。』一日管子竹堂寺修齋誦經，凡數日，費百金。文子排往視之。旣坐定。管子曰：『余此舉無量功德，自梁武帝無遮大會，至今始有此，凡梁武帝以後如李林甫，宋全忠，秦檜等皆度之出獄矣。』子排笑曰：『此輩極惡！公度之出，若使爲善，則彼無此根；若使爲惡，是縱盜也。如之何？』管子不能對。張日而已。旣而對子排曰：『子固不信，不知令祖待詔公亦往。』遂呼二小僧至曰：『此爲唐荆川。此爲文待詔。』或問曰：『公何以知？』管子然曰：『吾而不知誰知者？』子排出曰：『今日何爲遇此怪物。』——識小錄——

與虎打官司。談蒼戴釋明恭山行，豬虎交鬪。語虎曰：『可放令去。』虎不肯。恭便一手提頭，一手撮尾，拋之深谷。與虎講情，可爲一笑。獨異志稱：神僮爲發令，有

虎害人，僮令設檻得二虎。僮曰：『害人者低頭。』僮取一虎放之。是又與神打官司，更可發笑矣。——虞初志甲編——

打抽豐 一客慣打抽豐，（米元章帖作打秋豐，謂干人也。）所遇郡縣官輒以諛詞動之。一日謁宣興令，又諛之云：『公善政，不但百姓感恩，境內羣神亦皆遠徙。言未畢，舉役稟昨夜有虎傷人。』令曰：『公說神皆遠徙，此言何自而來？』客曰：『這是過山虎也，他討些吃，就要去底。』令大笑贈之。——雪濤講史——

臣諂主忌 桓玄竄位登御床，地忽陷。羣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汝水不冰，燕主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主亦大悅。——識小錄——

王振兒 戶部侍郎王祐，貌美無鬚。諂事王振。振甚眷之。一日問祐曰：『王侍郎何故無鬚？』祐曰：『老爺無鬚，兒子豈敢有鬚。』聞者絕倒。——葭園雜記——

孫彥高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里，不敢詣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窗



接入。銷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櫃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昔有愚人入京遠，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或問其故，答「鑰匙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之？」此係彥高之流也。——唐駢劇談錄——

**性急** 于嗶子與友連牀圍爐而坐，其友據案閱書，而裳曳於火，甚熾。于嗶子從容起向友前拱立作禮而致愾曰：「適有一事欲以奉告，諒君天性躁急，恐激君怒，若不以告，則與人非忠。敢請惟君寬假，能忘其怒而後敢言。」友人曰：「君有何陳？常謹奉教。」于嗶子復謙讓如初，至再至三乃始遂巡言曰：「時火燃君裳也。」友起視之，則燬甚矣。友作色曰：「奈何不急以告，而迂緩如是？」于嗶子曰：「人謂君性急，今果然耶？」——劉元卿應諧錄——

**戒性急** 凡人性急，最害事；非獨害事，先足自害。故性急人不能愛，愛必損性！不能怒，怒必損肝，皆有死道。其不然色，幸也，余觀古今性急人，有一二小事可發笑，令其人自覺，亦必自笑，當知所以懲其性矣。晉王述性急，一日下筯夾雞子，雞子不

受筋，乃投之地；見其旋轉不定，用木屐蹂之，雞子偶匿屐齒空處，不受蹂。遂乃就地  
手取，置口中，嚼之盡碎方吐棄。我朝天順時真憲陳智亦性急，嘗取鎚剔指，隨墜地，  
就地取之，持觶磚數迴，盡滅其鋒乃已。魯日坐廳事，一蠅拂其面，即叱左右捕之。左  
右故東西馳騖，作拏狀，伺其怒定，乃罷。或告之改，智乃書戒性急三字於木尺，置案  
頭。然僮僕有小過，輒又持本尺自挾之。噫！此兩公事，言之皆可笑。其實雞子也，鎚  
也，蠅也，皆無知之物。即我怒彼，彼何損焉？徒自苦耳。是故西門豹佩章以自緩庶幾  
能克己者哉！——江盈科雪濤小說——

時德曾 時苗令壽春日，蔣濟作揚州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  
時見苗。苗志悞還，刻木爲人，署曰：「酒徒蔣濟。」豎之墻下，旦夕射之。

李卓吾 李占吾賦有小才，持論苛刻，不近人情。嘗稱始皇爲聖帝，則天爲聖后，  
馮道爲聖相，林道乾爲二十分膽，二十分識。著藏經數十卷，皆稱揚小人，指摘君子，  
惟孔子不敢置議。自孟子以下，歷代名臣巨儒，無不被其譏訕。尤不喜道學，字灑洛關

閱諸書盡斥爲邪說；且罵爲喪心病狂。曾看朱子四書集註，拍案大怒，命木工刻朱子像，伸兩手作長揖狀，置書案上，每閱一章，則曰：「此章應如是解，爾爲何胡講？」用戒尺責木像一二十下。甚至怒起，連像擊碎，條碎條刊。看畢四書，凡易像數十。守郡日朱子後人來謁。卓吾曰：「聖賢義理深遠，爾文公妄爲窺測，若與吾同時，當合作奴輩也。」後人曰：「先文公潛心數十載，凡七易稿方克成書，豈同等閒？」卓吾笑曰：「第七遍尙如此欠通，前註可知。」急命送閱初遍，即見其意，乃大驚。閱到第七遍，方覺至精至當。然心雖折服，而口肆譏評如故。後以大言不慚，不齒於人，潦倒異常，乃削髮爲僧。每當說法時，紫袍，黃蓋，金帶，如帝王然。更肆爲邪說：大道不分男女，同食，同寢，均無妨碍。無識男女被其蠱惑者，凡數千人，漸有不軌之事。拿問棄市。受決時一膝着地，口誦梵語，至死猶詭譎若此云。

喬傲我。喬傲我暴戾執拗，以攻淮撫爲時局所推，接淮時偶疾，醫者入視，喬方伏枕，遽起揮拳毆之，不可仰視，醫倉皇不知所爲，少間匍匐請罪狀。喬曰：「汝何罪？」

汝貌酷類我叔，叔，我仇也，見之不覺怒起，毆叔，非毆汝也。」聞者無不絕倒。

——黃尊素說略——

雷田令 福建有秦某者，官雷田令。正月署中宴客演劇，演至雷峰塔許仙合誼事，秦忽大怒，呼吏執許仙下堂笞之。優人訴曰：「某戲子，非許仙也。」秦曰：「吾原知爾戲子，若真許仙則笞死矣。」一時傳以爲笑。

維瘋子治犬爽 滿人維煜，字幹臣。納貨以道員分發皖江。蚤緣得皖北牙釐局。胸無點墨，目不識丁，日以聲色自娛，置權事於不問。偶拂其意，則肆口漫罵，刺刺不休，人人以維瘋子目之，而彼不知也。蓄一犬黃色，能伺人意維令人呼之爲黃爺。每當廳事會客，便衣則犬踞坐於坑上；或有衣冠之會，則黃犬不上坑，箕踞於地，與主人對面而嬉，投以食，哈哈作搖尾憐，或偶侮之，則悍然至主人前，以口牽衣，而爲嚶嚶之泣，主人會其意，飭僕人集犬之左右，令各供狀非得侮之者自承認乞宥於犬，犬卒不應。諸僕咸憾之，一日以毒物置食盆，犬食之，乃絕其命。維大索兇手不可得，於是擇日爲

黃犬發喪，令僕役跪而吊。衣衾棺槨之禮悉備，甚至各局員迎合意旨，咸往奠。一時傳爲笑柄，而皖之維瘋子乃無人不知。嗚呼！難矣！

淵材迂濶好怪，嘗蓄兩鶴，客至指以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此禽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此鶴產一卵，大如梨。」淵材面發赤，詢曰：「敢謗鶴耶？」卒去，鶴輒展其脰伏地，淵材訝之，以杖驚使起，忽誕一卵。淵材咨嗟曰：「鶴亦敗道，吾乃爲劉禹錫佳話所誤；自今除佛·老子·孔子之語餘皆勸諭。」余曰：「淵材自信之力，然讀相鶴經未熟耳。」又曰「吾平生無（？）所恨者五事耳。人間其故。淵材歛自不言，久之曰：「吾論不入時聽，恐汝曹輕易之。」問者力請其說，乃答曰：「第一恨鰻魚多骨；第二恨金橘多酸；第三恨蕪菜性冷；第四恨海棠無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聞者大笑，而淵材瞠目曰：「諸子果輕易吾論也。」——識小錄——

王始·妖賊王始，聚衆泰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爲太上皇，兄征東將軍，弟征西將軍。慕容德討擒之，斬於東市。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所在。始答曰：「太上皇帝蒙

塵在外，征東，征西俱羅亂兵。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之曰：「一生止坐此口，以至於此，奈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耶？」行刑者以刀鑿築之。始仰視曰：「崩即崩矣！」及於訖命，終不改帝號。

怪僻性。某出門數載始歸，其妻潔白自矢，夫終疑之。一日妻浼夫某鋪買絨線若干兩，綿線若干索，夫怒曰：「是汝與此鋪暗通線索也。」遽爾反目。

某虬髯性暴，幼羅成畏之。適有事交關，盛饌相款；燕窩滿椀，某尋蟬曰：「燕窩獨多，顯係壓我鬮也。」掀案大罵而散。

某師，主人請賞碧桃，置酒以待，師遲遲不出；主人遣其子再四相請。師忿然曰：「碧者逼也，桃者逃也；再四催促，是明明逼我逃也。」不顧而去。

某素有疑疾，一日妻以頭繩縛鏡架置桌上。夫見之，怒曰：「汝明告我竟要嫁人矣！」不悻累日。——消夏閑記摘鈔——

陳兆甲 歸安陳兆甲，字友三，官戶部雲南司主事。素不諳事情。一日忽大悟曰：

『今日豈猶是閉門寂處時乎？正須廣求天下英雄豪傑而與之結交，斯可矣！』逾時偶往觀四喜班所演戲劇，見扮黃天霸某武生，拍案大喜曰：『真英雄在此矣！』觀戲畢，亟往求其人而與之締交，並結爲異姓兄弟。

**龔定庵**。定庵生平最嗜賭，尤愛搖攤。（即壓寶）自謂能以數學占虛雉盈虛之來復。其帳頂滿畫一，二，三，四等字數。無事輒臥於床，仰視帳頂，以研究其消長之機。每自鳴其賭學之精；然每戰輒北。一日揚州某鹽商家大開宴會，名士巨賈輩畢集。酒闌於屋花圃中作博蒲之戲，有王君者，是日適後至，見定庵獨自一人掬水弄花，昂首觀行雲，有蕭然出塵之概。王君趨語云：『想君厭鬱，乃獨至此，君真雅人深致哉！』定庵笑曰：『陶靖節種菊看山，豈其本意？特無可奈何，始放情於山水，以寄其滿懷之憂鬱耳。故其所作詩文愈曠達，實爲愈不能忘情於世事之徵。亦猶余今日之拂水弄花，無以異也』。語次復云：『今日寶路吾本計算無訛，適以資幣，遂使英雄無用武之地。惜世間無豪傑之士，能假我金錢者耳。』王君本傾慕其文名者，乃解囊贈之。借入局，每戰

輒北，不三五次，所借之資已全數烏有。定庵怒甚，遂狂走出門以去。

振武角抵人

太啓年中左神策軍四軍軍師王卞出鎮振武，置宴樂戲既畢，乃命角抵

。有一夫甚魁岸，自鄴州來此較力。軍中十數輩，驍貌膂力，悉不能抵。主帥亦壯之，遂選三人相次而敵之，魁岸俱勝。帥及座客稱善久之。時有一秀才坐於席上，忽起告主帥曰：『某撲得此人。』主帥頗駭其言。所請既堅，遂許之。秀才降階先入廚，少頃而出。遂掩縮衣服，握左拳而前。魁梧者微笑曰：『此一指必倒矣！』及漸相逼急，急展左手示之，魁岸者愕然而倒，合座大笑。秀才徐步而出，盥手而登席焉。主帥詰之：『何術也？』對曰：『頃年客遊，曾於道店逢此人，纔近食案，踰踰而倒。有同伴曰：『怕醬，見之輒倒。某聞而志之，適詣設廚，求得少醬，握在手中，此人見之果自倒，聊助宴設之歡笑耳。有邊帥判官目視其事。』——范寶玉堂閒話——

徐氏

參知政事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發於聞見，即舉身戰慄，至於幾絕。其

見母於弟，皆然；母至死不相見。又惡聞徐姓，及打銀，打鐵聲。買物不得見有餘錢，



亦不欲留一文。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喜之。一日偶聞其家所爲業，婢云「打銀。」疾亦遂作，更不可見。竟逐去之。至於其他，皆所差失。醫視無能施其術。蓋前世所未嘗聞也。——雞肋編——

劉邕。劉邕愛食瘡痂，以爲味似鰻魚。邕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疾，瘡痂落在床，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末落者悉攬取飭邕。邕去。靈休與何晏書曰：「劉邕向願見，遂舉體流血。」——世說新語補——

汪容甫。汪容甫每作文必盡去其鞋，且爬且嗅。否則文機停滯。又好嗅他人腳氣，其臭愈甚者，汪愈戀戀。某士娼貌奇醜而老穢，汪獨嬖愛。人或譏之。汪正色曰：「其貌雖不揚，而腳氣特香也。」人大笑之。

裕總督。前同治間有裕某者，由粵督調兩江總督。其上房用粵東順德之梳頭媽多人，以侍左右。梳頭媽者，與尋常僕婦不同，專以代婦女梳頭爲業。貌姣好，且柔婉解人意。其腳之後跟每日用細石淨水相摩擦，以是潔白而光潤。平時惟跋拖鞋，露其水磨之

脚跟，以爲勾引之具。行路時玉痕宛宛，略如纖月。他省人之至粵者，每謂見此令人魂消。其動人處有過於柳眉櫻唇者。榕某素喜聞鼻烟，其聞烟時必以各婦之腳羅列於前，以其脚跟爲盛烟之碟。謂過勝於象牙鬚翠之各碟也。有人微譏其近錄者。榕笑曰：『昔楊鐵鞋鞋杯行酒，千古傳爲美談。吾之此事，風流蘊藉，開千古未有之創舉，想鐵鞋聞之，猶當欣羨，爾輩俗人，何足語此。』言者謂事係聞之恩厚云。

索倫達呼爾之習俗 索倫風氣剛勁，故兵以索倫爲強。其出師歸，有願留京者聽之，月給糧銀四兩。然此中不盡索倫也，有達呼爾在焉。達呼爾者，本居黑龍河之地，自爲一部落，與索倫雜處，其習俗極鄙。其行輩有得官者，則以叔呼之，不必一族也。官進一階，則以祖視之，受者居然叔，居然祖也。及平日以叔，以祖事人者，一朝得官，官且同等，則稱之以兄弟焉。級若或過之，則向之所事以叔，所事以祖者，即反其禮以待之。有不然者，則相戾矣。此達呼爾之習俗，不知者通目之曰索倫。（索音近賽）

訛傳 世俗傳訛，惟洞廟之名爲甚，今都城西崇化坊顯聖寺者，本名蒲池寺，周氏

顯德中增廣之更名顯聖，而俚俗多道其舊名，今轉爲菩提寺矣，河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巍然獨立，而世俗轉孤爲姑，流例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爲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娘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物類爲聖母廟豈止俚俗之繆哉，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門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余嘗見其像甚勇，手持一屠刀，尖銳按膝而坐，問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尤可笑者耳。——歸田錄——

世俗誕妄。吾杭清泰門外有時遷廟，凡行竊者多祭之。濟寧有宋江廟，爲盜者嘗私禱焉。汲縣有紂王廟，凡龍陽胥禱於是。穎之活靈公廟，閩之吳天保廟亦然。湧金門外有張順廟，赤山埠有武松廟，石屋嶺有楊雄，石秀廟。閩楚多齊天大聖廟，黔中多楊老令婆廟，此多淫妄之祀。又有謬誤者，陳州城外厄臺有廟，額曰「一字王佛。」即孔子也。北方牛王廟畫百牛於壁，牛王居其中，則冉伯牛也。溫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髻鬚相公無婦。於是合而爲一。則杜拾遺伍子胥也。雍邱范郎廟，塑孟姜女，偶坐者乃鬻將軍恬也。孤山林和靖祠塑女像爲偶，額曰「梅影夫人之位」。或戲之曰：「何不兼塑仙

鶴郎君。』世俗誕妄，真是匪夷所思。又凡廟中司事之人，吾鄉名之曰廟鬼，所作所爲，往往戲侮神聖。如關帝手中所執之扇，末署款云：『雲長二兄大人屬書。愚弟諸葛亮。』真堪發噱。又某年吾郡作保沙會，各廟神像俱迎聚於西湖瑪瑙寺前，於諸神持帖互拜最奇，大士名帖云：『妹恩觀世音歛衽拜。尤堪捧腹也。』——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

厄臺寺 陳州城外有厄臺寺，乃夫子絕糧之地。今其中有一字王佛，云是孔子像，舊榜是『文宣王，』因風雨洗剝，但存一『宣王。』而釋子附會，爲一字王也。其侍者冠服，猶是顏淵之狀。如杜甫之作杜十姨，天下如是者蓋不可勝數。

——莊綽裕鷄筋編——

杜十姨 溫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伍髡鬚相公無婦。時人迎杜十姨以配伍髡鬚相公。杜十姨爲誰？杜拾遺也；伍髡鬚爲誰？伍子胥也。若少陵有知，豈不對子胥笑曰：『爾尚有相公之稱，我爲十姨，何唯我耶？』——高文虎蓼花洲閒錄——

認祖 淮南廟有八仙公淮南八公泊泊梅等像，守臣或被旨祈焉。邑人說往時有姓梅

爲守見廟像泣而祭之，云其祖也。回郡至鄒家嶺，恰人郝生登嶺大痛，守怪關之。對曰：『此嶺乃祖先之家也。』守怒杖之。——塵史——

土地夫人 正德中顧東橋講知台州府，有土地祠，設夫人像。顧曰：『土地豈有夫人？』命撤去之。郡人告曰：『府前廟神缺夫人，請移土地夫人配之。』顧令卜於神，神許，遂移夫人像入廟。時爲語曰：『土地夫人嫁廟神，廟神歡喜土地神。』明年，郡人復曰：『夫人入配一年，當有子。』復卜於神，神又許之，遂設太子像。時又語曰：『昔年入配今生子，明歲更教令愛生。』顧既撤夫人像，又聽其入配塑子，益見民之易惑，而神不足信也。——關莊。駒陰冗記——

麻風神 淫祠南方爲盛，猴犬豬狐，均有小廟曰王，曰候，曰聖母，曰仙姑，爲類至夥。其最可笑者，麻風之院，獨祀嚴分宜。以爲分宜罷相後，爲麻風院主，余先塋在桑溪之溪口，清明重九，掃墓必經院外，見分宜像，方供之高座，演劇以祠之。神怒目顰眉，烏紗袞服，狀至威猛。余笑曰：『分宜病癩者，何爲廟食於此，則宜乎關中餅師

，祀漢宣帝像於肆中矣。』以漢宣帝徵時，有舊餅之異，故訛傳爲舞肆之神，事見宋蔡條鐵圍山叢談。唯分宜之祀，則不得出處——畏慮預記——

風燭會 韓旭亭言江陰有季教諭，性怪誕，語多不經。旭亭好游覽山水。季謂之曰：『君何時遇虎豹，乃作其小餐也。』其鄉有看英會，季曰：『何所謂看英，謂之風燭會可也。』

李鴻章出使時之笑史 相傳李鴻章使美時，美人慕其功，多敬之。李嘗欲一登美伯理爾天德座不可得。一日赴美官某宴，李乘間至座息片時，如願相償，美人亦無如之何。又嘗以翰林名刺投美某大臣，（翰林名刺字向大）某見其字之大也，以爲凌已，還以愈大者。李怒曰：『此欺我也。』更以長五六尺之名刺復之。一時傳爲笑話。

紀文太守軼事 文徵時曾娶一有夫之婦爲妾。得志後妾，乃自撰擇雲小傳，極稱其妾之慧秀賢淑，工書善畫。所記瑣事甚多，其開宗明義謂妾自言雖侍前夫年餘，並未破瓜云。文性極儉，在河南太守任中衣衫藍縷，每晨醒即於枕上呼童買蒸饅饅一個，送

至衾中大嚼，文早起盥面必敷胭脂水，否則不能見客。蓋面上有烟灰之色故也。拳匪起時，文烟癮日增，及聞兩宮西狩，即終日臥床吃鴉片，榜其房門曰：「此處停靈，闖人免進。」文不用家丁，伺候皆親兵。不准呼大人，只准呼二爺。

諸襄七 諸襄七錦，學問淹貫，而性甚古拙。嘗典試福建，巡撫正副備考官瓜各五十，而先生之瓜以誤數少送一枚。先生大怒，請巡撫而問之。巡撫曰：「此係誤數，即當再送。」先生益大怒曰：「我豈爲一瓜爭乎？臙肉不至而孔子行，醴酒不設而穆生去。瓜雖微，亦可見禮意之衰也。」時傳爲笑談。

燕石 宋之愚人得燕石以爲至寶，以革纒屣巾什襲藏之。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戒七日，沐浴啓視，客笑曰：「石也。」宋人怒藏之愈固。——說苑——

汪容甫 汪容甫先生中，近代名儒也。其文與魏源默深，龔鞏祈定庵齊名。嘗言生平有三憾：一憾造物生人必飲食而始生，生不百年而即死；一憾身無兩翼可飛踏九霄，足不四蹄可徒走千里；一憾古人但著述流傳，不能以精靈匹對。有三畏：畏雷電，鷄鳴

，婦人聲。先生性卞，無容人量。商總某，嘗報效十萬金，得賞二品銜。汪暎其每出拜客也，乘驢從其後戴草製暖帽，以紅羅布爲頂，以松枝爲孔雀翎，於項間挂冥蠟一串；商行亦行，商止亦止。商恨甚，而無如何，以五千金爲壽，始疑其事。

諱考 般以前尙實不諱名。至周始諱然猶不盡諱。如穆王名滿，定王時有王孫滿之類。至秦始皇諱政，乃呼正月爲『征月』。史記年表作『端日』。盧生曰『不敢端。』言其過秦頗端正法度曰『端直。』皆避政字。漢高祖諱邦，舊史以『邦』爲國；惠帝諱『盈』，史記以萬『盈』數作『滿數』；文帝諱『恒』，以恒山爲『常山』；景帝諱『啓』，史記微子『啓』作微子『開』。漢書『啓』母石作『開』母石；武帝諱『徹』，以『徹』侯爲『通』侯，剛『徹』爲剛『通』，宣帝諱『詢』，以『荀』卿爲『孫』卿；元帝諱『爽』，以『爽』氏爲『盛』氏；光武諱『秀』，以『秀』才爲『茂』才；明帝諱『莊』，以老『莊』爲老『嚴』，『莊』助爲『嚴』助，卞『莊』爲卞『嚴』；廢帝諱『隆』，以『隆』慮爲『林』慮；安帝父諱『慶』，以『慶』氏爲『賀』氏。



魏武帝諱『操』，以杜『操』爲杜『度』；蜀後主諱『宗』，以孟『宗』爲孟『仁』；晉景諱『師』，以『師』保爲『傳』，京『師』爲京『都』。文帝諱『昭』，以『昭』穆爲『韶』穆，『昭』君爲『明』君，三國志韋『昭』爲韋『耀』。愍帝諱『業』，以建『業』爲建『康』；康帝諱『岳』，以鄧『岳』爲鄧『倍』，山『岳』爲山『倍』。○齊太祖諱『道成』，師『道』淵俱云『師淵』。梁武帝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爲『白紺』；隋帝諱『忠』，凡郎中皆去『中』字，侍『中』有侍『內』，『中』書爲『內』史，殿『中』侍御爲殿『內』侍御，置侍郎不置郎『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侍書御史代之，中盧爲次盧。至唐又避太子諱，亦以『中』郎爲『旅賁郎將』，『中』書舍人爲『內』舍人。

煬帝諱『廣』以廣樂爲『長』樂，『廣』陵爲『江都』。唐世宗諱『丙』，故以『景』字代之，如景科，景令，景子之類是也。唐祖（高祖之祖）諱『虎』，凡言『虎』率改爲『猛獸』，或爲『武』，如『武』賁，『武』林之類，李延壽作南北史，易石『虎』

爲石『季龍』韓擒『虎』爲韓擒。高祖諱『淵』，趙文『淵』爲趙文『深』，『淵』字盡改爲『泉』，劉『淵』爲元海，戴『淵』爲戴『若思』太宗諱『世民』，唐史凡言『世』皆曰代，『民』皆曰『人』，如悉『人』，治『人』，生『人』，富『人』侯之類，『民』部曰『戶』部；高宗諱『治』，凡言『治』皆曰『理』，如至『理』之主不代出者，章懷遼當時諱也，陸贄曰與『理』同道，罔不與脅從罔『理』，韓元策問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睿宗諱『旦』，張仁『賈』改仁『愿』，玄宗諱『隆基』，太一君『基』，臣『基』並改爲『其』字，『隆』州爲『閬中』，『隆』康爲『晉』康，『隆』龜爲『崇』龜，『隆』山郡爲『仁壽』郡；代宗諱『豫』，以『豫』章爲『鎮陵』，蘇『預』改名『源明』，以蕃『預』爲『蕃』及山藥；德宗諱『适』，改『括』州爲『處』州；憲宗諱『淳』，『淳』州改爲『變』州，韋『純』改名『貫之』，『之』『純』改名『處厚』，王『純』改名『紹陸』『純』改名『質』，柳『淳』改名『灌』，嚴『純』改名『休復』，李行『純』改名行『謹』，崔『純』亮改

名『行範』，程『純』改名『弘』，馮『純』敏改名『約』，穆宗諱『恆』，以『恆』山爲『常』山；敬宗諱『弘』徐『弘』敏改名『有功』。鄭『誦』避文宗舊諱改名『濟』。武宗諱『炎』，賈『叅』改名『嵩』，宣宗諱『忱』，韋『忱』改名『損』，穆『諶』改名『仁裕』。

梁太祖父烈祖名『誠』，遂改『城』曰『牆』。

晉高祖諱『敬瑄』，析『敬』字爲『文』氏『苟』氏，至漢乃復舊，至本朝避翼祖諱復析爲『文』爲『苟』，本朝高宗諱『構』，避嫌名者仍其字，更其音者『勾』澹是也，加金字『鉤』光祖是也，加絲字『絢』紡是也，加草頭者『苟』謹是也，改爲『句』字者『句』思是也，增勾龍者如淵是也，勾龍去上一字者大淵是也，已上皆臣下避君諱也。

吳太子諱『和』，以『和』興爲『嘉』興；唐高宗太子弘爲武后所醜，追尊爲孝敬帝廟曰義宗，『弘』文館改爲『昭』文，『弘』農縣爲『恒』農，幸『弘』機俱爲機，

李含光本姓「弘」，易爲「李」，曲阿「弘」氏易爲「洪」，溫彥「弘」遂以大雅字行。晉以毗陵封東海王世子「毗」，以毗陵爲「晉」陵。唐避章懷太子「賢」諱改集「賢」爲「崇文」館之類，皆避太子之諱也。

呂后諱「雉」，封禪書謂「野鷄」夜雉；武后諱「墨」，以「詔」書爲「制」書，鮑「照」爲鮑「昭」改懿德太子重「照」爲重「潤」，劉思「照」爲思「昭」；簡文鄭后諱「阿春」，以「春」秋爲「陽」秋，宮「春」爲宮「陽」，新「春」爲斷「陽」。此避后諱也。

元后父諱「禁」，以「禁」中爲「省」中；武后父諱「華」，以「華」州爲「太」州；章仁約避武后家諱改名元忠；竇懷貞避章后家諱而以字行；劉穆之避王后家諱以憲祖字行，後復避桓溫母諱遂稱小字「武生」；虞茂避穆后母避改名預；本朝章獻太后父諱「通」，嘗改「通」直郎爲「同」直郎，「通」州爲「崇」州，「通」判爲「同」判皆，「通」進司爲「承」進司，「通」奉爲「中」奉，「通」事舍人爲「宣」事舍人；

至明道間遂復舊。此則避后家諱也。

錢王鏐以石『榴』爲『金櫻』，改『劉』氏爲『金』氏；楊行『密』據揚州，州人呼『蜜』爲『蜂糖』；趙避石勒諱以羅『勒』爲『蘭香』；高祖父名『誠』，以武『成』王爲武『明』王，武『成』縣爲武『義』縣；羊『詒』爲荊州，州人呼『戶』曹爲『辭』曹之類。皆避國主諸侯諱也。

詩書則不諱，若文王『諱呂』，而箕子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厲王諱『胡』而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胡』爲虺蜴，『胡』然厲矣。周禮有昌本之俎，詩有『發』之詠，大誥弗『棄』基不諱后稷『棄』字，孔子父叔梁『紇』而春秋書藏孫『紇』，成王諱『誦』，而吉甫作『誦』之句，正在其時是也。廟中則不諱，周頌祀文武之樂歌雖曰克『昌』厥後『噫嘻』曰駿『發』爾私是也。

臨文則不諱，魯莊公名『同』，而春秋書『同』盟。襄公名『午』而書陳侯『午』卒。僖公名『申』，書戍『申』。定公名『宋』，書『宋』人『宋』仲幾。漢書祀元封

詔書有啓母石之言，刑法志建三典以刑『邦』國，與萬『邦』作字，韋孟詩總齊羣『邦』，皆不避高祖諱。

魏太祖名『操』，而陳思王有『造』白之句，曹志，『植』之子，奏議云『幹植不強』。三國吳時有言功以『襟』成，蓋斥孫『權』之名。南史有牽逢五『虎』，及『虎』祝之語，則『虎』字亦不盡避。韓文公潮州上表云朝廷『治』平日久，曰政『治』少懈，曰巍巍『治』功，曰君臣相戒以致至『治』，舉張行素曰文學『治』行衆所推，亦不避高宗之諱；又袁州上表曰『顯』榮頻煩，舉韋諷曰『顯』映班序，柳文樂曲曰義和『顯』耀乘清芬，皆不盡避中宗之諱；韓賀既位表曰以和萬『民』，亦不諱『民』字，如此類甚多。胡翼之侍講邇英日講乾卦元亨利貞，上爲動色，徐曰臨文不諱；伊川講南『容』三復白圭，內侍告曰『容』字上舊名也，不聽，講畢曰：昔仁宗時宮嬪謂『正』月爲初月，餅之『蒸』者爲『炊』，天下以爲非嫌名舊名請勿諱，邦國有不諱者，襄王名『鄭』，『鄭』不改封，至於出居其國，使者告於秦晉曰：鄰在『鄭』地，受晉文公

朝，而鄭伯傳；漢和帝名「肇」而郡有京「兆」是也。嫌名則有避有不避者。韓退之辯諱，桓公名「白」，傳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脩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爲布「皓」，腎「腸」爲腎「脩」。漢武名「轍」，不聞諱車「轍」，然史記天官書謂之車「通」，此非諱車「轍」之「轍」乎？若晉康帝名曰「岳」，鄧「岳」改名爲「獄」，此則不諱嫌名也。二名不偏諱，唐太宗名「世民」在位日戴胄唐儉爲「民」部尙書，虞「世」南，李「世」勣皆不避。至高宗時改「民」部爲戶部，「世」南已卒，「世」前去「世」字。或云卒哭乃諱，避諱而易字者；按東觀漢記云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文帝諱「恒」之字曰「常」，光武諱「秀」，之字曰「茂」。蓋當時避諱改爲其字，之者變也，如卦變爻曰之也。本朝眞宗諱「恒」，音胡登切，若闕其下畫則爲「恒」，又犯徽宗旁諱，後遂併「恒」字不用，而易爲「常」，正用前例也。淮南王安避父諱「長」，故淮南書凡言「長」悉曰「脩」。王羲之父諱「正」，故每書「正」月爲「初」月，或作「一」月，餘則以「政」字代之。王舒除會稽內史，以祖諱「會」，以「

會」稽爲「部」稽。司馬遷以父諱「談」，史記中趙「談」爲趙「同子」，張孟「談」爲孟「同」；范曄父名「泰」，後漢書郭「泰」爲郭太；李翱祖父名「楚今」，故爲文皆以「今」爲「茲」；杜甫父名「閑」，故杜詩無「閑」字；蘇子瞻祖名「序」，故以「序」爲「叙」，或改作「引」；曾魯公父名「會」，故避之者以勘「會」爲勘「當」，蔡京父名「準」，改平「準」務爲平貨務。此皆士夫自避家諱也。

史記李斯傳言宦者韓「談」，則「談」字不能盡避；漢書爰垂傳有上益「莊」之文，鄭當時傳有鄭「莊」千里不齋糧之類，此不能盡避也。范曄爲「太」子詹事，以父名「泰」，固辭，朝議不許；唐寶會授「中」書舍人，以父名至「忠」，不受，議者以晉同字別，乃就職；韋聿遷「秘」書郎，以父嫌名換司議郎；柳公綽遷吏部尙書，以祖諱換左丞；李涵父名「少」康，爲太子「少」傅，呂渭劾之。本朝呂希純以父名公「著」而辭「著」作郎；富鄭公父名「言」，而不辭右正「言」；韓億絳續家諱保，「樞」，爲「樞」密而不避。此除官有避不避也。



至若後唐郭崇韜父名「弘」，改「弘」文館爲「崇」文館。建隆間慕容彥釗吳廷祚皆拜使相，而釗父名「章」，廷祚父名「璋」，制麻中改同爲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二品，紹興中沈守約，湯進之二丞相皆名「舉」，於是改提「舉」書局爲提「領」，此則朝廷爲臣下避家諱也。

元稹以「陽城」驛與楊道州名同，更之曰「避賢」驛，且作詩以記之。白樂天和之云：「荆人愛羊「詰」，「斤」曹改爲「詞」。一字不忍道，况兼姓呼之」是也。鄭誠過鄆州「浩然」亭，謂賢者名不可斥，更名「孟」亭。徽有任「昉」寺任，「昉」村，以任所遊之地故也。虞藩爲刺史日，更爲任公寺，任公村。此則後人避前賢名也。

至有君臣同名者，襄王名「鄭」，衛成公與之同時，亦名「鄭」。衛侯諱「惡」，其臣有石「惡」。宋武帝名「裕」，褚叔度，王弘皆名之，謝景仁張茂度皆名「裕」。宋明帝名「彧」，王景文亦名「彧」。唐玄宗名「隆基」，劉子玄名知「幾」又有父子祖孫名同者，康王名「釗」，生子瑕，是爲「昭」王；宋明帝名「彧」，其後廢帝亦名「

昱』；魏獻文名『弘』，其子孝文名『宏』，聲雖相近而字猶異也；若厲王名『胡』，而僖王名『胡』，齊蔡文侯，昭侯相去五世，皆名『中』；魏安同父名『屈』，同之子亦名『屈』；襄陽有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父『靖』學優不仕。此尤爲可罪也。若桓玄呼父『溫』曰『清』此不足責；若韓愈不避仲卿，又何耶？

朱溫之父名誠，以其類戊字，司天監上言請改『戊』己之『戊』爲武字，此全無義理。

如揚郡士人名潘沈氏，與書名而不姓，皆諛之者過耳。未如梁謝舉聞家諱必哭，近世如趙南仲亦然，此亦不失爲孝，若唐裴德融父諱『泉』，高錯爲禮部侍郎典貢舉，德融入試，錯曰：『伊父諱『舉』，而某下試就與及第困一生』，事後除屯田員外郎，與同除一人參右丞，盧簡先屈前一人使驅使官傳語曰『員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裴倉遽而去，李賀以父名『晉』肅，終身不赴『進』士舉，抑又甚焉。崔殷夢知舉，吏部尚書『歸』仁晦託弟仁澤，殷夢唯唯，至於三四，殷夢斂色端笏曰：『某見進表讓此

官矣！」仁晦始悟己姓乃殷家諱「龜」從故也。後唐天成中盧文紀爲工部尙書郎中，于「鄴」參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竟不見，「鄴」憂畏太過，一夕雉經而死，楊行密父名「怱」與「夫」同音，改文散諸大「夫」爲大「卿」，御史大「夫」爲御史大「卿」，至有與唐寺鐘題誌云：「金紫光祿大兼御史大及銀青光祿大，皆直去「夫」字尤爲可怪。國朝劉溫叟父名「樂」，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岱。徐績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踐，遇橋則令人負之而過，此皆避諱不近人情者也。

至如唐憲宗時戎昱有詩名，京兆尹李鸞擬以女嫁之，令改其姓，昱辭焉。五代有石昂者，讀書好學，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爲臨淄令，習入朝，監軍楊彥朗知留後，昂以公事上謁，贊者以彥朗家諱「石」遂更其姓曰「右」昂，昂趨於庭責彥朗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昂即解官去，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宣和中徐「申」幹臣自諱其名，知常州，一邑宰白事，言已三狀「申」府未施行，徐怒形於色責之曰：「君爲縣宰，豈不知長吏名

，乃作意相侮！宰亦好犯上者，即大聲曰：「令此事『申』府不報，便當『申』監司，否則『申』戶部，『申』臺『申』省：『申』來『申』去，直侍『身』死即休！」語罷長揖而退。徐雖怒，然無以罪之，三人者皆不肯避權貴之諱以自保其姓名。北齊『熊』『安』生者，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群公哂之，蔡京在相位日，權勢甚盛，內外官司公移皆避其名，如『京』『東』，『京』西並改爲『畿』左『畿』右之類，蔡門下昂避之尤謹，併禁其家人，犯者有笞責，昂嘗自誤及之，家人以爲言，乃舉手自擊其口，蔡經國聞『京』閩首稱『京』爲『經』，乃奏乞改名『純臣』，此尤可笑。紹聖間安『惇』爲官從，章『惇』爲相，安見之，但稱『享』而已。近世方巨山名『岳』，或謗其爲南仲丞相幕客，趙父名『方』，乃改姓爲『方』，即而又爲邱山甫端明屬，『岳』於是復改名爲『方山』，遂止，以爲過焉！善乎胡康侯之論曰，後世不明春秋之義，有以諱易人姓者，易人名者，愚者迷禮以爲孝；諂者獻佞以爲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齊東野語！

宋太祖諱 太祖廟諱『匡胤』，『語訛近』香印』。故今世賣香印者不敢斥呼，鳴羅而已。仁宗廟諱真，語訛近『蒸』。今內庭上下皆呼蒸餅爲『炊』餅，亦此類。

錢鏐諱 錢武肅王諱『鏐』，『至今吳越間謂石『榴』爲『金櫻』；『劉』家『留』家爲『金』家；田家『留』住爲『駐』住。

楊行密諱 楊行密據江淮。至今民間……猶謂『荇』溪爲『菱』溪，則俗語承諱，久未能頓易故也——青箱雜記——

名諱 世有自諱其名者。如田登在至和間爲南宮留守。上元有司舉故事呈稟，乃判狀云：『依例放火三日』坐此爲言者所攻而罷。——老學庵筆記——

又有典藥徐申，知常州。押綱使臣被盜，具狀申乞收捕，不爲施行。此人不知，至於再三，竟寢不報，始悟犯名之故。遂往見之云：『某累申被賊而不依申行遣，當申提刑，申轉運，申廉訪，申帥司，申省部，申御史臺，申朝廷，身死即休也。』坐客笑不能忍。——宋稗類鈔——

許先之。許先之監左藏庫，方請衣，人衆有武人親往懇之曰：「某無使令，故躬身來請，乞先支給。」許允之，久之未到。再往叩之云：「適蒙「許先支」，今尙未得。」許諭曰：「公可少待。」遂至暮不給而去。

汪伯彥。汪伯彥作西樞，有副承旨，當喚狀，而陳牒姓張校尉，名與汪同，遂止呼張校尉。其人不知爲誰？久不敢出；再三諭令勿避，竟不敢言；既又迫之，忽大呼汪伯彥。左右笑怒，汪罵之曰：「畜生。」遂累月不敢復出。——鶴肋偏——

諱。國諱公法也，憲諱私情也；下爲上諱，下之盡禮也，上賁下諱，上之不情也。……某朝官誦事蔡京，呼之爲父，合家不許犯京字。眷屬犯申飭，奴婢犯箠笞，賓客犯罰酒，自犯手披其頰。其無耻乃至於此。杜祁公之言曰，「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則所諱在我而已，他人何預焉。公帥邠州之日，孔目吏請家諱。公曰：「下官無所諱，惟諱取枉法賊。」吏悚然而退。父母之諱，且不必，而况己名乎——梁

紹壬 兩般秋雨盦隨筆——

父諱。宋世君臣好以父諱爲戲，王僧虔子慈，謝鳳子超宗，慈方學書，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猶雞之比鳳」。王或之子綯，何尚之子偃，綯五六歲，讀書論語，至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外祖何尚之戲曰：「可改作耶耶乎文哉」。「綯曰：尊者之名，安可以戲？寧可道草上之風必扇」。殷淳之子孚，何無忌之子昂，嘗共食，孚羹盡，昂曰：「益股羹」。孚答曰：「何無忌諱」。謝莊之子淪，劉勳之子俊，嘗同飲，俊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淪曰：「苟得其人，自可沉湎千日」。蔡興宗之子約，王僧虔之子慈，同人寺，遇沙門懺，約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宗」。張邵小名梨，子敷小名楮，文帝戲之曰：「楮何如梨」？敷曰：「梨是百果之宗，楮何敢比也！」孝武好詆羣臣，並使自相嘲訐以爲歡笑。一日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江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僧安智深之父也。智深避席流涕。謝鳳之子超宗，謝莊之子暄，宋明帝敕二人由鳳莊門人，超宗曰：「君命不可不往」，乃趨入。暄曰：「君處臣以禮

」。遂不入。——孔平仲續世說——

小人。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宣和間有遼國右金吾衛上將軍韓正歸朝授檢校少保節度使對中人以上說話，即稱小人，中人以下即稱我家。每日到漏舍誦天童經數十遍，其聲朗朗然。且云：「對天童豈可稱我」。自皇天生我，皆改爲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凡稱我者，皆改爲小人。誦畢贊笑云：「這天童極靈聖」。王少師云：「若無靈聖，如何持得許多小人」。然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小人之稱，其來古矣，施之於經，是可笑也。——錢

世昭 錢氏私志——

宗漢。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蓋始於五胡亂華。時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因辭。文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受」。此其証也。承平日有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舉宮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中入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羅兵士；大保請官教點兵士書」。郡下聞然，傳以爲笑，



## ——老學庵筆記——

程·木·文。程木文有僕，號墨文。木文責之曰：「我號木文，爾奈何亦號墨文？」僕曰：「音同字不同，相公乃木頭之木，小人是文墨之墨也。」

皮·紉。錢良臣子，改讀孟子，「今之所謂爹爹者，古之所謂民賊也」。非諱之，乃罵之矣。馮道門客，講道德經，「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演六字爲十二字。王僧彥父名師古，呼硯曰墨池，鼓曰皮紉。知領南郡，一官上謁，題刺曰「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紉祗候」。僧彥謂子弟曰：「奉人當如此」。《老學庵筆記》臨淄令石昂謁監軍，以監軍諱石，改稱「右昂」。諱之爲害，使人不有其名，不有其姓，並經文俱失其故，可笑哉！

怕·老·婆·說。尙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古註云：箕星，東方宿也；東木克北土。以土爲妻，土好雨，故箕星從妻所好而多雨也。畢星西方宿也；西金克東木。以木爲妻，木好風，故畢星從妻所好而多風也。由此推之，北宮好燠，南宮好暘，中央四季好

寒，皆以所克爲妻而從妻所好。則是天上星宿亦怕老婆矣。

化·妬·神·咒。 扈統妻荀氏，性妒悍。一日統夢神謂曰：『天上有化妬神咒經一卷，自孔門三出妻之後，此經不行人間，今授汝，汝當諦聽。』乃開絨展寶藏朗誦。統俯伏聽受，即能默記。每日清晨奉持。三日後荀氏漸覺溫柔。四十九日荀氏病，口吐一物，黑如漆，似蛇兩頭，似鷓兩尾，不解何物。夜復夢神曰：『此是汝妻妒根，今爲佛力拔去，永無妒心矣。』妻病亦愈。——堅瓠集——

王·導。 王導妻曹氏，性妒。導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聞之，將往焉。導恐被辱，遽命駕，以所執塵尾柄驅牛以進。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讓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唯有短轡轎車，長柄塵尾。』導大恚：

——世說新語——

周·姬。 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甥等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言關雎蠶斯有不忘之德。夫人知以諷己，乃問『誰撰此詩』，答

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爲爾，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也』。——妬記一

車武子。車武子妻大妒。武子呼其婦兄共宿，取一綠裙衣挂屏風上，其妻拔刀徑上牀發被，乃其兄也。大慙而退。——要錄——

任瓌。唐管國公任瓌，酷怕妻。太宗以功賜二侍子，瓌拜謝不敢以歸。太宗召其妻賜酒，謂之曰：『婦人妬忌，合當七出，若能改行無妬，則無飲此酒，不爾可飲之』。曰：『妾不能改妬，請飲酒』。遂飲之，比醉歸，與其家死訣，其實非鳩也。既不死，他日杜正倫譏弄瓌。瓌曰：『婦當怕者三：初娶之時，端居若菩薩，豈有人不怕菩薩耶？既長生男女，如養兒大蟲，豈有人不怕大蟲耶？年老面皺如鳩盤茶鬼，豈有人不怕鬼耶？以此怕婦，亦何怪焉！』聞者歡喜。——韓琬 御史臺記——

荀介子。荀介子爲荊州刺史。荀婦大妬，恒在介子齋中，客來便閉屏風，有桓客者，時在中兵參軍，來詣荀諮事。論學已訖，爲復作餘語。桓時年少，殊有姿容，荀婦在屏風裏便語桓云：『桓參軍，君知作人不？論事已訖，何以不去？』桓狼狽便走。

韓伸 有韓伸者，渠州人也。善飲博，長於灼龜。遊謁王侯之門，常懷一龜殼。隔宿先灼一龜，來日之兆吉，即博，不吉，即已。又或云某方位去吉，即往之。諸方縱人牽之不去，即取人錢貨，如徵赤債。或經年忘其家而不歸，多於花柳之間落魄。又嘗遊謁于東川，經年不歸。忽一日聚其博徒挈飲妓而致幽會，夜坐治樂之際，其妻又自家領女僕一兩人潛至，匿家鄰舍，俟其夜會筵合，遂持捧伺于暗處。伸不知，遂揚聲唱池水清聲不絕。嗣後一棒，打落幃頭，撲滅燈燭。伸即竄於飯床之下。有同坐客暗中遭鞭撻一頓，不勝其苦，後遣二青衣把髻子至燭下照之，乃是同坐客。其良人尙科頭潛於飯床之下。蜀人大以爲歡笑。時輩呼韓爲池水清。——王氏見聞——

巫人治妒 京師有士人譚，其婦大好忌，於夫小則詬訾，大則捶打。嘗以長繩繫夫脚。登密與巫媪爲計，因婦眠而逃，以羊繫繩上。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召問巫，巫曰：『娘子積惡，先人怪責，故郎君變成羊，若能改過，乃可祈請。』媪因悲號，抱羊

慟哭，自咎悔誓。巫乃令七日齋，舉家悉避於室中。禁鬼神師祝，羊還復本形，豛徐徐還。後復妒忌，舜因伏地作羊鳴。婦驚起徒跣呼先人爲誓。於是不復敢爾。

——江盈科談——

四畏 王文穆公夫人悍妬。貴爲一品，欲置一姬侍竟不可得。宅後作堂，名三畏。

楊文公戲曰：「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兼畏夫人。」——見聞錄——

洪文惠文敏 洪文惠，文敏兄弟皆懼內。雖少年貴達家有聲伎之奉，往往不能快意。王宣子知饒州。景伯家居喪，偶宣子弔焉。主人受弔已，延客至內齋，饌酒小酌，甫舉杯，羣妾盈出，素妝靚態，黛色粉光，不異平日。謔浪笑話，酒行至無算。景伯半醺握玉手曰：「不圖今日有此樂。」賓主相顧一笑。後二十年宣子謝事歸越，景盧來爲守，時已饑居，暇日宣子造鄒齋，景盧留飲，亦出家姬侑席。笑謂王曰：「家兄有言，不圖今日有此樂。」王爲絕倒——龐元英。談叢——

戴上官爲妻 縣令某，性猥鄙。覈任十二年，絕無政績，惟逢迎上臺爲得計。有詞

鄉某公作巡撫，某投謁稟見，時同僚具在，某即於儀門唱名，騰行至堂上，叩頭以千百計，額上磊塊，墳起若巨卵。叩畢，袖中出金珠，潛置座下，又匍伏不起。公有怒色，某叩首啓白曰：『大人是卑職老子，卑職是大人兒子，不到處訓誨可也。』公愈怒曰：『汝欺我太甚。』以金珠擲地下叱之去。同僚代爲解免。公曰：『汝等不知，彼非趨奉，直嫵笑我耳。』衆殊不解。公曰：『我與彼爲同鄉，素悉其懼內之癖，每蚤起卽具冠服於寢門外，叩首問安。盥沐既畢，膝行趨伏於匭次，噉地叩頭以百數，聲如響拆，隨出金球等物獻作簪珥，稍有不慚，雙手捧藜杖以進，口呼求夫人訓誨，叱之始戰栗而出。適見景象，宛呼相似，是直以細君戲我矣，豈不令人髮指。』衆皆色變。公笑曰：『汝等想亦有是癖耶。自今以後，盡肅紀綱，無速官謗，逢迎之術，適足以取辱耳。』衆唯唯而退。

荷·葡·架·倒·了。有吏懼內，一日被妻搗破面皮，明日上堂，太守見而問之，吏權詞對曰：『晚上乘涼，適荷葡架倒下，故此刮破。』太守不信曰：『定係看妻子所搗。』將

差皂隸傳聞，不意奶奶在堂後潛聽，大怒，搶出堂外。太守慌謂吏曰：「你且暫退，我內衙菊荷架也要倒了。」

武弁懼內。一武弁懼內，面爲婦爪傷。同僚謂曰：「以登壇發令之人，受制於一女，何以爲顏。」弁曰：「積弱所致，一時整頓不起。」同僚曰：「刀劍士卒，皆可以肋兒威，伺其咆哮，先令軍士被掛鎗戟，林立兩傍，然後與之相拒，彼懼軍威敢不降服。」弁從之。及隊伍既設，弓矢既張。其妻見之，大喝一聲曰：「汝裝此模樣，將欲何爲？」弁聞之，不覺胆落急跪下曰：「請奶奶看操。」

再不敢睜。一懼內者，忽於夢中失笑。妻搖醒曰：「你夢見何事？如此得意。」夫不能瞞，乃曰：「夢娶一妻。」妻大怒，罰跪床下，起尋家法杖之。夫曰：「夢幻虛情，如何認作實事？」妻曰：「別樣夢詐你做，這樣夢却不許你做的。」夫曰：「以後不做就是了。」妻曰：「你在夢裏做，我如何得知。」夫曰：「既是如此，待我夜夜醒到天明就是了。」

夢中事耳。張侗初懼內，名滿於士紳間。一日福清詣之，值獅子正吼，褫其衣冠不與。

客見，張竊他服以出，吼聲達外。移時張語無緒；僕亦不敢進茶。福清會意，携手出門笑曰：「侗初舊病發耶？」越有一紳，亦以懼內聞，夢以匙擊其妻，覺而語之，其妻遂大詬不已，紳父聞之解曰：「誤傷亦是小事，何事曉曉乃爾？」紳急白曰：「兒夢然耳，非真有也。」其父爲之一笑。——黃尊素說略——

正月大二月小。一官欲直妾，畏妻干預；因給妻曰：「皇帝命我娶妾，勅旨在此。」妻果懼，一日夫出。私啓視之，見正月大，二月小。喜曰：「原來皇帝也有大小。」又看見三月大四月小，曰：「到分得均勻。」及看至五月大，六月大，七月大八月小，九月小。乃大怒曰：「有這樣不公道的皇帝，涼爽天氣竟被他佔了受用，如此熱天，反都派與我。」

昌認丈夫。光緒初年吏部有兩雷姓司員，一浙江人，一陝西人；一進士；一拔貢也。同姓，同官，又同司。浙雷住南橫街；陝雷住魏染胡同，則一妾也。門榜皆書吏部雷。



寓。一日者，浙雷之僕私語其僚曰：『我主人置一妾矣，住魏染胡同也。』爲妻所聞，窮詰之。僕言，實見魏染胡同有吏部雷宅，訪之僅一妾，未知是主人外室否？不敢斷也。』妻聞大怒，立命驅車往，至則命僕婦大聲呼太太至。陝雷妾以爲有女客來也，出迎，妻一見太罵曰：『淫婢無恥，爾竟敢私居於外，不來見我耶？』陝妾始茫然，繼始悟此必夫之妻也。正支吾間，陝雷歸，妾哭訴曰：『爾初不言有大婦在京也。』陝雷大驚，及熱視曰：『非我妻也。』妾大罵曰：『何來潑婦，昌認丈夫。』陝雷忽悟曰：『夫入是浙江雷某妻耶？』妻點首，漸沮無人狀矣。陝雷曰：『是乃誤會可請歸，無介懷也。』妾不允曰：『既認爲夫，則今夜必伴夫一宿始可。』妻乃大窘。陝雷再三勸其妾。始釋之去。歸即逐其僕云。

賀喪妻 解縉常弔友人喪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德俱無；七出咸備。嗚呼！哀哉！大吉大利！』蓋學士夫人亦悍也——**堅瓠集**——

嘲懼內黃鸞兒 何事犯娘行？跪粧臺，一炷香，風流罪過難輕放；笞之太強，殺之

過傷。參詳，惟有宮刑當。好關防，如何黑夜越獄上牙牀。——尤侗——

安鴻漸 安鴻漸有滑稽清才，而復懼內。婦翁死，哭於路。其孺人性素嚴。呼入總幕，語之曰：『路哭何因無淚？』漸曰：『以帕拭乾。』妻嚴戒曰：『來日早臨棺，須見淚。』漸曰：『唯。』計既寤，來日以寬巾納濕紙於額，大叩其額而慟。慟罷，其妻又呼入窺之。妻驚曰：『淚出於眼，何故頰流。』漸對曰：『豈不聞自古云水出高原。』聞者大笑——拊掌錄——

## 索隱

### 一：滑稽溯源

滑稽一詞，始見於楚詞卜居「突梯滑稽，如脂如韋，」朱子註云：「滑音骨，稽，音雞；滑稽，圓轉貌，突梯，滑稽貌。」王逸註云：「轉隨俗也。」文選註亦謂「滑稽音骨雞。」五臣云：「委曲順俗也。」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故揚雄酒賦曰：「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晝日盛酒，人復藉沽。」姚察云：「滑稽，尤俳諧也。滑稽如字，稽，訖也，以言諧語滑利，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又史記樗里子列傳曰：「樗里子滑稽多智。」索隱云：「滑，音骨，稽，音雞。」鄒誕解云：「滑，亂也，稽，同也；謂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謂能亂異同也。」一云：「滑稽酒器，可轉注吐酒不已；以言俳優之人，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如滑

稽之吐酒不已也。』正義云：『滑，讀如混，水流自出，稽，計也；言其智計宣吐，如泉流出無盡。』顏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亂也，稽，礙也，其變無留也；（漢書公孫弘傳註作無留礙也。）言其滑亂不可考校。』

揚雄稱東方朔爲『滑稽之雄。』顏師古又註爲『圓轉縱舍無窮之狀。』與前說大同而小異。

清異錄云：『滑稽，吸酒曲器名。』與各家之說又異。

上述諸說，莫衷一是？雖意思不同，其爲滑稽則一也。表解如次：



屈原雖放，而憂國情深。其憤悶無所適從之狀，楚辭各篇，表露無遺。其不甘爲『

突梯滑稽』之態，以應時俗，即所以表示其正大之精神。而崔浩以『流酒器』三字釋之，於義似有未當。

註爲『機變談詭』『言行俳諧』者：頗合於滑稽之原理。『順應時俗』（『委曲順俗，轉隨俗。』）在表面似無滑稽意味，實則亦深合滑稽條件。如：楚莊王·齊威王·秦始皇·二世·後唐莊宗……等之專制行爲，非正堂堂之兵所能服。說無優孟·淳子髡·優旃·敬新磨……等流譎側讓之策，則其專制變態，無從攻破。此優孟一流人物能『委曲順俗』『轉隨俗』之表徵也。以嚴正之屈原，安能望其『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糾正當局乎？

春秋之前，上以德治，民風樸素，而相接以誠，少知詭詐，故無所謂滑稽行爲。蓋滑稽行爲以詭詐開其端；摹倣遞變，日演日新，遂造成詭詐行爲之藝術。當春秋時，已開詭諛之風，而以優孟爲嚆矢。至戰國時，詭諛之風已盛行於世；同時諸子以著書立說相競，取其故事而紀之以警世；並捏造滑稽式之寓言以規俗。是爲詭諛，寓言兩派之濫

態。

東方朔以滑稽稱雄於世，談說諧謔，變化萬端，而「不名一行」，「爲嘲弄派之祖」。其影響於三國者甚大。

三國以人才輩出，滑稽行爲，亦日形擴大，因而發生劇變。三國以前之滑稽行爲雖不能盡合大道，然含意深刻，確爲規勸奇兵！三國時以思想進化，而失其規勸意義，竟以滑稽爲純粹諷刺嘲弄之工俱。因摹倣失真，而造成諷刺嘲笑兩派，晉人之浪漫行爲，又基於此。自是而後，詭譎，寓言，諷刺，嘲笑並行於世，爭奇鬪巧，如萬壑之爭流，遂又產生超然一派。所謂超然派者，不以現實爲對象。隋唐以來，此派即已風行。以趙宋以後爲最盛。

### 二：滑稽行爲與行狀滑稽之區別

發於內而形於外：有對象，有計畫，有組織者，謂之「滑稽行爲」；「詭譎，諷刺，譏嘲，巧詐，機辯，……之類屬之」。

內無所動，而外有所形者，謂之『行狀滑稽』；『疵繆，紙陋，怪誕，狂放，謬妄，驕慢……』之類屬之。

滑稽行爲是爲『內動滑稽』；亦曰『純正滑稽』。蓋外有所見，而動於中，加以敏捷之構造，而形諸外，以示其機巧者也。

行狀滑稽是爲『無意識之滑稽』；亦曰『滑稽現象』。或外有所感，不能自己而忘形；或賦性怪僻而不自覺其行止形狀之何似；或神經錯亂而失常；或妄意縱情而自以爲是，凡此表露，皆足移人鄭重之視聽；以其表現失態也。

## 本書之評價

本書出版後經大公報文學副刊「主編吳宓先生詳爲評論，倍承獎許。其對本書之引言及索隱，廣爲引證，多所闡發。全文已刊載六月十二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一百八十四期）茲附錄於此，以誌感謝，並以代序。

編者識

滑稽故事類編，靜海楊汝泉（時中）輯。全一冊，二五四頁。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初版。天津大公報社發行。每冊定價大洋六角。揚君此書，乃取（中國）古今滑稽故事之足爲世範或垂鑒戒者，釐定編次，以類相從，析爲子目，分入十編：（一）諷諫類（二）諷刺類（三）寓言類（四）詭辯類（五）嘲諷類（六）狂放類（七）諛誑類（八）批繆類（九）詭詐類（十）怪僻類。譯妄類狂悖類。搜羅宏博，而選取精嚴。凡正史雜編諸子百家以及古今談叢筆記，悉有甄錄。又每條注明出處，可爲研究文學參考之資，皆雋雅而不傷乎俗，真切而不流於腐。狀繪人物，描摹口吻，栩栩靈活，敏妙如生。而又本忠



厚之意，寓規諫之誠。無刻薄之態，絕穢鄙之詞。既資道德輔益，又爲文學範本。編者之苦心精構，實堪稱道。竊意此一編出，豈特茶餘枕邊，雅俗共賞。而泛觀現今舟車旅館所售，書局市肆所販，學子家庭所讀，所謂吾中華國民之「消遣文學」者，不外荒唐之神怪，粗鄙之武俠，再則黑幕公案，私人隱秘，小本唱詞，風魔情話。影響所及，導淫趨下，喪神失志，毀健康之身體，戕活潑之生機。最大之害，尤在此等到處均有而定價極廉之「消遣文學」印本，常佔據我多數男女國民之心目時力，使不能且不願尋讀正經有益之書籍。有如衆皆服海洛英，吞食白面金丹，而不食米麵，不進牛羊肉，結果可以想見。言念及此，動魄驚心。楊君此編，殆可爲我國大多數人士知識精神之糖糕與蔬果。可以潑脾開胃，代替樂餌。故樂得而介紹之也。

竊嘗綜合西國前賢之說，滑稽（即談諧或譯幽默）之功用有二。【一】人生本與憂患俱來。而文明進步，生活緊張，社會愈多罪惡，精神更增煩苦。於是消遣之方，解脫之道，需要至急。或以發洩餘力，或以祛除心蔽，或聚衆而暢宣一時之感情，或伴獨而欣

得永久之安慰。凡茲種種，高下迥別，美惡互異，而以滑稽之地位價值為最高。蓋以（1）滑稽乃動於天機，發於臨時，其自然活妙實勝於圍棋書法諸藝。（2）若其本於理智，澆啓心靈，更遠軼乎賭博之注重「盲目之機會」，酒宴之但縱口腹之欲者矣。【二】滑稽本於理智，故消遣而外，兼有訓教之功。惟其訓教之法，不事直說，但作旁比。不敷陳理想之規範，但指示實際之偏畸。取其適當者而裁仰之，譬猶整理樹木，剪其橫出過長之枝，此滑稽之功用也。究其本原，則由於一多相關，理想實際並存。且人生萬事，必合於（1）全（2）通（3）宜之標準。是故悲劇之作用，在由千百之特殊人物事例，提精取神，而造成一普遍之人物事例，使之更真更美，超出實際，而又最合實際。諧劇（即喜劇）之作用，在取每一特殊人物事例，隱然與理想普遍之人物事例相比，得以發見其中缺失或過甚之處，乃復加倍渲染描寫，使觀者更明白其缺失或過甚，而自喜尚能勉合規範未墮醜惡。亞里士多德於「詩學」中所論之義，即如上言。是故欲欣賞諧劇者，必先自知理想規範之為何，及善惡美醜之差別。此所以理智為必不可缺。麥雷迭斯

George Meredith (1828-1909) 名諧劇曰「深思之笑」Thoughtful laughter，又擬以談諧之意用於小說，以成庸民覺世矜訂頑之功，悉由是也。

楊君之書，弁以引言及索隱，說明其編輯之大旨，開發其滑稽之理論。亦甚雋永耐人尋味。「引言」中謂滑稽即一切諧謔之總稱，諧謔爲莊重之相對。莊諧猶禮樂之相須，而不可偏廢。蓋莊者禮之表，諧者樂之餘。莊而適度則合乎禮，諧而及時則合乎樂。莊而驕矜則失於禮，諧而輕薄則失於樂。故莊諧實即變相之禮樂。莊而不諧則失之嚴，諧而不莊則失之輕。故莊諧之相輔而用，猶禮樂之必相須而行，期合乎中庸之道云云。按楊君此言，正即上述西賢所論悲劇（吾昔另著論力言 *tragedy* 宜譯爲「莊劇」不宜譯爲悲劇又 *Comedy* 宜譯爲「諧劇」不宜譯爲喜劇云云而吾文中多用悲劇喜劇之名詞爲從俗而已）喜劇之本意。曰適度，曰及時，曰合乎中庸，皆即上述西賢剪伐枝葉（*Pruning*）去其過當，而返於禮節（*Decorum*）歸於模範（*Imitation*；*Norm*）之謂也。故楊君此編選材，不取小慧纖巧，而主啓發神智開豁心情，使讀者審其機變達其風趣，期於世道人心

有裨。此固楊君書之特長，而亦合乎藝術之正軌也。

此書索隱第一段「滑稽溯源」，歷述古書中滑稽二字之定義，而取史記（樗里子列傳）正義之說：「滑稽，讀如瀾水流自出。稽，計也。言其智計宣吐，如泉流出無盡」。

按英文滑稽 humour 一字，原出希臘，訓為濕為水。古希臘人謂宇宙間有四大原素，即水（濕）火（熱）風或氣（乾）土（寒）。除本性矛盾（如水與風又火與土）者外，兩兩結合，而成四液：（一）血，火與風之合；（二）粘液，風與土之合；（三）黃膽汁，水與火之合；（四）黑膽汁，水與土之合。每人身中，此四液咸具備。但因分量之差異，配合之不勻，各人之性遂有所偏：（1）血多者曰多血質之人，急躁活潑而樂觀；（2）粘液多者曰粘液質之人，嚴冷枯寂而缺乏感情之表示；（3）黃膽汁多者曰膽汁質之人，忌嫉而易怒；（4）黑膽汁多者曰神經質之人，憂鬱悲觀而多情喜感，總之，每人奇特之性格（其人之脾氣）乃因其身體中某一種水（液）較多之故。醫生之治病方術，亦主調和此各種水使之復得平均。此實近於中國舊醫學陰陽五行之說。其後到亞莎士比亞同時之英國戲劇

家蔣生 Ben Jonson 作諧劇若干種，名曰「水之諧劇」Comedy of Humours，即顯示各人之性情行事一偏而太過，致貽笑見譏於人。故所謂滑稽 (Humorous) 之人物，實即「水多之人」耳。此雖中西之文字之偶合，然亦頗饒趣味者也。

本書索隱之第二段，論「滑稽行爲與行狀滑稽之區別」。按滑稽之價值，視其中所合理智成分之多寡。此處所謂【1】滑稽行爲，乃含有理智較多者。英文謂之 Humorous。亦即麥雷迭斯所謂「深思之笑」。本書所選列，多屬此類。此處所謂【2】行狀滑稽，乃含有理智極少者。英文謂之 Luchicous。如美國人所常道之例，人步街中，足着香蕉皮，向後跌倒，衆人拍手笑樂。又如平常吾國人所最喜爲，形容他人之身短口吃而麻衣敝之類。此二類中，(1)前者雅而(2)後者俗，(1)前者諷而(2)後者虐。不特智愚相差，抑且仁酷有別。楊君書於此分劃甚當，亦可稱也。